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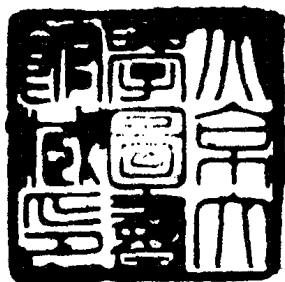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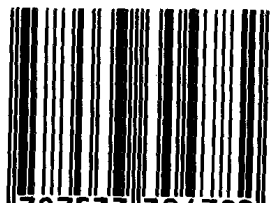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B/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開本 46.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八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二)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一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

二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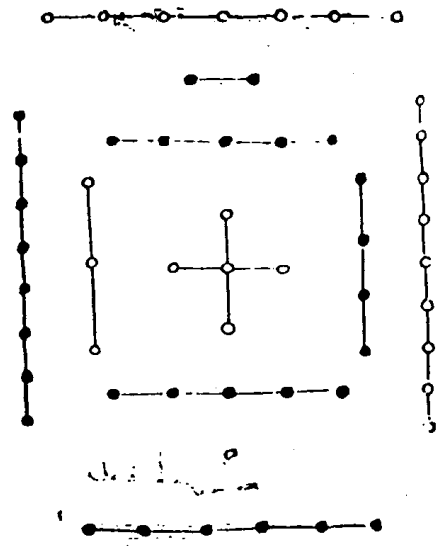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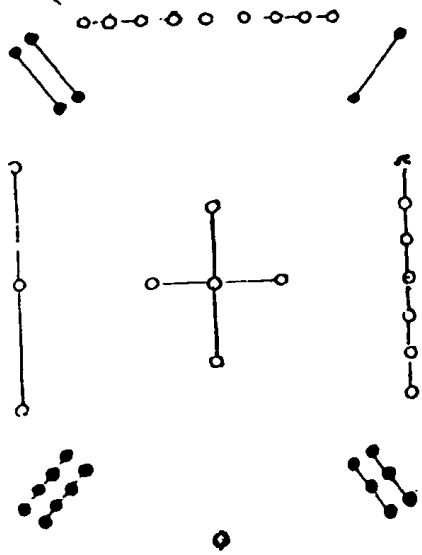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卷十四
易學啓蒙一
國山所
性理會通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
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
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
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
從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
慮之所得為已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
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
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
而無所根著涉于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
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
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
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朱子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其作啓蒙正為見人
說得支離窮謂易中所謂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
過如此今本者但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体
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
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
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
者信非虛語○啓蒙初問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
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看啓蒙方見得聖
人一部易皆是假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
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
其字都來應得○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於齊
子為多蓋不讀即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作

河圖



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

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

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人孔子曰二世孫申公弟子治古文尚書承邵作

傳武帝朝為諫諍大夫以文章政事名冠當時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

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人卦因見河圖洛書果

圖書而畫八卦須作因看見實鬼者曰聖人見河

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曰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

朱子曰某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

已有此說然終無奈何命繁辭論語皆有此言

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願觀

推統橫而直者有明法不可得而破也○河圖

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戴天地五十有五之數

則因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九

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因易之所自出也繁辭

近取法於河圖非其法象之規模必有象然初未

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象然初未

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

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發五十五之數

偶生成象然可見此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

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神觀俯察遠

求近取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由者非一而不

得而言雖繁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

得而得此而後決之也○玉齋胡氏曰龍馬圖

夏官馬八人以上為龍言馬之符異知龍也漢武

帝元符三年得神馬于渥洼水亦此之類○按左

傳魯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於大野按左

氏之車于頰注麟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

然後取之社稷注麟仁獸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

應故因魯春秋而與中與之數紀筆於後

自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爲河圖者至宋劉牧
 方兩易之開子明洞極獨無所謂開子明者蓋宋
 易蓋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所謂開子明者蓋宋
 阮遂傳作也其說見后山陳氏說開子明者蓋宋
 曰揚龜鼎象六經爲正云云王濟胡氏曰唐律曆志
 劉牧之說龜鼎象六經爲正云云王濟胡氏曰唐律曆志
 借一以行作曆本議云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
 二始以定則象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十合二合中
 以定律曆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合以紀
 也○前漢律曆志云天之中數五五爲聲地之中
 數六六爲律曆者官商角徵羽也律有二陽律爲
 律陰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大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是也其制裁竹爲笛陰陽各六以節
 五音之上每律呂以五聲加之則以五乘十二
 以十二乘六是爲六十十自甲至癸十二支自
 子至亥乘相乘乘六爲六十陰陽老少乘數
 爲六十者老陽乘數三十二少陰乘數二十四合
 爲六十也運氣見皇帝素問五運者甲乙化土乙
 與化金丙辛化木丁壬化木戊癸化火是也六氣
 者子午少陰君火司天爲主氣寅申少陽相火司
 天爲主氣丑未太陰濕土司天爲主氣卯酉陽明
 燥金司天爲主氣辰戌太陽寒水司天爲主氣巳
 亥厥陰風木司天爲主氣是也以運氣相乘言之
 甲丙辰寅壬爲陽加于子午寅申辰戌三十九日
 乙丁巳辛癸爲陰加于丑未卯酉巳亥三十九日
 總陰陽交幹是爲六十也參同乃精泰之書後漢
 魏伯陽所作以乾坤爲初乾爲金刀大藥所
 用以爲火候者六十卦也太乙日家有太乙統紀
 之書其說益亦
 主于六十日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亦
 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
 終吾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同宗而居
 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
 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
 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
 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
 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
 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
 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
 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
 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
 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
 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
 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
 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
 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
 木金土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水火土金
 水水根根火火陽根陰陰宗而生其端是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又水生木木又生
 水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水火氣也

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問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河圖洛書之說自古有之其說不一或謂河圖在洛水之北洛書在洛水之南或謂河圖在洛水之南洛書在洛水之北其說不一然其說之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夫河圖洛書之說其所以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夫河圖洛書之說其所以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

河圖洛書之說自古有之其說不一或謂河圖在洛水之北洛書在洛水之南或謂河圖在洛水之南洛書在洛水之北其說不一然其說之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夫河圖洛書之說其所以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夫河圖洛書之說其所以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

而合十之數也夫河圖洛書之說自古有之其說不一或謂河圖在洛水之北洛書在洛水之南或謂河圖在洛水之南洛書在洛水之北其說不一然其說之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夫河圖洛書之說其所以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

而合十之數也夫河圖洛書之說自古有之其說不一或謂河圖在洛水之北洛書在洛水之南或謂河圖在洛水之南洛書在洛水之北其說不一然其說之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夫河圖洛書之說其所以不一者蓋由於其說之不一也

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容。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誥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合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用一二三四以對九入七六其數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合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合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合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合太陰之數。離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如此看否。朱子曰所謂其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竟軒泰氏曰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河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得五而為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為右之七三。結驛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王肅胡氏曰在圖者為生陰成在書者為湯時陰偶而皆以陽為尊也。圖之數十積之為五十有五書之數九積之為四十四有五皆可以紀其實也。然以中五計之圖之四十二四者生數之馮也。各居其中五因五而得數。外六七八九十者成數之陰也。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生數之外。中者為君則外者為客矣。書之方位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四象之陰也。又各從其類以附于四奇數之側。正者為君則側者為臣。

天造化費陽而壞陰。既圖書以顯其理出于自然之妙非可容一毫智力抑揚于其間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王肅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于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陽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

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

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四九與三八也
然對得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木
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
而生或則克而未嘗不各自全倫也 王善胡氏曰
唯運行次序河圖則左旋相生洛書則右轉相克
一六為木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六十為
土河圖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而土使克水也 洛書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
而土使克水也

日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
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直
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

性理會通卷十四

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
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
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
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
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
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
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王善胡氏曰此一節專言圖書七八九六之數以
分陰陽之老少也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而
進之七上為八故論八而進於九九則進之極更
無法矣下為九故論九而退於九九則退之極更
入而退八之下為七故論七而退於七則退之極
極更無轉處下故六為老陰進則後老陽後于

人少陽饒於六退則乏故七陰乏於七少陽乏於
九進而饒者陽之常退而乏者陰之常此所謂正
也四以言其來老陽數九由一三五積而成於一
之外老陰之位也老陰數六由二四積而成於一
人則乘由積數而成七與九皆陽故少陽自九
來而居于二之上二少陰之位也八與六皆陰故
少陰八自六來而居于三之上三少陽之位也此
二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洛書縱橫有十五
之數實皆七八九六之迭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
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方之
六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東方之八迭為消
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入迭為消長大抵數
之進者為長退者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
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反
消而六又長矣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七退為
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虛五分十者虛中五
外則縱橫皆十以長七者十分之九者十分之
餘八者十分之七餘七者十分之八九六之合
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

性理會通卷十四

焉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又因是推之圖書之
文七與八九與六每相駢焉河圖則一少居東南
二老居西北三居南內合外之八三居東內合
南外之七一居北內合外之九四居西內合北
外之六洛書則一得五成六而合九四得五成九
而合六二得五成七而合八三得五成八而合七
又如二四成六而九居中一八成九而六在旁二
六成八而七處內三四成七而八在下是亦九六
七八無適而不遇其合也

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
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
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
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
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

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
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
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
字皆洛書本文古字蓋少恐或有遺誤但今無所
考漢儒此說未足恐只是以義起之不見於此
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
事又參之故第二身既備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
之政既成又參之五行正五事用八政備五紀乃
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備五紀乃
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推極也又推之於德既
脩矣結疑庶幾繼之者著雖極也又推之於德既
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也皇
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九峯蔡氏曰五
行不言用無適而奔用也皇極不言數非以日
野也荷明乎此則大禹敘時之旨歟○王肅胡
氏曰伏羲則河圖以作易也圖之數十積之為五
理會通本卷十四 啓蒙

為艮坤不得為離震矣三八居東為木其十卦也
為離震不得為艮坤矣陰陽之卦也所以居於
相錯而為冬與春之卦也河圖之數居於西南
者陽之老少也陽居南方火位故其數九居西
者陰之老少也陰居北方水位故其數六居東
坎居西方水位而說卦曰坎為赤故曰九居西
坤居南方火位而說卦曰坤為黑故曰六居東
全其于卦也本為乾乾而為坤坤而為乾乾
所以為大也所以居大要相錯而為夏與秋之卦
也河圖以先居大要相錯而為夏與秋之卦
有如此者聖人所以作易者不可見也故大西
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于書之位次以定
時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自然之數餘人
範之心故自初一至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人
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
之不必盡協于水火金土之位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而
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

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

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

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

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

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

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耶
玉齋胡氏曰四方為乾坤離坎四隅為兌震巽艮
者益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為艮坤居六坤居
一也二八少陽之數而畫卦為離震離居三震居
四也四九少陰之數而畫卦為兌乾兌居九兌居
七也此洛書亦以人為卦也九疇子目者五行
五也七也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
洛疑七庶徵七禘十德五十五也

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合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性理會通卷十四 洛書
毛齋切氏曰洛書之五又自合五而得十者下二點合天一之象上一點合地二之象左一點合天三之象右一點合地四之象中一點合天五之象所謂五自合五而得十通在外四十為大衍之數也。五與十而為十五通在外四十而為河圖五十五也。

四終

性理會通卷十五
易學啓蒙二

原卦畫第二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於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

性理會通卷十五 洛書

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

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

卦之畫必由著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李純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休孔子而後千載不傳即康節引道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李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序皆未及此然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未及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明道以爲加一倍法其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節齋蔡氏曰聖人之卦精不可以通神明之德祖可以類萬物之情神也故曰類○雲莊劉氏曰易畫生于太極故其理爲天下之至精易畫原於圖書故其數爲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離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于圖書之數則圖書之數以作易而太極之理行乎其中矣繫辭論聖人作易之由又有及于觀察求取則雖非獨以圖書而作其實因圖書之數而後決之耳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理之數與數本非有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矣○玉齋胡氏曰仰則觀象于天即所謂仰以觀于天文日月星辰皆是也俯則觀法于地即所謂俯以察于地理山川澤泉皆是也鳥獸之文羽毛之屬地之宜草木之屬神明之德如徒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也朱子云畫卦只是一分爲二節節如此以至于無窮蓋以凡一爲極凡兩爲二節節如此以至于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

推之以至于不窮皆此一之分爲兩兩

易有太極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

玉齋胡氏曰畫前之易一太極耳橫圖所該儀象卦以至六十四者皆自此而生也象數未形者言圖書未出卦畫未立而其理已具者言所以爲是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渾然備具所謂不雜于出卦畫既立而其理無朕者言雖有儀象卦之畫而其所以然之理又初無聲臭之可求所謂不離于陰陽之太極也

卷十五

是生兩儀

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一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各程可久云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一爻便未應當益儀匹也如俗語所謂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

謂之乾
坤也

卷十五

兩儀生四象

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

太陽

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

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

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

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

少陰

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

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

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

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

少陽

太陽

為四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兩儀生四象者陽儀上生

一畫陽二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陰

二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二謂之太

陰一象又生一畫陽三謂之少陰一象

又生一畫陽四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

畫陰五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六

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陽七謂之少

陰一象又生一畫陽八謂之太陽一象

又生一畫陰九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

畫陽十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陰十

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十一謂之

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陽十二謂之少陰

一象又生一畫陽十三謂之太陽一象

又生一畫陰十四謂之少陽一象又生

一畫陽十五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

陰十六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十

七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陽十七謂

之少陰一象又生一畫陽十八謂之太

陽一象又生一畫陰十九謂之少陽一

象又生一畫陽二十謂之太陽一象又

生一畫陰二十一謂之少陽一象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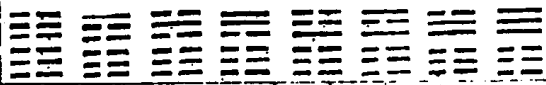
升	蠱	井	巽	恒	鼎	大過	姤	後	頤	屯	益	震	噬嗑	隨	无妄	

雜爻命通入卷十五 李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雜爻命通入卷十五 李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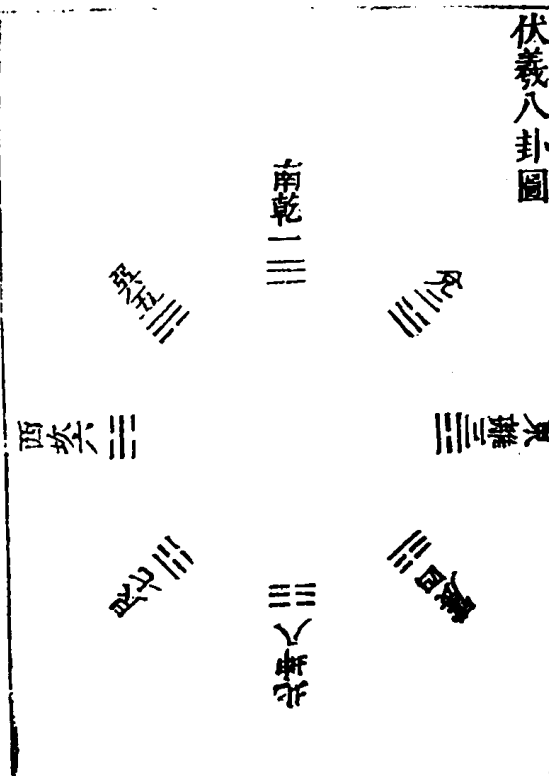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 卷十五 啟蒙

朱子曰凡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
 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
 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處之
 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
 明於世然與今周易大衍行則多不同者故聞者
 胡見而不信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徒
 虛心憑志以求其通曉玩之於心則天地變化之
 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於目而問而有以
 識其與矣○易中七八九六之數河圖未從業者
 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
 非所以得數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
 捷徑蓋陰一三五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
 合九少陰位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陰位一便
 四便合六數不遇十惟此一義尤儒未會發先儒
 但說中間進退而已○大極西後四象八卦生出
 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然有所以至千第
 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
 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與前
 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此之并累三陽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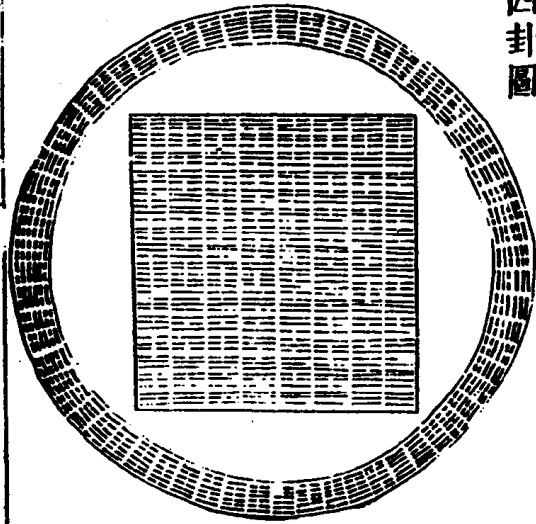
乾連累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
 先畫入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爲六
 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
 不同矣○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
 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
 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
 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地
 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存太少矣
 雖而廣之衆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
 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

性理會通 卷十五 啟蒙

伏羲八卦圖



伏羲六十四卦圖



朱子曰自有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圖如此齊
 整如攝維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
 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二如潛虛之
 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數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只是秘而不傳大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以前元有
 中所言亦有此意思○黃氏瑤節曰先天圖與太
 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
 通此勿論也陳瑩中云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
 善而未曾有一言及先天之學邵伯溫云伊川在
 康節時于先天之學非不問不語之也邵二先生
 之論則先天圖在當時未有未甚著耶陳瑩中云
 先天之學先以心為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
 耳又云開先聖之幽微先大此圖者不在康節之書
 也○又按會稽嚴氏添先天圖義蓋取先天之圖
 圖分為二十四又取方圖分為二十四其說曰乾
 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分小分
 內分外分橫分直分左分右分正分斜分不差毫

巖無往不命已擬
取入諸書圖類云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
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
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

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未
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

惟理會通入卷十五
時之謂也二而後有離三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
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則
之所以成也而巽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
先之中為春分以至干乾之末而交夏至坎為日
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數昨日也故曰
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為日而交
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為巽也逆數昨日
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數昨日也故曰知來者逆
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
右方之序而已

朱子曰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
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巳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
圖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二
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
安詳然亦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一歲
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
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
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向若有左右之

勢耳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潛室陳氏
 曰卦圖始生只如橫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
 皆用一倍法兩兩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故去
 易逆數也若交一轉過而為圓圖則從中間數
 不從乾一數而從震四數今却從震數至乾是數
 生之卦交乾後自巽至坤定一十是元生炎原仍
 往也既交乾後自巽至坤定一十是元生炎原仍
 是未生之卦故言知未者逆謂正合圖本生法可
 逆數而知也○玉齋胡氏曰邵子云易之數由逆
 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此論橫圖之序自乾至
 坤皆未生之卦也所謂未生者自卦之未畫者推
 之蓋太陽未交以前乾未生也自其未畫者推
 陽上生一偶方知其為兌矣少陰未交以前離未
 生也自其未畫者推之則知其為震矣少陽未交
 生之勢亦不容已一奇則為離而震未交以前離
 震已可即離而逆推震於未生之前知其必為震
 矣自巽五至坤八其所推者亦生之勢知其必為
 知春之後必為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為秋
 性理會通卷十五
 自秋而推冬知秋之後必為冬所謂若逆知四時
 之謂者此也邵子據經文解釋則先圖而論者誠
 於橫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橫圖而論者誠
 以橫圖可以見卦畫之說則先自橫圖而論者誠
 所謂圖者其意即先圖而論者誠以橫圖而論者誠
 則震其復始而正在中間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橫圖
 乾乃自巽始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圖而春夏
 秋冬時氣皆在圖中矣皆於坤便成圖而春夏
 古也數往知來之說大抵以卦畫之已生者為往
 未生者為來亦奇先以橫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
 橫圖之前一截列於圖之左方者乾一兌二離三
 震四而運行之序則始於震而後乾一兌二離三
 離四而生者可見由是則始於震而後乾一兌二離三
 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為冬至而
 其已生之卦也天道左旋而交夏至為冬至而
 順天而行所以數之者當不如此日進數昨日之
 順而易手橫圖之後一截列於圖之右方者其有
 巽則坎艮七坤八而運行之序則始於巽而後坎
 巽則坎艮七坤八而運行之序則始於巽而後坎

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馬是
 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天道非右行此四卦行
 於方之右若逆天而行則往知來之說以陰陽之
 節候次第觀之皆何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
 亦因微而識者何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
 橫圖中分而圖之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
 始與乃居圖之南為陰之始與乃居橫圖之中今以
 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逆順自復始而始其勢已於
 微而判矣况曰數以知求之則往來逆順之皆居
 然可見矣若論其初則易畫之則往來逆順之皆居
 坤之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嘗因邵子曰此
 小寒丑之初震虛隨為太至丑之半順屯益為
 為立春寅之初震虛隨為太至丑之半順屯益為
 華為清明辰之初震虛隨為太至丑之半順屯益為
 子為清明辰之初震虛隨為太至丑之半順屯益為
 為立夏巳之初大者雷小者為小滿巳之半大壯
 大有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夏至午之卦
 焉此為春分午之卦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夏至午之卦
 也始為春分午之卦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夏至午之卦
 并為處暑申之卦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夏至午之卦
 解為處暑申之卦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夏至午之卦
 秋分酉之卦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夏至午之卦
 霜降戌之卦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夏至午之卦
 亥之半焉此則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
 子之卦也二分至四立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冬至
 非如坤復為冬至四立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冬至
 分如坤復為冬至四立皆進而得夫震巽之末交冬至
 為小寒至觀此則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
 卦十六氣計四十人卦右之類是也六十四卦計十六
 配氣者然也○又按周卦之先為六十四卦計十六
 左旋蓋乾後以陽生自復卦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
 初復卦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自復卦
 凡八卦然後得泰卦正月又隔四卦得大壯二月

允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與陰少而陽尚多也允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王肅胡氏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歷維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為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與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為純陰之象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而消則合矣

則消消則合矣則復為長而漸衰無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陰居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

所君宰坤至陰也居下而和終故曰藏以動而震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然謂乾以分而動而無不

不包以動辭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正此意也夫如是則諸卦皆乾之所君宰聖人特以君

坤以陰陽之純定上下之位震一交兌艮再交由一陽之交以至二陽之交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合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

或問無極如何說前朱子曰即子乾圖上說無極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合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

復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問無極之前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則斷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不同如何曰

性理會通卷十五 陰陽

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

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

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闢日月之所出入春

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朱子曰震始交陰而陽生是說圖圖震與坤接而一陽生也巽始消陽而陰生是說圖圖巽與乾接

而一陰生也○進齊徐氏曰一氣循環自復至乾為陽生動而消太極之用所以行自姤至坤為陰

主靜而言太極之休所以立也○思齊翁氏曰卯
為日門太陽所生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
出入於此大而天地之間物雖始於寅至卯而門
彌闢閉物雖始於戌至酉而門已闢一歲而春夏
秋冬一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出
乎左右之門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玉齋
氏曰此二節先論震巽坎兌四維之卦而後及
於乾坤坎離四正之位震巽始交陰而陽生以震接
坤言也至兌二陽則為陽之長與始消陽而陰生
以巽接乾言也至艮二陰則為陰之長震兌在天
之陰者邵子以震為天之少陰兌為天之太陰惟
其為陰故陰交皆在上而陽交皆在下天以生物
為主始生之初非交泰不能故陰上陽下而取交
泰之義巽艮在天地之陽者邵子以巽為地之少剛
艮為地之太剛惟其為剛故陽交皆在上而陰交
皆在下地以成物為主既成之後則尊卑定故陰
下陽上而取尊卑之位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
所闢闢也坎離列左右之位日月之所出入也歲
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日而晝夜行度
莫不有止焉出豈拘拘又畫陰陽之問哉

卷十五 終象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剋也坤四
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
六而坤得十二也兌離以下更思之○今按兌離
十八陰艮坎二十八陰二
十陽與二十陰二十八陽
玉齋胡氏曰乾四十八者內卦為乾自乾至泰八
卦陰陽爻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二者以四十八分
為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乾至泰計三十六畫陽
十二畫陰是陽占四分之二內一分為陰所克也
坤四十八者內卦為坤自否至坤八卦陰陽爻共
四十八畫也四分之二者以四十八分為四分每分
計十二畫也否至坤計三十六畫陰十二畫陽是
陰占四分之二內一分為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
十六陽而坤得十二陽者蓋乾固以陽為主而坤
亦以陽為主也可見天道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
陰之義邵子得之耳程子論復之陽長而曰陰亦
然聖人不言者正與此合兌八卦自履至巽離人

卦自剛人至明夷各計二十人陽共五十六陽各
計二十陰共四十陰則其四十者為陰所克也震
入卦自无妄至復計二十陽二十者為陰所剋也
為陰所克也艮八卦自遯至謙坎八卦自訟至師
各計二十人陰共五十六陰各計二十陽共四十
陽則其四十者為所克之陽也巽八卦自姤至升
計二十陰二十八陽則二十八者為所克之陽也
是兌離震得七十六陽巽坎艮得四十八陽也

矣

朱子曰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與
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與二陰
為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
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
中順行此皆以內入卦三畫陰陽言也若以外入
卦推之陰陽順逆行亦然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
終坤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于乾之
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
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坤無陰自四兌各一
陰逆行而至于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
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皆首坤終兌各
一陽順行而至于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
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兌
各一陰順行而至于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
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上下皆為順若陰陽互
居其方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為逆此天
然之勢固自有真至之理也○思齊翁氏曰先天
圖圖右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於復三變而四
十六變而二陽臨又入爻而乾三陽泰又三變而四
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夬而乾三陽之陽之進也
始緩而終速其進也以漸所謂陽在陽中順也陽

卷十五 終象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玉齋胡氏曰圖圖南北為縱東西東南西北西
南東北為橫八卦對待以立其休易之木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
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

主升利下而升亦順也復至死妄二十陽明表至
同人二十八陽臨至履亦二十八陽乾至泰三十
六陽二十者陽之數二十八陽之著三十六陽之
盛陽在北則微在東則著在南則盛亦順也陽順
而陰逆不言可知矣陽在右方三十二
卦則反是故曰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也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王肅胡氏曰圖之陰陽在兩邊正相等自復至乾
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至坤居圖
之右陰方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一畫陽對右
邊一畫陰左邊一畫陰對右邊一畫陽對待以
此而陰陽各居其半也由北觀之天地間陰陽
各居其半本無截然為陽截然為陰之理但造化
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故於消長之際淑慝之
之分又不能不致其區別爾豈容以象論哉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

常論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此更宜思

離當卯坎當酉也
坤為子半可見矣
西山蔡氏曰此論陰陽往來皆以馴致不截然為
陰為陽也以坎離而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
之所生已起于寅震中坎之所生已起于申寅中
矣故離子謂離當寅坎當申也神當子半乾當午
半即離卯坎酉之謂也○王肅胡氏曰坎離陰陽
之限者離當寅而為陽也坎當申而為陰也始
于寅是離當寅而為陽也坎當申而為陰也始
于申是坎當申而為陰也數常論之者離當寅而
坎當申而為陰也數常論之者離當寅而為陽
而為陰陽之溢矣然用數不過乎中者蓋離子以
取卯酉也陽之用始於寅陰之用始於申蓋子位
陽雖生而未出手地至寅則盛厚之氣時用事已
位陰雖生而未言于陽至申則盛厚之氣始用事
是所謂用數不過乎中者也夫以離當寅
坎當申推之則乾當巳坤當亥兌當卯辰當子

丑與當午未艮當酉戌皆數之不處而離子以
中者也又以離當卯坎當酉坤為子半推之則乾
當午坤當子兌當辰巳震當午庚當未申當酉
戌亥皆四之中四隅之會處而離子以為數當
于極處其盛之意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

于心也

王肅胡氏曰此明圖之所謂太極也圖從中起者
心法也心為太極而萬化萬事生于心圖之中亦
為太極而象卦生于中也林李履問圖皆從中
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何也朱子云其中間白處便
是太極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便是兩儀十六
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入陰入陽便是八卦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

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王肅胡氏曰或問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
乎是何也朱子云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
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運而天地之始終小運
而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
個虛盈消息之理本是個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
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艮
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亦是
這箇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大卦之主而
六卦為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兌望日
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晦日為坤亦不外此又
云乾之初一為屬戊坤之一爻屬巳巳為成就巳方成
坎離蓋乾坤是父母坎離是子父母成子如火珠
林占得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
是庚辰六四是庚午六五是庚申六六是庚戌六
都是這箇又云先天圖今所寫者要以一歲之運
言之推而至於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
只是這箇道理朱子云一日十二萬九千六百歲
從復上推起去朱子云一日十二萬九千六百歲
不自先天圖出此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文王八卦圖



朱子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周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圓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隱隱始於此矣其為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謂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謂作傳者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盡向上推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入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川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俗象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畫卦之意而今俗象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究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混也○自初未存畫時後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如夫後天既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如夫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如一索再索之說初開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皆所謂後天之學○潛室陳氏曰

雜理會通卷十五

三

三

伏羲以生，出為炎，炎玉易以反，轉為坎，乾坤純體，坎離正體，頤大過中孚，皆中之正者，此八卦不可反，而兩相對，餘五十六卦為雜體，兩相反，以爲對，于雜然紛錯之中，自有井然不紊之統，紀者，此其所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

雜理會通卷十五

雜

三

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今按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

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

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

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

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

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玉齋胡氏曰未于云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

而得男初問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

有此象耳愚謂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端之端而

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端之端而求而

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之體而乾之於坤求而

根於陰故坤之坤也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求而後得何也蓋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求而後得何也蓋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求而後得何也蓋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求而後得何也蓋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求而後得何也蓋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求而後得何也蓋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求而後得何也蓋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求而後得何也蓋三女本乾之體而坤之於乾

性理會通卷十五

虞世隆按于陽故坤之乾也于云坤平長男而

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

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

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玉齋胡氏曰此經論乾德也以下四節之旨也書

合先天後天之易而參之圖書矣伏羲先天之易

則以河圖為本而其卦位未嘗不與洛書合且以

乾南兌東而則老陽四九之位也離東震北則

少陽三八之位也巽西南坎西則少陰二七之位

也艮西北坤北則老陰一六之位也其卦實與洛

書合焉文王後天之易雖南北之位正于午之中

不與河圖合且以坎離當南北之位正于午之中

兩卦各當夫水大之一象離當地二天七之大而

居南而當天一象震居木之生當天三心於東則

之必也西乾者乾之木于東南兌者兌之金于西北震者

之上西南坤艮所以術說夫中宮之五十以

十實寄旺于四季無非在位極處夫中數其卦

實與河圖合焉原其初伏羲但據河圖以作卦未

必預見于書文王但據先天八卦以為後天八卦

未必追考于圖而方位既成自默相符合于以見

天地之間河洛自然之數其與聖人心意之所為

自有不期合而合者此理

之所必同也不可不察焉

性理會通卷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十六

易學啓蒙三

明著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

十則合為五十矣

王齊胡氏曰大衍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云是
只神物以前民用又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神物謂著者一數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五
十者大衍之著數也以圖書中官之數衍之亦為
之為五箇十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極即終也
圖書中五下一點為第一本身已自是一數衍而
極之後而只有箇九以一合九為十矣上一點為
性理會通卷十六

第二本身已自是二數衍而極之後而只有箇八
以二合入為十矣左右中各一點皆然自一點小
衍之為十合五點大衍之通為五十也盤洞董氏
同云窮謂天地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
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
者即此五點衍而乘之各極其數而合為五十也
是五也於五行為土于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
成一德此五所以為數之宗也
不知是否朱子答云此說是
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
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
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
五與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
皆為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

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無所為則
亦自合五數而并為五十矣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以天地之數五十九有
五除山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數
家之說多不同此說却分曉天一說參二一說五
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五
十乘五亦是五十五一說始於一乘十成五十五
而大成十大衍而成五十一說每五奇五偶成五
一說天三地二合而為五說每五奇五偶成五
自然有許多通透去今以前一說推之天地之所
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
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
也是故三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
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一一其三而為少
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
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
性理會通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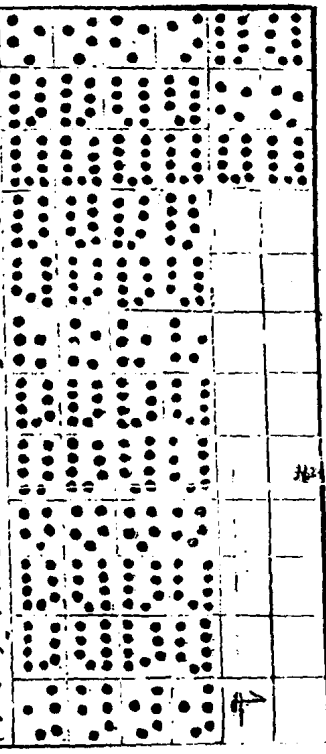
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一之所以為五十一也一得五
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
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五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
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
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
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
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為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
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
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太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
散佈於外為五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五也故五數
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為河圖之數散佈於外為
數皆自此五數始耳○玉齋胡氏曰河圖五十五
二七合九三得五為八六一合七二得五為九
四九合十三得五為八六一合七二得五為九
後得也五自無所因故虛之則四圍之數皆因五
十以五乘十以十乘五是為十箇五乘取義皆五
為五箇十以十乘五是為十箇五乘取義皆五

於四策之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爲圓三而用其全此一中復有三也如是而象圓者凡三焉合三奇用其全者而言則三之一中以各約有三...積三三...爲老陽三之一以四約過探三十六亦得四箇九也○掛掛除一四四十八而得共一者以四箇九也○掛掛除一四四爲四八而策計四箇十二於其中得一箇十二是爲四分之中之一分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一箇十二亦徑一之義三箇四亦徑三之義即上文三三之數只是一四九故爲九之母過探之數以四十二八而四分之亦計四箇十二于其中得三箇十二是得四分之中之一分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即上文三十六之數以四約之却是四箇九故爲九之子一箇十二亦徑一之義九箇四亦徑三之義即四象中太陽占第一之位而合九之數特探書逐交各有老少之數况其變與不交以爲占而由大極加倍以生者則老少在第二爻方見此又不可不知也

右兩奇一偶以偶爲主爲少陰者凡二十有八掛
 劫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爲十有六以四約而
 三分之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

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
 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三三一二之數則爲八過
 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
 自一其十二者而進四也入之母也過探之數即
 入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
 四象少陰居二合八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陰掛劫之策一箇九兩箇
 四或一個五一箇四一箇八是爲兩奇一偶凡二
 十有八者言少陰之數其變凡二十有八以四約其
 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則爲十有六以四約其
 十六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二交計四數一交計
 八數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二交則爲一者凡二
 爲四者凡二也爲二者一箇二箇四策爲一者凡二
 凡一箇爲八者凡一也一奇象圓而用全亦木參
 天之義是於二交各四象全用而于其中各取一
 策以象圓而各以小三策爲圓三而用其全故二
 之中各復有三小中二偶象方而用半亦木參
 之義是於一交八策中去其四不用而于所存四
 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策爲圓四而用其半
 故二之中復有二積三三一二之數則爲八過
 之八以四約過探三十六亦得四箇九也○掛掛
 一七除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四爲十六自
 少陰即上文揲三三一二之數以四約之爲四八
 入之母過探三十六亦得四箇九也○掛掛除一
 三其十二者而進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
 得三十二即上文四約三十二之數却是四箇八
 故爲八之子即四象中少陰占第二位而合八之
 數餘悉
 同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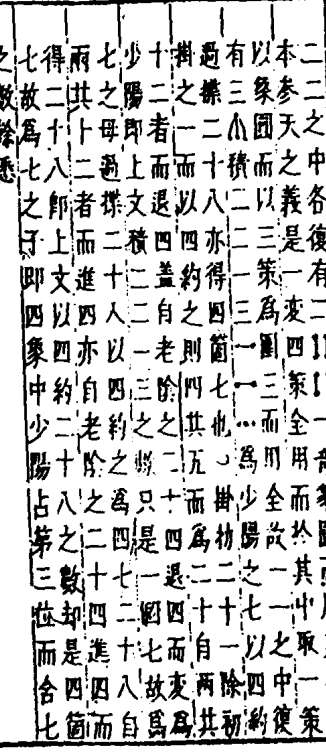


右兩偶一奇以奇為主為少陽者凡二十掛劫之
 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為二十以四約而三分
 之為二者二為一者一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
 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

性理會通卷十木 數象

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一三之數則為七過標之
 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掛劫除一五其
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也七之子也
 少陽居三合七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陽掛劫之策兩個八一個
 五或一箇九一箇八一箇四是為兩偶一奇凡二
 十者言少陽之數其變凡二十樣也掛劫之數二
 十一除初掛之一為二十以四約其二十策之數
 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八數一變計四數也不言
 者謂二箇四策為二即八也即偶也故凡二
 八而言二合二變則為二即八也即奇也故
 也為一者謂一箇四為一即四也即奇也故
 不言四而言一則一變則為一即四也即奇也故
 凡一也二偶象方而用其半亦兩地之義是干
 二變各八策中各去其四不用而干各存四策中
 谷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為圖四而用半故



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亦
 本參天之義是一變四策全用而於其中取一策
 以象天而以三策為圖三而用全故一一之中復
 有三箇二二一三之數則為七過標之數二十有
 過標二十八亦得四箇七也掛劫二十有兩其
 十二者而退四蓋自老約之五而為四退四而
 少陽即上文積二十人以四約之為四七二十八
 七之母過標二十人以四約之為四七二十八
 兩共十二者而進四亦自老約之為四七二十八
 得二十八即上文以四約之為四七二十八
 七故為七之子即四象中少陽占第三位而合七
 之數餘悉
 同前義

性理會通卷十木 數象

右三偶為老陰者四掛劫之數二十有五除初掛
 之一為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二者三二
 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
 二之數則為六過標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
 亦得六焉對劫除一六之母也過標之數六之子
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兩其

十二而六其四也即四象太陰居四合六之數也
 皆圖四而用半也即四象太陰居四合六之數也
 或問標著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標四標奇其第一
 標不五則九初標之二標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
 陽老少去其初標之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
 分老少去其初標之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
 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
 也生書以分二掛一為體標四歸奇為用立卦以

爲陽二皆以圓四用半之術也。是皆以三爻皆掛
 之法得之。後兩爻不掛則不得也。三爻之後其可
 入可爲少陽者二十。爲老陰者四。爲少陰者二十。
 是亦以三爻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爻不掛則不
 得也。郭氏僅見第二第三爻之變。而不掛之爲得耳。
 而遂執以爲說。夫豈知其與不掛之爲得。失乃
 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無益。法尚無
 甚。庚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害於成卦爻
 之法。尤不可不辨。愚嘗考之。第一爻獨掛。後二爻
 不掛。非特爲六初。而後掛三。皆而成。易於再初。四
 皆之。義不協。且後二爻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
 而所以爲四。入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
 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則右手餘四。不掛
 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掛則
 則左手餘四。右手亦餘四。此入之所以不同也。三
 爻之後。陰陽爻數皆參差不齊。
 則有然之法。象矣。其可辨。

且掛之法。則三爻之中。又以前一爻爲新。後二爻
 爲舊。故其餘五九。偶故其餘四八。餘五九者。

三而九一亦圓三徑一之義也。餘四八者。四八皆
 二亦圓四用半之義也。三爻之後。老者陽。饒而陰。

悉少者陽。少而陰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

蔡元定曰。按五十之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爲奇。
 者三爲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
 者。老陽老陰之本。故以四揲于老陽。此老陰之數。
 爲動而陰性本靜。故以四揲于老陰。此老陽之數。
 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四老陰之數。少陽少陰之數。
 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陰陽以少爲靜。而陽性本
 動。故以四揲于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
 陰之數。所以四老陰之數。少陽之數。所以四老陰之數。
 四爻所用者。十二。變十六。爻又用四約之。陽用三。
 三陰用其一。蓋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休陽三。

陰一不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冬。生
 而冬不生。物天地東南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則以
 嗽視亦前與左。右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偶。
 四十九。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偶。
 者二。而老陽得一分。老陰得八分。少陽得四分。少陰
 得二十四。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卦。
 此而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卦。
 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
 朱子曰。初一爻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餘五九
 者。五三而九一。後二爻得四者。三得八者。二故曰。
 餘四八者。四入皆二。三爻得二。後爲老陽者。十有八
 老陰。四故曰。陽饒而陰乏。沈氏筆談云。易象九爲老陽
 故曰。陽少而陰多。○沈氏筆談云。易象九爲老陽
 七爲少陽。人爲少陰。六爲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
 皆有所從來。未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掛餘之
 數。有少從來。未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掛餘之
 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
 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
 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
 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
 多。則一多爲之主。其策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
 初。謂之震。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
 八。其策三十。有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
 領。連非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
 然。其于大數。亦不。也。畢中和。視。義。爲。詳。析。于
 厚。祗。對。得。以。爲。庸。未。于。李。者。誤。矣。畢。論。三。揲。皆
 掛。一。正。合。四。皆。之。義。惟。以。三。揲。之。掛。分。指。于。三
 指。間。爲。小。誤。然。于。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不。出
 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大。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
 于。自然。而。出。于。人。意。耳。此。與。孔。氏。之。說。不。可。不。正
 然。慮。亦。不。可。不。原。其。情。也。○蔡。氏。所。謂。以。四。十。九
 八。分。對。揲。之。餘。爲。奇。偶。各。二。老。陽。老。陰。爻。數。各。八
 少。陰。少。陽。爻。數。各。二十四。合。爲。六。十四。入。對。各。得
 八。爲。然。此。乃。奇。偶。對。待。加。倍。而。得。者。休。數。也。若。天
 三。地。二。行。而。爲。五。十。者。用。數。也。蓋。休。數。常。同。科。老
 則。陽。饒。而。陰。乏。也。此。正。造。化。之。妙。若。陰。陽。同。科。老
 今。所。用。之。法。四。十九。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皆。奇。

切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
以不察也今于掛之策既不知其所以來而以
為無所預於法徒守過探之變以為正策而亦
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
之可察是又不知其不可知無先說其然其數
矣又答郭氏書云過探之數雖先說其然其數
而繫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雖先說其然
法以約御繁不以繁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
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探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
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
于圖書定于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探而得之耳
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數也四象之形依
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探
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而不
錄而獨以過探四乘之數為說恐未究象數之本
原也按此二條說掛過探末先後最為精密
節所謂成者正指郭氏言也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
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

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九與四四五與四

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

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

朱子曰邵子此條是說陰陽老少掛之數故象
引之者蓋以証掛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以掛
劫婦奇言之老陽得三四少陽得四四少陽得五
四老陰得六四今不用三三五六之數而以奇偶
取徑一圓三圓四不用半之義五六七八九六之
策故也○王齋胡氏曰老陽掛劫十三去初掛一
為十二老陰掛劫二十五去初掛一為二十四少
陽掛劫二十一去初掛一為二十少陰掛劫十七
去初掛一為十六此去初掛一為二十少陰掛劫
之所由分也奇偶既分用數斯列奇圓用全而徑
一圓三偶方用半而徑一圓四是以老陽掛劫三
奇十二全用又于三奇內去一策以象圓而三

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為九是去三以成九
也少陰掛劫兩奇一偶十六兩奇全用故四策各
全用一偶用半故八策只四兩奇全用故四策各
內去二數以象方而二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二一
二之策為八是去四以成八也少陽掛劫兩偶一
奇二十一奇用全故四策全用兩偶用半故八策
各用四亦用十二兩偶內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二
之中復有三積三三之數為九是去三以成九
成七也老陰掛劫三偶二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二
又于三積三三之數為九是去三以成九也此去三
有五積三三之數為九是去三以成九也此去三
劫去初掛之後多寡雖不同而用全用半均不過
十二之數以其十二者去三則成九去四則成八
也查是皆以老陽之數為準而去取以成九八七
六焉其專陽之意
又可見于此矣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操歸以成一

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朱子曰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
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而生有
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數有數以積其實其有
四象也久矣至于標著然後掛之奇偶方圓有
以兆之於前過探之數有以乘之千後而九六七
八之數隱然于其中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數聖人
畫卦時依標畫出標著者又隨其所掛掛過探
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象而畫卦標著之際旋
次安排出來也○老少於陰陽可明文然標著之
法以奇偶分之分之然後交之陰陽變而無不
中各以老少分之分之然後交之陰陽變而無不
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
揲著不知合得何卦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
九六之說嘗謂已行成數去其地十之上而不用
則七八九六而巳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
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而七八為少陽極於九

則退八而為陰極千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
 退循變無端龜山所謂參之為三兩之為六乃廉
 節以三為貞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也
 ○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物四以奇為
 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入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
 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
 陽休圓其法徑一圓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
 陰休方其法徑一圓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
 奇積三二而為九則其過操者四之而為二十六
 矣婦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操者四之而為二
 十四矣○二老變之說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只
 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回來做人六下未便
 是五生數了亦去不得了所以却去做七○操者雖
 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
 人雖說得有病大道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大乖自
 郭子和始子和以掛一為奇以操之餘為掛又
 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為
 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會說老少不知既
 一操劫為劫第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以
 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以
 一操劫為劫第二第三操不掛為劫第四又掛
 是六年再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
 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
 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
 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
 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
 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
 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

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
 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
 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
 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王齊胡氏曰策指過操之策乾坤二老之策足以
 當期之數二少之策亦足以當期之數易以九六
 名爻故言老而不言少朱子答程可久云不可專
 指乾坤之爻為老陽老陰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
 老少雜錯大傳以六爻乘二老言故云乾之策二
 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凡三百六十然為六
 十若便以乾坤皆為老少焉以策數合之亦三百六
 十未安也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期者周也謂周則
 歲也以氣言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之氣盈則少六
 日不得謂之盈此之朔虛則多六日不得謂之虛

是蓋於氣朔盈虛之間指其數之中者為言也
 坤之策合之為三百六十亦正足以當期之數也
 ○按問法始於堯典云期三百六十日以周
 月定四時成歲朱子云天休至圓周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
 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
 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
 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四日九百四十分
 九百八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
 之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
 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以與
 天會而多五日三百三十分者為氣盈月與日
 會而少五日三百三十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
 虛而問生焉故一歲問則三十三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

功哉故聖人作曆必歸餘於閏以補月行不欠
日之數則月之行也始可與一歲日與天會之數
相參爲一至十九年而氣朔分齊無毫髮之差矣
聖人裁成輪相之功豈淺哉哉云皆家之說則
以爲日行遲一日行一陳安卿常問天道左旋自
十九分度之七何也日陳安卿常問天道左旋自
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云橫渠說日月皆
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其紀一日一夜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速健大
於天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却成每日退了一度積
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
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不及之度亦恰退盡本數
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恰退盡本數
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三
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
以進數推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日
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愚謂欲知日
運月遲其速有易見者且日月會于晦朔之間初
一日晚最好看起日經西陸徽芒之月亦隨之而

惟理會通不卷十六

陸矣至初二便相隔微閏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
速一日遠似一日值至十五日對望則是日行
速進而遠至半月行遲退而不及亦遠半天矣
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
盡一天即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半數而復相會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

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

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

二者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爲少陽則每爻

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

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一千五百

二十也

西山蔡氏曰此即過揲之書大衍之終也策卽著
也乾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坤一爻
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四策比陰陽自然之數
聖人立大衍之法以倚之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
也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
策當期之日真所謂與天地相似者也陽爻一百
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
策陰爻二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
六百八策一篇之策分陰爻陽爻爲二也合之則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此天地流行
之數歲月日時之積也
詳見經世指要上篇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管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

惟理會通不卷十六

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

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
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

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

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

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

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

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

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

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

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黃氏瑞節曰大衍之說朱蔡可謂備矣武陵丁氏云朱子以五乘十之說於諸家為近至于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于三卷其說曰有以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為太極者有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二說似矣而未也蓋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行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為三二與三為五三與四為七四與五為九五與六為十一六與七為十三七與八為十五八與九為十七九與十為十九九與十為十九九與十為十九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為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九有九十大衍之體數一居其中不用而左右之位各有掛一分二據其屬入諸書圖類大略用此以見朱子所謂聖人說數不只說得一略自然有許多通透信矣

性理會通卷十六

性理會通卷十七

易學啓蒙四

考變占第四

朱子曰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辰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著於彖傳之詞有用故也○卦變所謂剛柔乘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貴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尊有泰復為貴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所執泥則無不通耳○潛室陳氏曰俱川正是破泰泰是二陽三陰類於否泰與其主否泰字主乾坤乾坤猶卦之否泰則其無義若知諸卦皆可變之說則知主乾坤者猶非况否泰互體卦變之法每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如貴之變或主內之通例不必三陽三陰皆可推程子之例可稱於三陽三陰之卦或三畫不等者即推之不通若據通例即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卦皆然所謂易也若只乾坤二爻則非變矣

性理會通卷十七

乾卦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

之遇大有之慶曰公用亨于天子之計戰克而王
史策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其代陳有國乎○昭十二年南蒯將叛莒遇坤
之此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
事則可不然必敗後則果敗○僖十五年晉獻公
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
傳

無文今以例
推之當如此

玉齋胡氏曰二爻變者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
為本卦二爻變自遷至大壯以坤為本卦二爻變
自臨至觀是也後放此朱子云凡變爻就其變爻
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
變之極少者只顧其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
極二爻不變者下便是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
又云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性理會通卷十七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而以本卦為貞
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三爻變者

圖在後○涉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至得國遇貞
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
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
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玉齋胡氏曰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如第一圖以乾
為本卦三爻變自否至泰以坤為本卦三爻變自
泰至否是也後放此所以占本卦及之卦象辭者
蓋變至三爻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兼
兩卦象辭占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也前十卦
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至恒為
前十卦自益至泰為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
益為前十卦自恒至否為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
在本卦象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
占兩卦象辭却以變卦為主是重在變卦象辭
占也司空季子所占屯豫皆利建侯其例可見朱

子云三爻變則貞主者不一故以前卦象辭占
云所以到那三爻變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
辭者無也到這裏時離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
五畫則更多矣○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國觀筮
之曰向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
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逢曰向有晉國告我曰
利建侯得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
傳

亦無文今以例
推之當如此

玉齋胡氏曰四爻變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為
本卦四爻變自觀至臨以坤為本卦四爻變自大
壯至遯是也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穆姜往東宮筮遇六
隨五爻皆變唯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
子失丈夫為占而史巫引隨之象辭以對則非也

性理會通卷十七

朱子曰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
者遇五六也不變者遇八也筮法以少為卦主變
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而曰艮之八○玉齋
胡氏曰五爻變凡六卦如第一圖以乾為本卦五
爻變自剝至復以坤為本卦五爻變自夬至姤是
也後放此○左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
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無咎
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
我皆無之豈隨也哉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穆姜
魯成公母姜淫驕妬欲廢成公姜徒居太二宮也
筮遇艮之八者艮五爻皆變惟六二少陰八不變
不云之隨而云之八者八皆隨之六二言也以之
隨之象辭以對故又不云之八而云之隨耳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象辭蔡墨曰
日見羣龍無首吉是也然羣龍無首即坤之化
馬先也坤之利未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玉齋胡氏曰六爻變只一卦如第一圖以乾為本
卦六爻盡變則為坤以坤為本卦六爻盡變則為

貞	蠱	剝	漸	旅	需	頤	離	蒙	巽	觀	遁	否	訟	蒙	損	節	益	渙	乾	睽	兌	剝	比	豫	謙	復	臨	泰	坤	升	解	坎	蒙	
濟既	井	比	旅	需	頤	屯	離	蒙	巽	觀	遁	否	訟	蒙	損	節	益	渙	乾	睽	兌	剝	比	豫	謙	復	臨	泰	坤	升	解	坎	蒙	
復	師	豫	咸	咸	屯	震	革	坎	大	晉	萃	大	中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晉	萃	坤	復	豐	震	解	比	謙	恒	旅	咸	臨	離	頤	屯	鼎	升	觀	遁	蒙	坎	蹇	泰	節	履	損	益	渙	姤	蠱	乾	需	漸	巽	艮	蹇	坤	升	
晉	萃	坤	復	豐	震	解	比	謙	恒	旅	咸	臨	離	頤	屯	鼎	升	觀	遁	蒙	坎	蹇	泰	節	履	損	益	渙	姤	蠱	乾	需	漸	巽	艮	蹇	坤	升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過小

巽	鼎	賁	損	剝	旅	漸	渙	頤	家人	乾	遯	否	復	坤	臨	震	屯
蒙	大過	既濟	有大	小畜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未濟
坎	解	豐	節	夬	比	咸	困	震	革	睽	晉	益	賁	觀	睽	睽	睽
		復	歸妹		豫					兌	萃	隨	剝	蒙	大畜		

睽	晉	鼎	蒙	訟	履	漸	渙	頤	家人	乾	遯	否	復	坤	臨	震	屯
兌	萃	大過	坎	隨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臨	坤	升	復	夬	節	咸	比	井	革	頤	乾	遯	益	觀	睽	睽	睽
壯	大過	小	豐	泰	謙												

濟未	困	師	恒	豫	歸妹
濟未	旅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鼎	晉	艮	遯	賁	豐
睽	睽	大畜	乾	乾	壯大
頤	頤	无妄	震	震	大
家人	家人	明夷	革	革	大
濟未	蠱	姤	恒	恒	大
剝	否	豫	豫	豫	大
漸	漸	謙	謙	謙	大
損	履	泰	泰	泰	大
益	復	隨	隨	隨	大
蒙	訟	解	解	解	大
巽	升	過大	過大	過大	大
觀	坤	萃	蹇	蹇	大
師	臨	兌	需	需	大
渙	困	井	比	比	大
渙	渙	渙	渙	渙	大

咸	夫	隨	隨	豐	同人
過大	萃	蹇	蹇	蹇	大
兌	兌	需	需	需	大
屯	屯	震	震	震	大
明夷	明夷	家人	家人	家人	大
困	井	恒	恒	恒	大
比	比	豫	豫	豫	大
節	節	謙	謙	謙	大
履	履	漸	漸	漸	大
復	復	益	益	益	大
坎	坎	泰	泰	泰	大
解	解	訟	訟	訟	大
升	升	巽	巽	巽	大
坤	坤	觀	觀	觀	大
臨	臨	睽	睽	睽	大
渙	渙	睽	睽	睽	大
師	師	蠱	蠱	蠱	大
渙	渙	渙	渙	渙	大
渙	渙	渙	渙	渙	大
益	益	益	益	益	大
渙	渙	渙	渙	渙	大

觀	巽	訟	蒙	坎	家人	無妄	頤	屯	需	乾	兌	臨	漸	否	剝	比	姤	蠱	井	困	師	賁	賁	隨	復	泰	夬	大畜	大有	遯	艮	蹇	晉	萃	坤	升	解	離	革	明夷	震	旅	咸	謙	豫	恒	豐	睽	未濟	睽	噬嗑	大有	損	履	晉	鼎	蒙	訟	解	離	頤	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臨	需	革	屯	震	隨	夬	節	履	漸	謙	咸	比	井	觀	遯	艮	蹇	泰	夬	大畜	大有	遯	艮	蹇	晉	萃	坤	升	解	離	革	明夷	震	旅	咸	謙	豫	恒	豐	睽	未濟	睽	噬嗑	大有	損	履	晉	鼎	蒙	訟	解	離	頤	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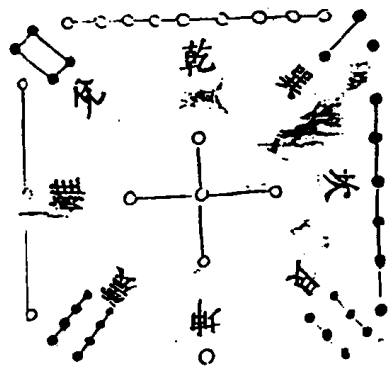
剝	旅	乾	睽	頤	蒙	賁	損	漸	旅	剝	蠱	賁	泰	比	恒	姤	否
旅	漸	大壯	中孚	離	鼎	有大有	小畜	旅	巽	鼎	頤	損	益	復	師	恒	姤
師	謙	需	臨	家人	巽	升	泰	剝	蠱	頤	賁	泰	益	復	師	恒	姤
				夷明	升	小畜	泰	剝	蠱	頤	賁	泰	益	復	師	恒	姤

隨	恒	師	謙	乾	臨	屯	革	升	泰	否	比	震	屯	坎	蹇	觀	履	益	復	姤	恒	井
復	恒	師	謙	乾	臨	屯	革	升	泰	否	比	震	屯	坎	蹇	觀	履	益	復	姤	恒	井
益	姤	渙	漸	大畜	中孚	夷明	家人	巽	升	泰	比	震	屯	坎	蹇	觀	履	益	復	姤	恒	井

萃	兌	革	恒	困	比	節	需	蹇	震	否	履	益	訟	晉	乾
坤	臨	夷	姤	師	咸	夬	坎	坎	屯	豫	歸	豐	解	遯	觀
觀	乾	夷	姤	渙	謙	泰	過	過	華	比	節	濟	坎	過	坤
	大	中	家		漸	小	升	升	兌	咸	夬		過	大	壯
							吳								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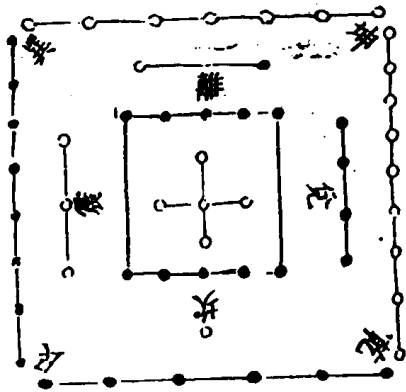
坎	坤	需	臨	夷	井	師	豫	謙	泰	夬	震	隨	復	解	乾
蒙	萃	需	兌	革	井	困	謙	泰	夬	夬	震	隨	復	解	乾
訟	艮	晉	乾	睽	離	姤	謙	咸	夫	夫	頤	否	履	益	過
巽	遯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艮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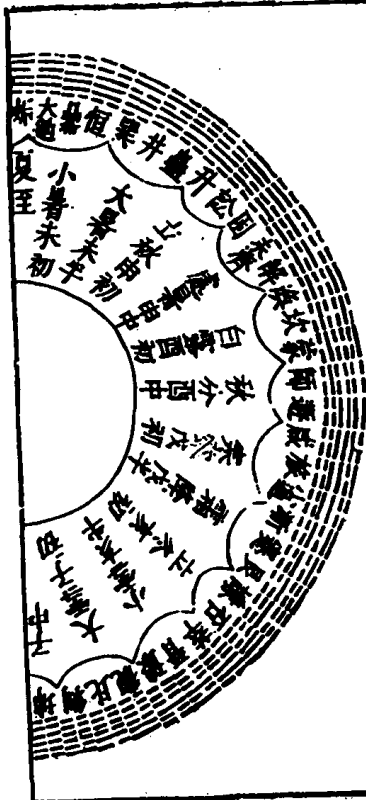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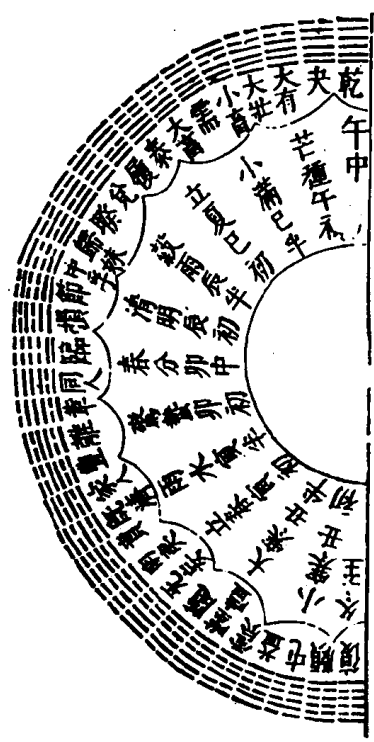


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為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也

朱子曰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又曰如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做此

六十四卦分配節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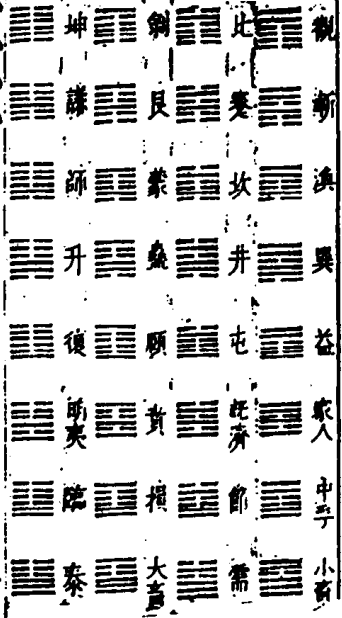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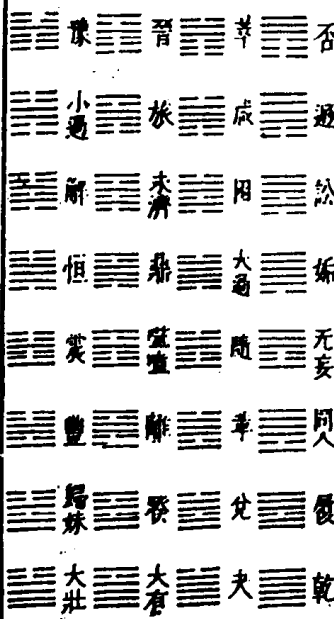




嘗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則六十四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為六十四卦也詳見原卦畫篇

伏義六十四卦方圖

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庶圖圖虛中以象太極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泰否咸損既未濟恒益即乾坤艮兌坎離震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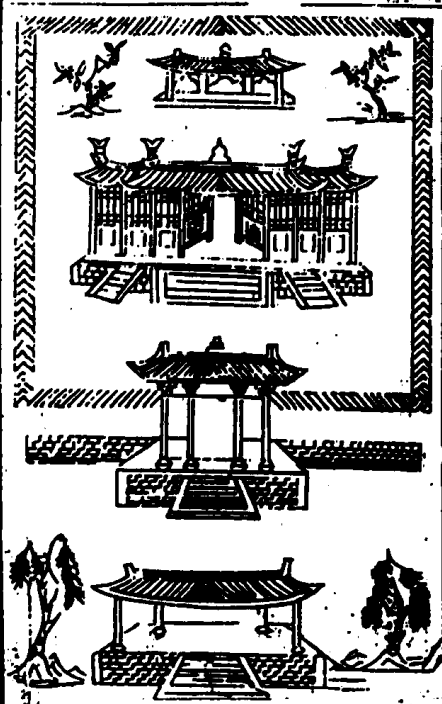
之交不交也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內居北外居西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外居東內居南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於以見方圖不特有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也詳見原卦畫篇

北圓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義亦庶幾于易見云



家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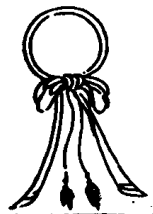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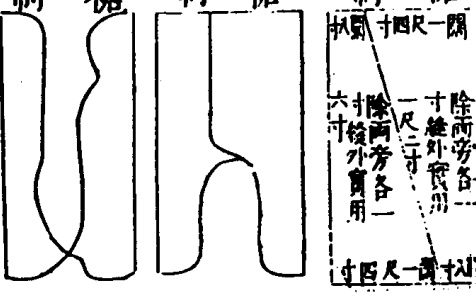


家禮一

性理會通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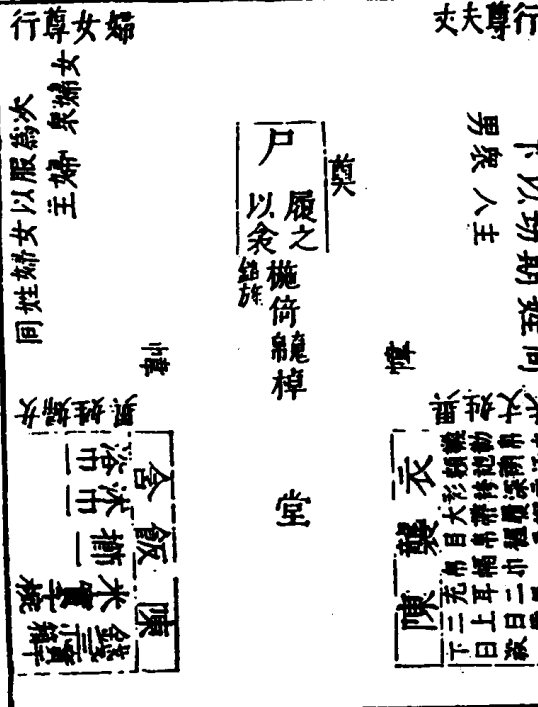
冠婚喪祭諸禮圖計三十則茲刻或窘於楮幅或泥於鱗次理造有兩圖合為一幅一圖裂為兩幅者殊礙觀覽今悉更定舊式而諸圖一一井然觀者儼游堂序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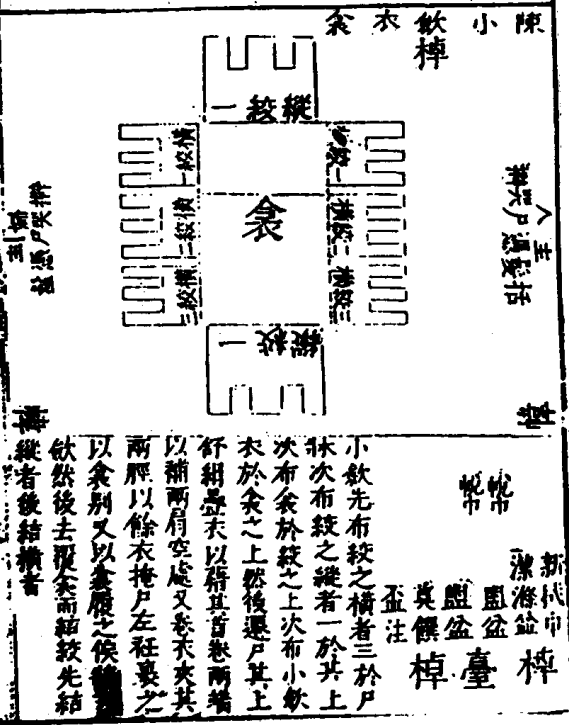
冠 衣 深		法 後 衣 裁 法 前 衣 裁	
		<p>正身二尺二寸 中綴領處斜 長四寸庶綴 裳相接處平 正便於著也</p>	
<p>平深云天子... 侯素帶終... 云大夫... 而巳... 謂畫... 素為... 皆為... 耳大夫... 不綠也... 皆不... 糊紙... 四寸... 長八... 其兩... 漆之... 受笄... 制度... 不如... 紙尤... 堅硬</p>		<p>正身二尺二寸 寸中負繩處 斜長一寸而一 綴裳相接則寸 著時腰開綴 痕平正</p>	
<p>不制受漆其長四糊皆不耳皆素謂而云候平... 如度笄之兩入寸紙不綠大夫素帶終... 紙云笄之各寸上為之武高寸許廣三寸... 尤縮用齒兩半寸後下若於武表而... 堅布冠骨凡白物之上度而黑... 硬用烏紗漆為之</p>		<p>裁制 曲裾 成制 曲裾 裁制 曲裾</p>  <p>除兩旁各一寸餘外實用... 一尺二寸... 除兩旁各一寸餘外實用... 十四尺一圍... 六寸... 十四尺一圍... 十四尺一圍...</p>	

冠 行 履 之 圖	
	
<p>房 三再初冠者適房 用無服服者深衣 用官公皂服者 南出冠者 南面</p>	<p>深衣用白履狀如今之履約... 以緇者... 鼻總者... 口綠也... 履白純禮亦宜然</p>
<p>深衣用白履狀如今之履約... 以緇者... 鼻總者... 口綠也... 履白純禮亦宜然</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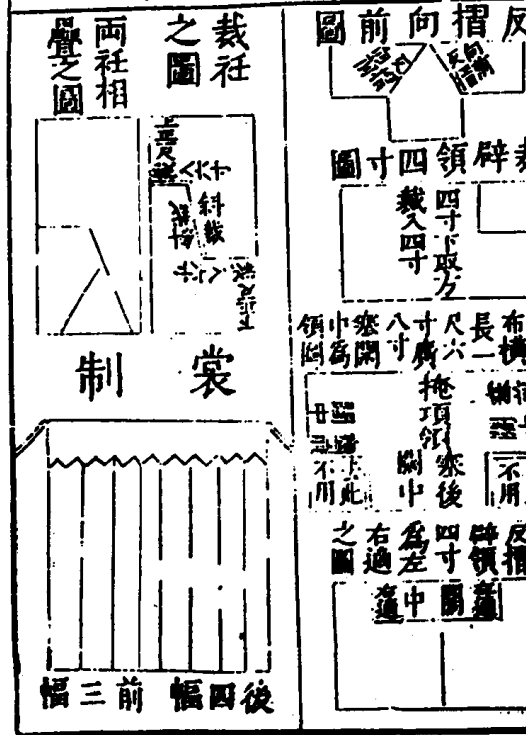
圖之位哭含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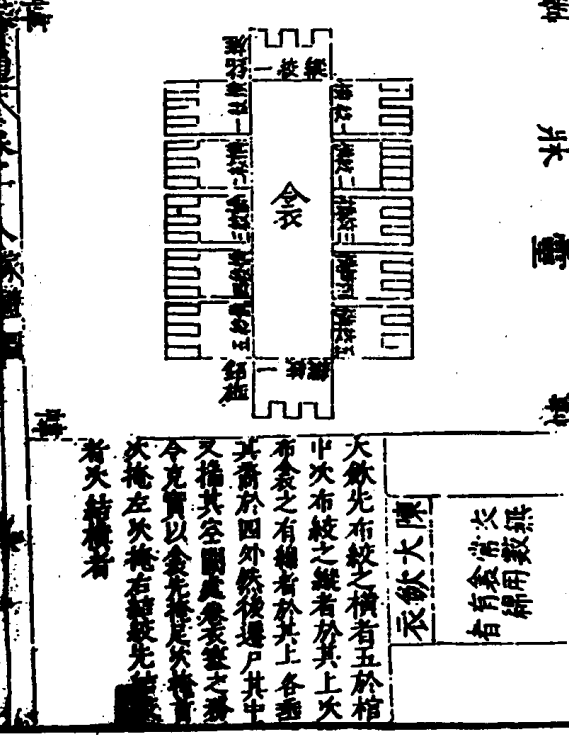
圖飲小



圖服喪



圖飲大



圖式冠經

斬衰冠

斬衰首經

齊衰冠

齊衰首經

圖前衣於領加

圖後衣於領加

之其餘不用者不裁關中當如常式

前表後負版左右適惟子為父母用
縫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為袖口

圖式帶

斬衰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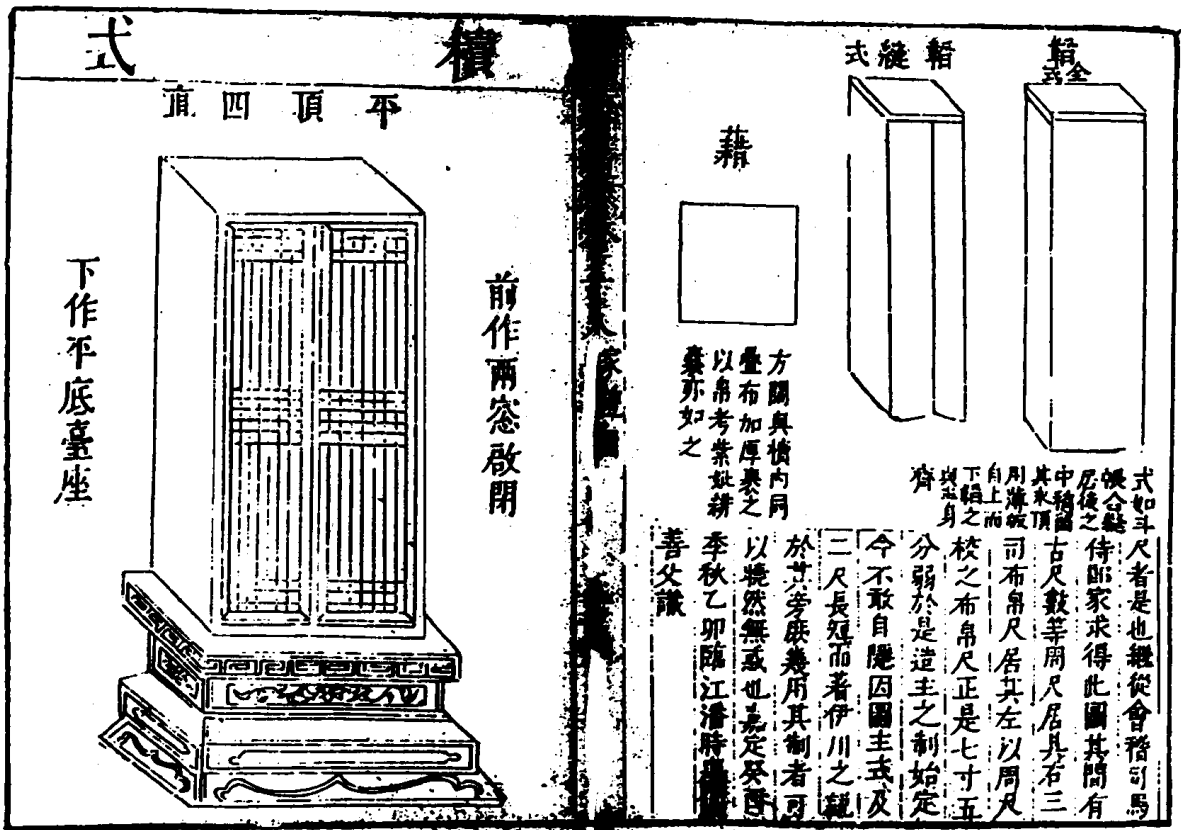
祭器

苞

斬衰帶

小功以下

朱先生曰首經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以麻厚處在麻根之下麻根在麻尾之上有標者以其加於冠外須者標方不脫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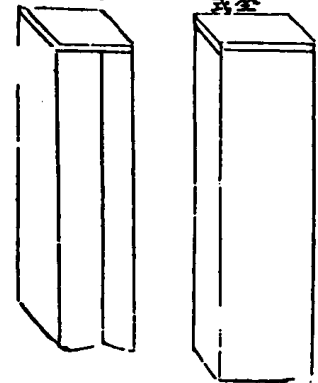
下作平底臺座

前作兩窓啟閉

式 櫃

平頂四直

式 箱 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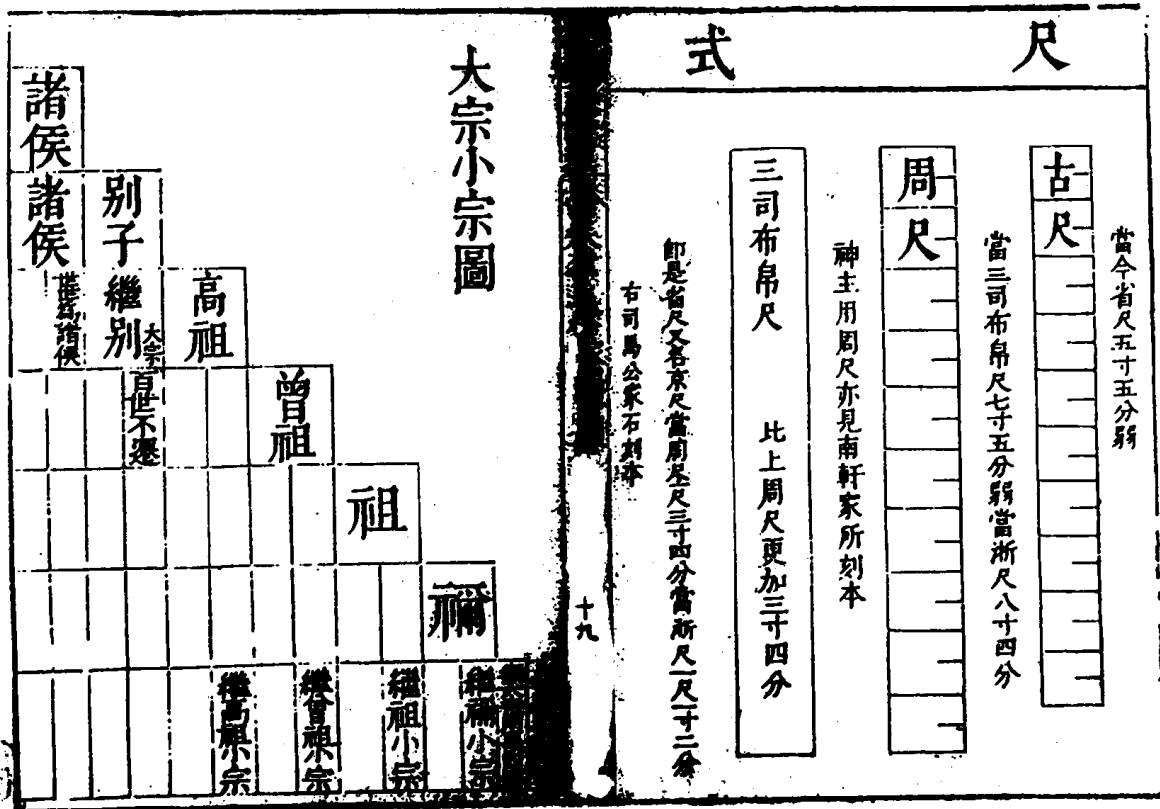


藉

方闊與櫃內同
疊布加厚裹之
以帛考紫紵絳
藥亦如之

式如斗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
候合誌 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
居後之 侍師家求得此圖其間有
中稍闊 古尺數等周尺居其右三
其末頂 周薄較 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
自上下 下稍之 較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
分弱於是造主之制始定
今不敢自隱因圖主式及
三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觀
於其旁庶幾所其制者
以曉然無惑也嘉定癸酉
季秋乙卯臨江潘時鼎
善父識

善父識



大宗小宗圖

諸侯 諸侯

別子繼別

高祖

曾祖

祖

禰

繼高宗

繼曾祖

繼祖

繼禰

式 尺

古尺

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

周尺

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

三司布帛尺

比上周尺更加三千四分

神主用周尺亦見南軒家所刻本

即是省尺又各京尺當周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寸二分

古司馬公家石刻本

十九



性理會通卷十九

家禮二

禮山丘氏濟曰按文公家禮五祭而不同有圖今
 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信者夫書豈文公所自
 明之今卷首圖註多不合於本書豈文公所自
 相矛盾哉今數其大者言之通禮云立祠堂而
 以為家廟一也派衣冠冠梁包武而始其未圖
 則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無履而圖下註用
 三也喪禮陳襲衣有派衣等物而不用儀禮實
 二月而圖乃陳之四也本文大斂無布衾之數
 圖有之五也人斂無棺中結紼之文而圖下註
 結於棺中六也或曰信如此言圖固非朱子作
 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見喪禮及前圖入字愚
 南齊家禮舊本於立祠堂下註圖外止云主式
 前喪禮治葬章並無見前圖三字不知近本有
 改治葬章三字為見前圖也由是推之則圖為
 人贊入
 秘然矣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各分之守
 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
 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
 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特
 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
 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
 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
 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
 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
 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于實

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

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

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

之不可變者而必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

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

又略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

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

所以脩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

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焉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衷因成

喪葬祭禮又推之于冠昏各曰家禮蓋成爲一

行竊之以述先生易其書始出行於世今

生所定家禮邦國王廟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

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

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禮氏喪禮則多取司

氏又以前代爲最善及論禮則取禮記司馬氏

則以書儀略略而用儀禮祭禮則取禮記司

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則以禮記司馬氏

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

於此尤舉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沒而後出

及再脩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

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義者若昏禮親迎用

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若祭禮親迎

若祭禮親迎從伊川之類是也若祭禮親迎

通禮之常依不可一日而不脩者

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遷主而通遷之

禮見喪禮

大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家率宗人一祭之

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

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享而

之亦百世不改也

武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墓之祖士亦只祭得四代

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

為備古者官師亦只祭得二代若是始墓之祖想

亦只存得墓祭○楊氏復曰此章云始祖親盡則

蒙其主於墓所喪禮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

而其別子也則視取云云告舉而迂于墓所不埋

夫葬其主於墓所不埋者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

墓祭補註改稱為祖而迂於祖之倉改遷為曾而

迂于曾之倉改曾為祖而迂於祖之倉改遷為曾而

以候新主奉曾高注埋於墓側則大宗之家墓有

二祭家有四宗經高注埋於墓側則大宗之家墓有

曾小宗家三祭經祖小宗家二祭經孫小宗家一

祭也

深衣制度 此章本在冠禮之後今以前章已一

朱子曰去古益遠其冠服制

度僅存而可見者獨有此耳

裁用白細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

司馬溫公曰凡尺寸皆當用周尺度之用尺一尺

當今者尺五寸五分緡○楊氏復曰說文云周制

尺寸咫等皆以人之體為法補註度謂尺寸之數

度用指尺者蓋大指與食指兩步為尺中指中節

一距為寸古者布幅制皆有定制然指與人身

有長短不齊終不若先度人身之長短就其中起

度然後衣

衣全四幅其長過膝下屬於裳

前後共為四幅如今

約圍七尺二十每幅屬裳三幅補註用布二幅長

之直領衫也

四尺四寸中屈之為二尺二寸下系寸餘為腰

及兩腋之餘長八尺八寸除負繩之徒與領旁

之屈積各寸及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尺二寸所以為衣之廣也又按承前四寸許約圍七

卽神邊之邊也後細思之則禮記十二幅指深衣
 一身所用之布屈裕另用布二幅指深衣
 頭在下尖頭在上綉案之兩旁故謂之橫在案
 之兩邊故謂之鈞邊玉藻所謂冠旁是也黃罔
 王云古者朝祭衣短有裳惟深衣長遂無裳不知
 禮記明言要縫半下既有要縫豈得無裳純音準
 對友
黑緣 緣用黑緇領表裏各二十袂口裳邊表裏各一
 寸半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補注匠氏曰用皂
 緇爲之領及袂口裳邊表裏皆用寸半領及裳邊
 內外則次縫在本布上袂口則綴連布之外卽所
 謂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也按家禮領緣用二十
 袂口裳邊用寸半今不然者考禮記玉藻給二十
 袂口裳邊用寸半分領與裳袂則皆寸半矣今擬領亦
 用寸半與裳袂同與裳袂則皆寸半矣今擬領亦
大帶 帶用白緇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
 緇飾其紳度以五采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
 與紳齊補注古者深衣不綴小帶當腰中惟束以
 大帶而已按本註帶用白緇廣四寸而禮記又曰
 士雜辟二十再緣四寸蓋白緇四寸而緇緇其兩
 邊各寸卽二寸也而再緣
緇冠 緇如武之武高十許廣三十委四寸上爲五梁
 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武之兩旁半
 寸之上廣以受并骨凡白物補注緇緇武
 用烏紗加漆爲之裁一長條其長一尺四寸許其
 高四寸又用一長條其長八寸許上裝後各
 以爲五梁則廣四寸從皆向左右其中跨項前後
 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爲竅以受并骨而黑漆之
 或象牙爲之正氏曰按家禮緇冠下註則是梁之
 兩頭各蓋武之正氏曰按家禮緇冠下註則是梁之
 所謂條象者又于武兩旁各增一片以受并骨如俗
 所傳也

幅巾 用黑緇六尺許中屈之右邊就屈處爲橫
 下邊反屈之自幪左四五寸間斜縫向左圓曲而
 以飯當額前至兩末後反所縫餘緇使之向
 二尺許巾外過項後相結而垂之補注用皂緇六
 尺許當中屈指爲兩葉寬右邊極處斜縫作一路向
 左圓曲而下從左邊至右邊四五寸間斜縫使所縫
 餘緇而垂之裏却以飯子當額前垂之於對兩耳
 處兩邊各垂一帶闊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項後
 相結而垂之其作輒子也或就右邊屈處用指提起
 少許指而空其巾又提起少許指而向左右兩相湊著用線
 緇以爲輒子
黑履 純葛
 劉氏珍孫曰履之有約謂履頭以條爲鼻或
 一吋屈之爲約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總謂履中
 於以所以繫履者也補注黑履者用皂布作履如
 世俗所謂鞋者而稍寬大脫刺加白絨絨絨絨絨
 一吋屈之爲約者履頭以受繫穿貫者也取以爲行或
 爲緇細條也又履中細絨絨也愚謂履之有約
 用白絨條二條爲鼻或用絨一吋爲履頭然後
 綴及鼻于履頭所以受繫穿貫也履底而後履
 有純於履口周圍緣以白絨絨絨絨絨
 在後跟前穿於絨如世俗鞋帶也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骨禮之後今按此
 理爲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
 以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
 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
 於首篇使覽者知所先焉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
職 謂使之宰倉廩庫
授之以事 謂朝夕所幹而
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

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
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
虞補註此節言家長御
事子弟及家衆之事

凡諸甲勿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易曰
家人
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
自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為家長者亦
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于一人家政始可
得而治矣補註此節言甲勿事家長之道

凡為子為婦者母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
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
與此下九節循小
孝言父子之親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
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
亦同天欲明成起盥

禮運會通卷十九 家禮

十七

音管洗 漱櫛梳髮切
梳頭也總所以束髮
今之頭帶具冠帶丈夫帶
子衫帶

婦人冠 昧爽謂天明暗
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未
子背子
晉若婦人道焉輻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
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儀
也

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
子當親自檢校調煮供
進不可但委婢僕脫
若有誤則其禍不測婦具晨羞凡烹調飲膳婦人
之職也當檢校監
覈務令
精潔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

家長謂父母舅姑或當時家長
也甲切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

舉筋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
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
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

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
婦女道安
之昏定也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
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
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

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
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
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
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難
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

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

禮運會通卷十九 家禮

十五

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加謂侍
其富貴

不率甲
幼之禮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
有賓客坐于堂院無書
說則坐于廳之旁側 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

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易氏復曰堂上毒反音與面詞反言面者從外來
宜知說之顏色安否為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

故有倚間倚門之望為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
故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面沒則告行飲
至事亡如
事存也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視調嘗藥餌而
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意不戲笑不宴遊舍置
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
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勿事長賤事貴皆做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惰疾姑教之若不可教

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管之屢管而終不改子
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

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
之禮焉沒身不衰補註此下一節猶小李言夫婦之別

凡為官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

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

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

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百男僕非有繕修

及有大故謂水火盜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

之不可避亦謂如水火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

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雖小婦亦然
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
輒升堂室入庖厨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丈夫唱喏夫人道萬福安置
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

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
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

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
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

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皆北面共為一列各以

長幼為序婦以夫之長幼為序共拜家尊長兒
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

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
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

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

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

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

止所以避煩也補註此
節猶小本言長幼之序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外甥則立而受

之可也補註此節言接女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
 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
 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
 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
 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
 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
 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備酢諸
 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
 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禮記此節言家
 宴上壽之儀
 凡子始生若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
 乳母不良非惟貶亂家法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
 今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
 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者則嚴詞禁
 之六歲教之數謂一十
 百千萬與方名謂東西
 南北男子始習
 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
 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
 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
 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
 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為之
 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為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

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
 宿於外讀詩禮傳為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
 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楊子博觀群書凡所讀書必
 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
 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
 女子則教以婉婉婉音晚婉
 婉音晚婉聽從及女工之大者
 女工謂垂絜織績裁縫及為飲膳不惟止是婦人
 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唯不敢恣為奢
 麗至于纂級華巧未冠笄者鷄鳴而起總角噴面
 頤音梅亦不必習也頤音梅未冠笄者鷄鳴而起總角噴面
 洗面也頤音梅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執酒盞
 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
 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室堂設
 椅卓陳盥漱櫛噴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爨
 衾爨音壁
 疊衣也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
 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盡
 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謂諸子
 謂諸子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
 謂兄弟謂長者為姊後輩謂諸子
 謂諸子謂前
 輩為姨內則云雖婦妾衣服飲食必從長者鄭康
 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

務相雍睦其有鬩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河禁之
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
者補註此下三節言主父母御僕妾之道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
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遇者資而嫁之
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謠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
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冠禮

冠補註世本云黃帝造時冕是見起于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車天子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貴為人子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前期三日主人

告於祠堂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為祖高祖之宗
之有故則命其子若宗子若其父自主之告親見祠
章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宗
同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親亦以宗
子為主人視版簡同但云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
於首謹戒賓擇朋友賢而有德者一人可也是日
以茶將加冠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對曰某親有

敬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致辭者曰願吾子之
終教之也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地遠關書
初辭之辭為書達于弟致之所成者辭後者因書
乃許而後書曰吾子有命某敢不從若宗子自
冠則戒辭曰某前一日宿賓冠之日某親親
於某若某親某子某之首吾子將冠之取幣某
上某人答書曰某敢不夙具某上某人若宗子
自冠則辭之所改如其成賓禮註前賓子是謂賓
成之上戒賓是親往此宿賓是達于弟俗言為禮
請設陳設監視於廟事如廟堂之儀以幣為房
也設陳於廟事之東北成廳事無兩階則以室畫

而分之
後故此
司馬溫公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于廟今人既
少家廟其影堂亦湮蓋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廟
在中室可也士冠禮設洗具於東榮南以盆
水在洗東今私家無墨洗故但用盥盆中而已
盥濯手也從手巾也履事無兩階則分其中夾以
東者為階階西者為賓階無室無房則階以階
我地北為室其東北為房
此皆處廳堂南向者言之

厥明夙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鞶無官者
備帶掠皆卓于陳于房中東領北上酒注盥盤亦
以卓于陳于服北換頭巾于冠帶中各以一盤
之象以帕以卓于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
長于則布席于階上之東少北西向東子則少
西南向○宗子自冠
則如長子之席少南
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
又不常着却是偶也必須用特之服

人以下序立主人以下主人作階下
一行西向北上主人以下主人作階下
門外西向北上主人以下主人作階下
中而面若非宗子之則其父立于主人之右
別少進畢則少退○宗子自冠則其父親威
就主人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自擇其子弟親威

皆來見于堂上宗子兩向拜其
等長每列再拜受卑切者拜
司馬溫公曰冠儀曰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
第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今則難行但于拜時母
為之起立可也下

見諸父及兄故此

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饋贊者辭之以
司馬溫公曰士冠禮乃禮賓以一獻之禮註一獻
者祇酢酌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又曰主人酌贊
束帛醴皮註束帛十端也醴皮兩鹿皮也又曰贊
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註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
也鄉飲酒禮贊者為介註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
送于門外再拜婦賓祖註使人婦諸賓家也今處
貧家不能

故從簡

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

若有詩之則對如對賓之辭自拜之先生執友皆拜

答拜補註今按儀禮所存者惟士冠禮自士以

禮記特牲王藻者雖遺文斷缺不全而大戴公冠

禮考如冠文于冠則大夫冠也魯襄公郊禮冠

則諸侯也周成王冠則天子冠也魯襄公郊禮冠

古者五而後爵何大夫冠天子冠也魯襄公郊禮冠

士服行士冠禮而巳始冠布冠自諸侯下達諸侯

始加緇布冠緇其服玄纁再加皮弁三加玄冕

天子始冠加玄纁朱組纁再加皮弁三加玄冕

君冠必以裸學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

君之後處之又諸侯禮賓以三獻之禮其酌賓則

乘馬

女子許嫁笄女子年十五歲未許嫁亦笄

主宗子主婦則於中堂非宗子而與宗子同前期

三口戒賓一日宿賓禮者為之以饗紙書其辭使

人致之辭如冠冠但于作女冠等字于作某號
或某封心凡婦人自稱曰已之尊長則曰某婦
則以屬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為稱後皆於此
非親戚而往來者各以其黨為稱後皆於此
設如冠禮但于中堂厥明陳服背于冠用序立

主婦如主人之位將并賓至主婦迎入升堂如冠

者及執彩子房中南向賓為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

婦升自阼階賓為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

冠禮但視用始加乃醮如冠禮乃字如冠禮但

之辭不能則者乃醮如冠禮乃字如冠禮但

士乃禮賓皆如冠儀

劉氏璋曰笄今答也婦人之首飾也女子笄則當

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以其二十而不嫁則當

昏禮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今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

以上並聽昏嫁今為此說所以參古今之道酌禮

今之中期天地之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

成昏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為主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

司馬溫公曰凡說昏禮必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

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嘗可贊矣今雖貧賤

安知與日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與

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奇其夫而放

其富貴而娶之故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放

因勢財而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

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于醜禱童巫之賄輕許為

於其南又前北設二盃盆勺于室東隅又設酒盃
一判而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婿盛服花勝擁蔽其
兩之也

容休勿用可也

朱子曰昏禮用昏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
馮者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

禮不若從古之為正○黃氏端節曰士昏禮謂之
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

大夫之符矣○備註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
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今世不知昏

之為義往往拘忌昧於家書遂釋時辰雖斯且費
夜亦皆成禮為遺誤士昏禮曰記凡行事必用

昏期交諸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斯即詩所謂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斯即詩所謂

昏親迎時也

主人告于祠堂如納采儀視版前同但云某之子
某若某親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

于某官某郡某氏自勝感德
以後同○若字子自昏則告

朱子曰儀禮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國布
几筵告于莊共之廟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問今

婦人入門即廟見蓋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
信左氏先禮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紜之言不足據

莫若從古為正否曰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親
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

此禮耳

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先以卓子設酒注盃盞于堂
西向設婿席於其西北南向婿升自西階立于席

西南向贊者取盃斟酒執之詣婿席前婿再拜升
席南向受盃跪祭酒具就席未跪婿與降席西

授贊者盃又再拜進請父坐前東向跪父命之曰
往迎尔初承表宗事勉率以敬若則有常婿曰諾

惟恐不其不致忘命使伏具出非宗子之子則宗
子告于祠堂而其父繼而自昏則不用此禮

為家事○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

司馬溫公曰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于
孔者為之凡婿及婦人行禮皆贊者相導之

婿出乘馬前導至女家俟於次外入俟于大門

女家主人告於祠堂如納采儀視版前同但云某
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

姓名不勝感德謙以俟同遂醮其女而命之
婦婿相之立于室外南向父坐東序西向母坐西

序東向設女席于母左父起命之曰敬之成之風
婿無違尔男姑之命毋送西階上為之整冠飲

始親婦送至於中門之內為之整冠申以父母
之命曰謹思尔父母之言夙夜無違非余子之

梁傳曰禮送女父不出堂母不主人出迎婿入
出祭門諸婿兄弟不下堂以人者執馬以從至于

廟主人迎婿于門外揖讓以入婿執馬以從至于
廟主人迎婿于門外揖讓以入婿執馬以從至于

不答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于其
右尊則少遲早則少遲○凡贊用生馬左手以生

義程子曰取
其不再偶也

問主人揖婿人婿北面而拜主人不答拜何也朱
子曰乃為奠馬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若本

條下註凡贊用生馬左首以生色緋交結之無則
刻木為之首宜作手生宜作五刻木為馬近于死

無則以鴉代之

姆奉女出登車主人不降婿送女從之婿本
婦以俟姆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女婿乘馬先

乃登車姆亦本註婿揖之請女行也婿至家立于
婦車二姆前導至其家導婦以人婿至家立于

之導婿婦交拜婿從者布婿席於東方婿從者布

以入婿婦交拜婿從者布婿席於東方婿從者布

之進統婦與于北婿從者沃之
可馬溫公曰從者皆以其家女僕為之
婿從者交導其志○女子與丈夫為禮則被拜男
子以再拜為禮女子以四拜為禮古無婿婦交拜
俗扶音扶

就坐飲食畢婿出婿揖婦就坐婿東婦西從者對
婿揖婦奉飲不祭無節又取色分置婿婦之前對
室中徹饌置室外設席婿從者

司馬溫公曰古者同牢之禮婿在西東面婦在東
且從俗○劉氏璋曰儀禮疏云色謂半瓢以一
分為兩瓢謂之色婿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鬪故云
合色而鬪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補註本註

合色而鬪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補註本註

地各以饋少許置于桌上空處

復入脫衣燭出婿脫服婿從者受之

司馬溫公曰古詩云結髮為夫婦言自少年束髮
即為夫婦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今世俗昏
姻乃有結髮之禮謬

候可笑勿可用也

主人禮賓男賓于外廳女賓于中堂

司馬溫公曰不用樂註云曾子問曰娶婦之家三
日不事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為非禮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婦夙興盛服俟見舅姑坐于

前家人男女少于舅姑者立于兩序如冠冠于於

婦進立于階下北面拜舅升奠置幣于卓下

舅撫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姑升奠奠幣姑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舅宗

于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於
舅姑之私室與宗子同居則如上儀
司馬溫公曰古者拜于堂上今拜于下恭也
衆補註按丘氏儀節婿婦俱拜拜畢婿先退家
無婿拜之文

舅姑禮之如父母醮女之儀補註禮記昏義曰舅

方氏曰婿將以爲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若代

也婦見于諸尊長婿既受禮降自西階婿自西階同皆有尊

室如見舅姑之禮選拜諸尊長于兩序如冠禮無

則既受禮諸其堂上拜之如舅姑而後往補註婿

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補註婿

今世俗人家娶婦親屬畢聚宜而後往補註婿

姑拜見舅姑兄弟姑姊姊皆立於堂下兩向

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註云立于堂下兩向

婦之人也巴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不復各侍見

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曰各詣其寢而見之無還拜

諸尊長于兩序小郎小姑皆相拜若家婦則饋于

之禮而家乳本註亦從俗用之也

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

饌祭在東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舅卓于上俾俟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俾俟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俾俟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俾俟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俾俟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俾俟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俾俟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俾俟舅姑就坐婦與自西階洗盥斟酒置

廟見

舅姑饗之如自西階婦降自西階

婦降自西階婦降自西階

婦降自西階婦降自西階

婦降自西階婦降自西階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
六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而

見之儀但告辭曰子其之婦某氏氏
見餘並同稱誌婿婦同社亦從俗也

婿見婦之父母

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
婦父迎送揖讓如賓禮拜即
門左扉立于門內婿拜于門外皆
有幣婦父非宗

子即先見宗子夫婿不用幣如
上儀然後見婦之

父母稱其姓氏家禮皆婦同往
婦家行次見婦

謂見之禮雖非古禮趨合人情
宜從之

黨諸親不用幣婦女相見如上
儀補註蓋既見婦

家禮婿如常儀及設酒饌以婦
未見舅姑故也

程子曰昏禮不用幣幽陰之義
此說非是昏禮

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
其事不用幣也

婦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禮也三日而後宴乘禮畢也
宴不以衣冠也

雜禮會通卷十九家禮

三十一

為社稷主以社稷言之據諸侯而說也馬禮巾車
王之車有玉轡金轡象轡革轡木轡諸侯自金轡
以下孤乘夏簰乘乘夏輿大夫乘墨車士乘棨車
庶人乘從車今士乘大夫乘墨車大夫乘墨車士
乘棨車大夫當乘金轡矣又白虎通王度記有天子
不假輿盛當乘金轡矣又白虎通王度記有天子
諸侯一娶九女之制曾子問有交禮
記傳有專證詳見儀禮經傳通解云

不作佛事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于始死及七七日
百日暮年稱其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陸大會
寫經造像修塔廟云為死者必入地獄焚燒春磨受
天堂受種種快樂不如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春磨受
無邊波吒之苦殊不如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春磨受
爪刺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况于死者形神相
離形則入下黃壤滅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
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到燒春磨復知之且信浮
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
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
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人則君子登地獄無
則已有則小人人世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
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
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宜路浮屠所能免
乎此則中智所共知而幸世所信奉之何其如
惑而早賣田膏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
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
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
關羅等十王者耶不孝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
者亦可以小悟矣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王人未成服而來
尸哭蓋哀出拜蓋座上香再拜送于至人相向哭
蓋哀主人亦哭對無辭○補註本註臨尸哭盡哀
惟拜蓋座也

小歛袒括髮免壘奠代哭
厥明謂死之執事者陳小歛衣衾以卓子陳于室東
之承隨宜用之若多則不必盡用也余用襖者統
橫者三縱者一皆以細布或練一幅而折其兩端
為足以掩首至足而結于身中

高氏曰裝衣所以衣尸歛衣則向之而已此襲飯
之辨也○小歛衣尚少但用全幅細布折其末而

之辨也○小歛衣尚少但用全幅細布折其末而

用之凡歛歛方半在尸下半在尸上故歛不有側
者在內故次布散衣後亦祭服大歛美者在內故
必以十九稱大歛之衣多至五十稱夫既製之後
而歛衣若此之多故非絞以束之則不能以堅實
矣凡物束歛緊急則結小而堅夫然故衣余足
以朽肉而形體深秘不施慎夫形狀之露也連納之
者衣歛既薄絞胃不施慎夫形狀之露也連納之
于棺乃以入棺為小歛蓋棺為大歛大歛之禮
皆廢矣○楊氏復曰按儀禮士喪小歛衣十九稱
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折其末註絞者二幅縱者一
折其末今可結也○補註

設奠設卓子于階東南置奠俎及蓋注于其
設所盛也其西無臺者執事者所盛也別以卓子
設深漆盆新拭巾于其東所以洗盥沐也此一
節至遺具括髮麻免布壘麻括髮謂麻繩也免謂
室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于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之升身自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
備周身相結乃布絞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
衣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正方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後凡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皆放此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
兩脰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袒不紐裏之
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歛畢別覆以衾主人主
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
下妻執之婦于舅姑奉之舅于父母憑之父母于
執之此憑尸父母先妻于後○補註擗拊心也

節至遺具括髮麻免布壘麻括髮謂麻繩也免謂
室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于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之升身自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
備周身相結乃布絞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
衣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正方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後凡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皆放此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
兩脰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袒不紐裏之
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歛畢別覆以衾主人主
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
下妻執之婦于舅姑奉之舅于父母憑之父母于
執之此憑尸父母先妻于後○補註擗拊心也

節至遺具括髮麻免布壘麻括髮謂麻繩也免謂
室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于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之升身自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
備周身相結乃布絞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
衣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正方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後凡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皆放此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
兩脰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袒不紐裏之
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歛畢別覆以衾主人主
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
下妻執之婦于舅姑奉之舅于父母憑之父母于
執之此憑尸父母先妻于後○補註擗拊心也

節至遺具括髮麻免布壘麻括髮謂麻繩也免謂
室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于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之升身自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
備周身相結乃布絞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
衣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正方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後凡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皆放此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
兩脰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袒不紐裏之
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歛畢別覆以衾主人主
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
下妻執之婦于舅姑奉之舅于父母憑之父母于
執之此憑尸父母先妻于後○補註擗拊心也

節至遺具括髮麻免布壘麻括髮謂麻繩也免謂
室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于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之升身自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
備周身相結乃布絞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
衣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正方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後凡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皆放此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
兩脰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袒不紐裏之
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歛畢別覆以衾主人主
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
下妻執之婦于舅姑奉之舅于父母憑之父母于
執之此憑尸父母先妻于後○補註擗拊心也

節至遺具括髮麻免布壘麻括髮謂麻繩也免謂
室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于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之升身自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
備周身相結乃布絞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
衣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正方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後凡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皆放此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
兩脰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袒不紐裏之
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歛畢別覆以衾主人主
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
下妻執之婦于舅姑奉之舅于父母憑之父母于
執之此憑尸父母先妻于後○補註擗拊心也

節至遺具括髮麻免布壘麻括髮謂麻繩也免謂
室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于別設小歛衣衾布絞衾衣西階之西鋪絞衾衣
之升身自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
備周身相結乃布絞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
衣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正方或顯或倒但取乃遷襲奠執事者遷置靈座西
後凡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皆放此奠遂小歛侍者盥手于尸南侯設新奠乃去之
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
兩脰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袒不紐裏之
其復生欲時見其面故也歛畢別覆以衾主人主
婦憑尸哭擗○主人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亦如
下妻執之婦于舅姑奉之舅于父母憑之父母于
執之此憑尸父母先妻于後○補註擗拊心也

括髮免整于別室 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袒者皆袒免于別室

婦人整于別室 司馬溫公曰古禮袒者皆當肉袒免者皆當露髮

今袒者止袒上示免者惟主人不冠齊衰以下去

帽者頭巾加免于其上亦可也婦人整去冠

梳楊氏復曰小歛變服斬衰者袒括髮今人無

袒括髮一節何也釋世俗以襲為小歛故失此變

服一節在禮間喪奔喪入門詣柩前再拜哭盡哀

乃就東方去冠及上服被髮徒跣如始喪之儀詣

殯東面生哭盡哀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如

小歛之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家四日

乃成服夫奔喪禮之變也疏謹其序而况處禮之

常可欠小歛一節又無袒括髮乎此則孝子知禮

者所當謹而不可忽也○補註按本注男子斬衰

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袒者皆袒免婦

者劉氏問喪註曰已冠者為喪變而去冠則必著

免蓋雖去冠猶嫌于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

則雖為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于不冠也若

冠童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為喪主而當

成人之禮也蓋問喪亦指齊衰以當下者言也

還遷尸牀于堂中 執事者徹襲林迂尸其處哭者

林遷尸于堂中安乃奠 祝帥執事者盥手奉饌升

于向所置襲林處 自昨階于靈座前祝焚香

洗盥對酒奠之早切者皆再拜侍者巾之○補主

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大歛

厥明之明日死

司馬溫公曰禮曰三日而歛者俟其復生也三日而不生則亦不生矣故以三日為之禮也今貧者

執事者陳大歛衣衾 以中子陳于室東墀下

也橫者五蓋取布二幅裂為六片而用五也以大

歛衣多故每幅三折用之以為繫之也余凡二

十稱給不一藉之○楊氏復曰儀禮士喪大歛衣

教自天子達大歛則異矣大歛布絞縮者三橫者

五○補註喪人記云為其不食積德大夫以上

使官屬相代士則親視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

設奠具如小歛 舉柩入置于堂中少西 執事者先

小歛奠于旁側役者奉柩以入置于堂中少西承以兩

豎其齊 于四外 司馬溫公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今堂室異制

狹小故但于堂中少西而已○補註禮檀弓曰歛

于隕下小歛于戶內大歛于柩于客位袒于庭

葬于墓所以仰遠也○補註檀弓曰大歛于柩于

以未及其室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下南

之位也主人奉尸歛于柩則在西階矣孤肆于西

階之上肆陳也謂陳尸于次也蓋柩于肆中而塗

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于祖廟之中庭

而後行自闕下而戶內而作而客位而庭而墓皆

一節遠于一節荀子曰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

久而平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還則

玩玩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

乃大歛 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

于柩角又搯其空歛處卷衣案之務令充實不可

搖動謹勿以金玉珍玩置柩中啓盜賊心收食先

婦悉哭盡哀婦人退入幕中乃召匠加蓋下釘微

林覆柩以衣祝取銘旌設于柩東

復設靈座于柩處留婦人兩個守之

司馬溫公曰凡動尸柩哭聲無算然猶歛之際

八十綫為一井又衰裳記曰凡象外制制裳內制
 幅幅三神既日象外制制裳內制制裳內制
 內制制者謂縫之邊幅向內有幅三神神神而
 言用布七幅幅二尺二寸兩神神去一寸為制幅
 則二十七寸四丈四尺若不神神其腰中則束身不
 得就裁一幅必外向所以別其吉服也○又杖履
 衰皆裁之織布外向所以別其吉服也○又杖履
 一節按三家礼云新衰宜杖竹也為父所以杖用
 竹者父是子之天竹圓亦象天內外有節象子為
 父亦有內外之痛又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為父有
 經寒溫而不改故用之也○晉履謂以菅草為履毛
 傳云野菅也○已歷為菅又云菅非外納納周公特
 謂之履子夏時謂非外納者外其飾外納納之也
 ○黃氏瑞節曰先生長子登卒以繼體服新衰也
 謂之加服俗謂之報服也○補註斬衰衣用布二
 幅中屈之為前後四葉每葉長二尺二寸將後兩
 葉縫合為脊縫留上四寸不合將前兩葉為左右
 袂袂用布二幅亦中屈為四葉如衣身長縫直
 之兩旁又縫合其下際以為袖袂從下量上一尺
 縫合之留其上一尺二寸不縫為袖口適向後通
 葉脊縫留不合處及在前兩葉之上脊縫入
 四寸遂分摺所裁者當衣身兩肩上一幅長一
 尺六寸闊八寸下四寸兩頭各裁出一塊方四寸
 留其中間八寸連上條裁說將中間八寸級在衣
 後胸中將上條一尺六寸摺兩頭向前入寸級在衣
 胸中帶下用布一尺級於裳之上際橫繞於腰在
 旁皆廣頭在上秩頭在下裳級在左袂上負版級
 於衣後兩領下垂之裳前二幅後四幅制幅作三
 幅與幅中橫幅少異幅中橫幅是屈其兩邊相
 在裏裳裳三幅是屈其兩邊相在裏裳裳三幅是
 袖長福大袖用極粗生麻布為之其長至膝人大
 一尺二寸其邊皆縫向外不縫縫其長至膝人大
 制長福大袖用極粗生麻布為之其長至膝人大
 二破弊以為禭其長地其邊皆縫向外不縫縫其
 遺準男子衰裳之制至於齊衰三年杖胡不杖五
 月三月其衰負版禭領俱與斬衰同但遺準與布
 不同耳大功小功總麻服制同但遺準與布
 衰負版禭領耳斬衰三年杖胡不杖五

以跨項前後用稍細布與之計拍其布為三兩
 子二條直過梁上其兩俱向內右其梁之兩頭盡
 老屈向內以承武是謂外單武用麻絲一條結
 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兩額垂下各至耳邊結住
 以為武又以麻帶黑色者為單服繩約長一尺七
 首寸圍九寸麻本在左未加本上又以繩為繩
 入寸圍九寸麻本在左未加本上又以繩為繩
 以固之所以加于斬衰冠上未加本上又以繩為繩
 重疊之考其中從額上至項後亦相絞過前至兩
 耳用綿線之為武垂其末為後首經以無子麻為
 之本至右本繫其下以布為絛所以加于齊衰冠
 上也婦人蓋頭用稍細麻布為之凡三幅長與身
 齊不緝邊布頭用稍細麻布為之凡三幅長與身
 以束髮根而垂其餘於後儀九寸冠自小功以下三
 總是也竹似削竹為之長五寸冠自小功以下三
 碎積向左餘與齊衰同首經九寸冠自小功以下三
 功五寸餘小功四寸餘總麻三寸餘皆五分去
 也斬衰要經用布子麻兩股相絞為繩繩大七寸
 有餘兩頭結之各存散麻三尺未結符成服日方
 結之其兩頭結處各存散麻三尺未結符成服日方
 紋帶用布子麻繩一條大半於腰經中屬之為兩
 股各一尺餘乃台之為一繩子兩末稍為腰從左
 過後至前穿繩于中及押於右在經之下齊衰
 經大五寸餘制與斬衰同長七尺八尺繫時圖腰從左過
 後至前乃以其末稍穿右端屈中而及押於右過
 束在腰經之下大功腰經六尺四寸制與斬衰同
 較帶與齊衰同小功二尺餘細麻二寸絞本不數
 垂絞帶並與齊衰同小功二尺餘細麻二寸絞本不數
 云斬衰其心皆下本小記經五分而去一杖九如
 各齊其心皆下本小記經五分而去一杖九如
 經又如其衰帶腰齊衰小記經五分而去一杖九如
 無小記云婦人腰經傳無明文唯周禮人命婦
 有散屨注云散屨去帶又云
 祭祀而有散屨者惟大祥
 二日齊衰三年齊衰也其衣裳冠制並同斬衰但
 以布為武及腰首經以無子麻為之大七寸餘本
 在右末繫太下布綴腰經大五寸餘絞帶以布為

凡為長子者

至八歲為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大功九月

傷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

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

月則不哭也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

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

為之也亦然

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

當表而出則除之凡婦服夫黨

妻為其私親則如家人

司馬溫公曰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

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返則期既練而返則

遂之○補註按喪服小記注若當父母之喪未期

而為夫所出則終父母三年之制為已與夫族絕

故其情復隆於父母也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

是已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為三年服矣故

已也若被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返

則但終期服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蓋緣已隨

葬小祥服三年之

喪不可終廢也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

諸子食粥妻妾及

無故不出者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乘馬

布鞍謂男子素綉布鞍謂婦人

有義存焉又言呂與叔集冲一婦人甚誌凡遇功

總之喪時蔬食終其月此可為法○問喪禮衣服

類今之墨線可便於出入而不合於禮經如何

若能不出則不為之亦好但妻出外治事則只得

服之○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

得辭則勉飲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於醉食已復

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揚

氏復曰心喪三年按儀禮父在為母期註子於母

雖為父屈而期心喪三年唐前上元元年武后

上表請父在為姑終三年之喪○禮記師心喪三

年○今服制令妻于為後者為其母認亦解官中

心喪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不杖期亦解官中

喪三年○婦孫祖在為祖母齊衰杖期雖期除仍

心喪三年○先生曰喪禮須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

母期非是薄於母以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專在

然亦須心喪三年○又按先生此書雖自儀禮中

目後亦都其好○而令國宗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

三年此意甚好○又按先生此書雖自儀禮中

其於國家之法未嘗遺也前章所論所對之

一條恐亦當補入今喪葬假率格非在喪禮中

三十日大功二十日小功十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

絕服三日無服之殤期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

日除服期三日大功五日小功二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

遺喪期七日大功五日小功二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

之期一日本宗及同居無服之親之喪一日改葬

朝夕哭奠

上食

朝奠

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人就位尊長坐

哭畢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盥櫛奉魂

帛出奠香燭然後朝奠執事者設蔬果脯醢

祝盥手奠香燭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

列氏璋曰凡奠用脯醢者蓋古人家常有之如無

列其饌數器亦可大朝夕奠者謂除陽交接之時

子 18-110

惡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單子若昏月恐與敗則設饌如食頃去之止留茶酒果屬仍單之○補註本

注奉魂帛出就靈座人靈儀舉出也以下奉魂

食時上食奠儀夕奠如朝奠儀舉出也○補註

本註靈座當奠無時朝夕之間哀至朔日則於朝

奠設饌各一器禮如朝奠之儀

問於喪朝祭子為主朱子曰此喪父在父為主則

父在子為主各為妻之喪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

其喪注云各為妻之喪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

夫自為主也今以子為喪主則未安○高氏曰若

遇朔望節序則具虛饌其品物比朝夕莫差宗禮

疏曰上則月望不虛奠惟朔奠而已○楊氏復曰

按初喪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

奉饋奠今乃謂父在父為主父在子無主喪之禮

二說不同何也蓋長子主喪以奉饋奠以子為母

喪恩重服重故也朝奠則父為主者朔設奠以尊

禮也

者為主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斯夫若子

主之虞卒哭皆是既祭故其夫主之亦謂父在父

義與虞卒哭同耳

有新物則薦之如上

劉氏璋曰孝子之心事死如事生斯須不忘其親

也如遇五穀百果一應新熟之物必以薦之如上

奠儀凡靈座之間除金銀酒器之外盡用素

器不用金銀錢飾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

凡弔皆素服幘頭衫帶皆以

問今弔人用橫烏此禮如何朱子曰此是玄冠

以弔正與孔子所謂羔玄冠不以弔者相反

奠用香茶酒果物即別為文賻用錢帛五分厚者

之有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每為諸公所辟雖不就有

死喪負笈赴弔嘗於家豫灸雞一隻以兩縣絮

使有酒氣汁米飲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醜酒畢留

謂則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

哀誠酒食不必豐饌也

具刺通名其陰而先使人過之與禮物俱入

哭奠訖乃弔而退既通名喪家姓火燃燭布席皆

事進揖日竊聞某人頓首不勝哀悼出迎賓入至

仲慰禮後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奠

既酌茶酒後伏與奠喪止哭者祝脫讀祭文奠

於於賓之右舉奠賓主皆哭盡哀再拜主人哭

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日不竟

更某親某官奄忽頓首伏惟哀慕何以堪虞主人

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及某親伏蒙哀慕并賜

不勝哀感又修短有數痛毒奈何願仰幸恩德

賓制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讀喪者送至

湯而退主人

以下止哭

司馬溫公曰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有哀戚

之容若賓與亡者為執友則入弔婦人非親戚與

其子為執友嘗升堂拜母者則不入弔凡弔及送

喪者問其所之分導營辦食者為之執紼負土之

類母授及其飲食財貨可也○高氏曰既謂之奠

而乃燒香酌酒則非奠矣世俗承習不答拜者胡

○又曰喪禮賓不答拜非交則落一膝展手策之

依次半答若孝子等弔人卑則身位後與孝子

齊○楊氏復曰按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說

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朱先生說亦

莫而酌者初酌酒則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

人直以奠為酌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

然與此條所謂入酌跪酌似相抵牾蓋家禮乃初

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為正詳見家禮神條

○又按弔禮或奠禮主人拜賓不答拜此何義也蓋弔

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賓不答拜此何義也蓋弔

凶不亦泥乎其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財物為
慮尤非孝于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為貴
須使口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溝
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也○按古者葬地葬日皆決
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集覽
廉范杜陵人父遺亂客死於蜀范時年十五往迎
父柩船沉俱溺以救得免○郭平家貧力李親死
不能送葬遂賣身於富家為傭竟獲錢營墓葬葬
之○補註此以下皆治葬禮按禮大夫士三日而
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祖生則
祔葬其次若宰狄及有所妨碍則別擇地可也愚
謂人之死也其魂氣離散而歸魄暫存故及其未
甚腐敗而葬之于地則可以復其魂氣而有靈擇
地之法惟在識于丘隴之骨岡阜之支高地曰丘
高曰隴大丘曰阜大隴曰岡丘即阜之所分隴
即岡之所出支即來自大阜降自岡阜之形辨順
華胡氏潮曰察于陰陽之理審乎旋時之形辨順
道究分合別明暗定淺深崇不傷乎急早不失乎
緩折而歸之中若璞之所謂乘生氣者宜於是得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 主人既朝哭帥執事者於所
南其塋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遠觀或窺客
一人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
向設盞注酒果脯醢於其前又設盞金帛於二於
其東南其東有臺架告者所設其西無者執事者
所設也告者吉服入立於神位之前北向執事者
在其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跪祝執事
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祝執事
者反注取盞酌于神位前俛伏與少退立祝執事
立于告者之左東向跪祝執事者一人取酒注
于某官姓名敬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
營建宅兆神其保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
薦于神尚饗若歸則靈
拜徹出主人若歸則靈
座前天再拜後此
司馬溫公曰莅此或命筮者擇遠近或窺客為之
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註云非絕吉亦非絕凶

素服者但欲去華采金珠之飾而○補註本註
內謂外其塋出其上塋於外也○補註本註
庶之家有似丘墳氏儀節云后土之稱對皇天也祭
文今擬改后土
氏為土地之神

遂穿墳

司馬溫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窆而
惡棺以空者唯天子得為隧道旁穿土室而窆於其中
者按古者唯天子得為法其穿地宜狹而深狹則
不崩損添則
盜難近也

問合葬夫妻之位朱子曰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
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陳安卿云地道以布
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作灰隔 穿墳既畢先布灰細沙黃土并勻者於其上

為灰隔如棹之狀內以漆青塗厚二三尺則
容棺者高如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以四旁築
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
之及牆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柳則無以容漆青故
而此制又炭製木根碎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
而粘炭久結而為全不壞蟻盜賊皆不得進也

問柳外可用灰雜沙土不未于日只純用灰否曰
之梓外梓內實以和沙土不未于日只純用灰否曰
純灰恐不實須雜以沙土不未于日只純用灰否曰

其堅如石梓外須雜以沙土不未于日只純用灰否曰
人寸許既梓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
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火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
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十年不變問范

家用黃泥拌不炭實梓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
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漆青恐地氣蒸熱漆青
銘化棺有偏脂却不使日不青見用漆青似亦

但書傳聞多言用者法後來講究木梓經青似亦
答廖子麻日所問葬法後來講究木梓經青似亦

答廖子麻日所問葬法後來講究木梓經青似亦

無蓋但於穴底先鋪炭屑厚之一寸許其上鋪鋪沙灰四旁即開炭屑厚一尺許下四旁又下者相後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椁於其上四旁又下三物如前碑底及棺四旁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蟻蟻愈厚愈佳

刻誌石 無官則書其字曰某若某甫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之墓

天某官某公諱某字某其州某縣人考諱某其官母氏某封某年某月某日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某氏某人之女

子男某某官某氏之墓無封則云某封某氏夫無官則書官之姓名某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夫無官則書夫之姓名某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夫無官則書

則云某君某甫某氏之墓無封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夫無官則書

以鐵束束之置之嶺前近地而三四尺闊蓋處

時陵谷交遷或誤為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各有

能為掩之也 **造明器** 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

准令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非禮朝

官十五事○補註禮弓日之死而致不可為也

不可為也之死不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

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新琴瑟張而不平

筮備而不和有不發聲而無下帳謂林帳席席椅卓

筮其日明器神明之也

已苞 遺奠餘脯

劉氏璋日既夕禮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內註云

用便易者謂茅長難取三尺一道編之○補

註按儀禮註苞草也古稱苞直是也曲禮註苞者

苞裹魚肉之屬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見卷首

笱 竹器五以

司馬溫公曰今但以小窕貯五穀各五升可也○

劉氏璋曰既夕禮笱三容與蓋同盛黍稷麥其實

皆論註云皆湛之以湯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

為敬○補註按儀禮註笱箱通飯器容與蓋同論

語笱竹器容斗

二升見卷首

鬯 奠器三以盛酒醴○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

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大

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為非便從俗為之取

舉 古者擗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為之取

附其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是高二寸旁

立兩柱柱外施圓柄令小方枘入鑿中長出外柄鑿之

間須極圓活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極常適平

兩柱近上更為方鑿加橫杠兩頭出柱外者更

加小扁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杠短杠上或

實用不可闕者但如此制而以衣履棺亦足以少

如孝道路或更欲加飾則以竹為之格以絲結之

可為此虛飾但多用油單裹經以防雨濕而已

覽四角垂流蘇按考漆倦游錄經緯綵綉之卷五

通 通為之同心而下垂者曰通垂學虞夏則通

條頭黍為蘇吳都賦注流蘇者

五色羽飾帷四角而垂之也

朱子曰某舊為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延平先

生以為不切而今札文竟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

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耳○補註丘氏曰按治

棺下註云棺制僅取容身勿為高大方是推之大

約不過二尺餘而已若如卷首圖於兩杠間施以

亦無明說今擬施橫杠出兩長杠之外又於方枘

四隅各加一鐵鍊而兩長杠之上亦如之繫繩於

下鐵而用貫之於上隨其低

昂而操縱之如此則適平矣

娶 以木為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

寸以木為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

娶畫雲氣其線皆為雲氣皆畫以紫准格○補註

按喪大記註娶形似扇木為之在路則障車人持

則障作主 程子曰作主用栗厥方四寸厚寸二分

柩

寸厚十二分刻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勤前爲領
而判之四方居前八分居後齊其旁以通中圓
徑四分居三分六分之下距其面七寸二分以
粉塗其前面○司馬溫公曰府君夫人共爲一橫
○按古者虞主用桑將練而後易之以栗今於此
便作栗主以從簡便支無乘止用木之堅者積用
黑漆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制
程子曰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
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益損益損則不
成矣○朱子曰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
來牌子當如古制只不用牌二片相合及歿其旁以
適中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任後不中換了
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主式乃伊川先生
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雜世
官亦難速易但繼此不當作耳牌子亦無定制
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而中可
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於古禮
未考也今詳伊川主式書屬稱本註屬謂高
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與鄉幾公之類

遷柩 朝祖 奠 賻 陳器 祖奠

如此則士庶可通用月尺當省尺七寸五分
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圖以謂三司
帛尺即省尺程少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校之
亦不必屑屑然也
得一書爲據足矣
補註 丘氏曰祠堂本草下正云爲四龕每龕
置一卓子其上置積薪外各垂小簾無有藉
藉之說其說蓋出溫公書儀朱子既出不取
不用可也今不復爲圖而止圖積式從簡省
也有力者如式
亦無爲之不可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 設饌如朝奠祝酒
吉辰遷柩敢告俛伏與主人以下哭盡哀再拜蓋
古有啓殯之奠今既不坐殯則其禮無所施又不
可全無節文
故爲此禮也

揚氏復曰古禮自啓殯至辛哭更有兩交服之節
啓殯斬衰男子括髮婦人髻蓋小飲括髮今既
不塗殯則亦不啓殯不變服可也古禮啓殯之後
斬衰男子免至庚辛哭皆免此又是一節開元禮
主人及諸子皆去冠經以斜布巾帕頭亦故古意
家禮今皆不用何也司馬溫公曰冠而啓殯至辛
哭日數甚多若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啓殯其
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補註引所以
引柩車在軸轎曰佛此遷柩即古啓殯
奉柩朝于祖 將遷柩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衆
諸祠堂前執事者奉奠及椅卓次之銘旌次之
者奉柩次之主人以下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重服在前輕服在後服各爲氣侍者在末無服之
親男居男右女居女左皆次主人主婦之後婦人
皆蓋頭至祠堂前執事者先布席役者設靈座及
奠于柩西東向主人去蓋頭視帥執事者設靈座及
哀止此禮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

楊氏復曰按儀禮朝祖正柩之後遂於柩
之車于階間即家禮所謂大舉也方其朝祖時
別有輿轎註云輿轎狀如長林夫狀如朝祖則
僅可承柩轉之以輿轎之或以人故得朝祖既
徑則用輿轎蓋朝祖時載柩則有輿轎既重則
夷林後世皆謂之輿轎之意若但魂帛朝于祖
何可卒恐非謹之重之意也從儀禮制輿轎以朝
失遷柩朝祖之本意也
祖至祠堂前正柩用輿轎北首視帥執事者設
○輿轎也謂柩西東向主人以下跪位立哭盡哀也
如初東面也柩不統于柩神不西
而也不設柩東束非神位也
送遷于廳事 執事者設帷於廳事役者入婦人退
女哭從如初諸親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男
上南首而出祝讀禮畢執事者布席於前向主人以
下就位坐哭藉于西階之意遷柩在廳事正中少西

所以故古廟于西階之意遷柩在廳事正中少西

以放古啓乃代哭如未飲之前親賓致奠賻如所
陳器方相在前夜夫為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
明器下帳苞管冕以沐昇之次錄旌去附執之次
劉氏璋曰司馬溫公喪禮陳器篇內於下帳之下
有曰上服二字者註云有官則公服靴笏頭巾
官則備衫鞋履之類又人舉旁有妻貴賤有數
無人無之今書雖不曾載姑以此備引用
日晡時設祖奠饌如朝奠視料酒訖北向跪告曰
遵祖道從伏與餘加朝夕奠儀○司馬溫公曰若
極自池所歸葬則行日但設朝奠哭而行至葬乃
備此及下遺奠禮○補註按儀禮既夕
禮祖註為將祖奠也設于靈座之前

遣奠

厥明遷柩就舉奉夫納大槨于中庭脫柱上橫局執
事者欲祖奠視北向跪告曰今遷柩

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於帷中載
單視帥執事者遷靈座極前南向
司馬溫公曰啓殯之日備布三尺以重覆灰治之
布為之祝御柩執此以指揮役者○劉氏璋曰殯
禮云商祝拂柩用功布幅用俛余註曰商祝祝習
商札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亦布拂去棺上塵
土以修覆之為其形露也俛
之言尸也俛余覆尸之余也
乃設奠饌如朝奠有脯惟婦人不在奠畢執
事者欲脯納棺中置兒牀上遂徹奠
楊氏復曰高氏禮祝訖告曰靈輻既駕往即幽宅
敬陳遺禮承決終天○載謂升柩於棗也以新組
左右束柩於輿乃以橫木
祝奉魂帛升車焚香刑以箱盛主置帛後至是婦
合者哭辭盡哭而
婦畢長則不并也

發引

極行方相等前導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加朝服之儀出門則
以日暮之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
夫障之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
皆乘車馬親賓或先待於
墓所或出郭哭拜辭歸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
駐柩而奠如在家塗中遇哀則哭若墓遠則每舍
朝夕哭奠食時上食夜則主人
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之

及墓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在墓道西南親賓次在靈幄
步男東女西次北與婦人幄在靈幄西方相至以
至靈幄相直皆南向四隅明器等至東南北

至執事者先布席於靈幄極前南向
就靈幄內主人男女各就位哭主人諸丈夫立於
婦女立於靈幄內東向皆北上如左塗之儀○
補註喪歎哭位皆南上者尸南首也及墓哭位皆
北首也尸賓客拜辭而歸主人拜之乃窆先用木
灰隔之上乃用索四條穿柩底銀不結而下之至
打土則抽索去之別摺細布或生絹覆柩而下
之更不抽索出但截其餘棄之若柩無銀即不用索
柩底兩頭放下至棺上乃去索用布如前大凡下
棺最須詳審用力不可誤有傾墜動搖主人兄弟
宜親哭視臨視之已下再整柩衣銘旌令平正○
補註下棺也按禮下棺之日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
遠禮也北首之地也注北方謂之北也須南首
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地釋

秦王俊葬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書史足
能勉依其誌文但可直飲鄉里世家官扶始終而
已季扎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築云嗚呼有吳延
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后人知其賢也今但刻
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補註荀子曰葬埋敬
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
其錦詩系世敬傳其名也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其反如儀為親至家

哭望門祝奉神主人置于靈座於故處祝奉神主

人號位橫之井出主人以下哭于廳事及門哭人

魂帛箱置主後主人以下哭于廳事及門哭人

婦人先入哭于堂主人以下哭于廳事及門哭人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
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返其位行其

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揚

復日按先生此言蓋古者反哭于廟反諸其所養

謂親所行禮之處反諸其所養謂親所饋食之處

皆指反哭于廟而言也先生家禮反哭于廳事婦

人先入哭于堂又與古異者後世廟制不立祠堂

狹隘所謂廳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婦饋食亦在此

也

遂詣靈座前哭盡哀有弔者拜之如初謂賓客之

歸待反哭而復弔植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

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補註嚴陵方氏曰

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則哀

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人門而弗

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

可復見矣故哭泣辭踊盡哀而止矣太宗伯以喪

之別如此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

卷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家禮四

喪禮

虞祭

葬之日日中而虞或慮遠則但不出是日
之期氏曰骨肉歸土則初虞於所館行

不之孝子為其彷彿三祭以安之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潔可也執事者陳器具饌

盥盆悅中各二於西階西南上東金有壺巾有束

西者無之凡喪禮皆於西階西南上東金有壺巾有束

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其西置盥盆於盥盆前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

原性柔毛案盛禮齊哀鳴禱事向饗祝與主人哭
 再拜復位哭止牲用禾則曰禱不用牲則曰清
 酌廢羞裕合也欲亞獻主人為之禮如初終獻
 其合於先禮也亞獻主人為之禮如初終獻
 一人或男或女侑食執事者執事主人以下皆出
 為之禮如亞獻就添盃中酒主人以下皆出
 祝門主人立於門東向東向東向東向東向東
 如之專長休於
 他如如食開
 楊氏復曰士禮無尸者祝闕
 隔戶如食開詳見後四時祭禮
 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告啓門三乃啓門主
 人以下入就位執事者點茶祝立于主人之右西
 向告刑成飲主體之置故處主人以下哭再拜盡
 哀止出就次祝埋魂帛者埋於干處潔地罷朝夕
 執事者徹
 莫朝夕哭哀遇柔日再虞乙丁巳辛癸為柔日其
 至哭如初
 陳器具銀版明風與設蔬果酒饗明行
 神主于庭祝詞吹初虞為再虞為三虞為四虞為
 遠而途中遇柔日三虞甲丙戊庚壬為剛日
 日於所館行之遇剛日三虞甲丙戊庚壬為剛日
 虞為三虞虞事為成事若墓遠亦途中
 遇剛日且剛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卒哭禮弓日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
 吉祭易爽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饗並同虞祭
 酒瓶一於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饗並同虞祭
 酒瓶之西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饗並同虞祭
 質明祝出主同再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並同
 主人主婦進饗主人奉魚肉主婦蠶蠶奉黍稷
 之初獻並同奠祭惟祝版出於主人之左東向
 設薦成事下云來日爵稱于祖考某官所
 哀尚饗○按此云祖考謂亡者之祖考也

朱子曰温公以奠祭讀況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
 於主人之左蓋得禮意○楊氏復曰高氏祝祝進
 讀祝文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
 五情靡濟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向饗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階上東面告刑成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主人兄弟踈食水
 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楊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皆不
 受服蓋服以表哀哀漸衰則服漸輕然受服數更
 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哀愈
 衰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簡
 祔禮曰期而祔之人情然既祔禮既亡其本未不
 可致今三虞卒哭皆因周禮
 大第則此不得獨從服禮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饗若如卒
 之於兩堂堂飲即於廟事備側室
 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每室
 不設祖考位酒案玄酒瓶於作階上大樽二
 西階上具饗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考二
 人以上則以親者為難記日男子祔于主父則
 女子祔於主母則不難記日事於尊者可以及卑
 有難於尊者
 高氏曰若祔則設祖此及祖之位更不設祖考
 位若父在而祔則設祖此及祖之位更不設祖考
 位其生位之胡氏祔則設祖此及祖之位更不設祖考
 先生內子之喪主祔則設祖此及祖之位更不設祖考
 楊氏復曰父在祔則設祖此及祖之位更不設祖考
 從三年喪畢未遷南祔於祖此及祖之位更不設祖考
 早遷遷祖考此始考祔同遷也高氏父在三年喪
 遷祖考之說亦非但別室祔之說則非也○
 註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其祖考之說則非也○
 而告祔死者以當人此祔也父則祔于父之祖考
 母則祔于祖妣祔父則設祖考祔二位相母則設

祖妣一位而已早不取授專也按蓋冊呂氏日主
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相葬于祖廟
有祭即而祭之此說非也主人未除喪以主相祭
于祖廟祭畢復遷靈座猶存朝夕哭既除喪而
後主遷于新廟若母喪父在既除喪則相葬于祖
廟有祭即而祭之待父他日三年喪畢始考妣同
遷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質明主人以下哭於

靈座前主人兄弟皆俯伏於階下人哭盡哀止○

主妻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

之宗主此禮祭○禮註云稱于祖廟宜使尊者主

之諸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視軸簾啓橫奉所稱

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若在他所則

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還奉新主人祠堂

置于座西階上卓子以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喪禮

叙至門止哭視階橫出主知前儀若喪主非宗子

則唯喪主主婦以下還迎○禮註奉橫先在西階

卓子出主則在東叙立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叙

南面向之位上皆也叙立如虞祭之儀若喪主

非宗子則宗子主婦分立兩階之下喪主在宗子

之右喪主婦在宗子婦之左長則居前少則居後

祭之儀祭神在位者皆再降神若宗子自為喪

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祝進饌若宗子自

子行之並同辛哭祝進饌若宗子自

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之並同辛哭

但酌飲先請祖考妣前日子則宗子行之並同辛哭

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案盛饌于某考某官

封某氏陪孫某官向某氏次諸亡者前若宗子

自為喪主則祝版同前但云薦事于先考某官

府君遠于某考某官府君向某考某官

隨宗子所稱若亡者於宗子為早幼則宗子不拜

亞獻終獻若宗子自為喪主則主婦為亞獻親賓

主婦為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為亞獻

及初獻儀唯不讀祝視先納祖考妣神主于西

但初獻儀唯不讀祝視先納祖考妣神主于西

哭階下子之奉之反於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

階下子之奉之反於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

則亦哭送之靈哀正若祭於他所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稱若卒哭而稱則二年却都

無事孔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穆常為穆

故稱新死者下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

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

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

右穆之次一有遺遷則拜室皆遷而新死者當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孔子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于其稱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

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
一合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
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
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飲左傳杜註之說
遇四時祭日以衰服時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
家廟河也○楊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本盛祭就
廟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
畢反衰服哭奠于則至櫛

居喪雜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
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顏

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

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既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
形充屈如急行道無所復去痛極之容也墨衰

既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
形充屈如急行道無所復去痛極之容也墨衰

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想奠日月若助之速也至
大祥則精意寥廓不乘而已顏丁魯人望望後而

不顧之貌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槨可見也葬則無
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

不復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
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

之反也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與解同倦也憂謂

憂戚無憚○少連大連雜記注少連大連東夷之
人不卒而知禮

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

焉疆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

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補註非仁者不足以盡
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

其愛非知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知者觀其
理非疆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故於強者觀其志

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

章補註注云復常除服之
後樂章弦歌之詩也

檀弓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今居喪但勿讀
樂章可也○補

之者恐其忘哀也誦口所習稍暫為之亦可然恐
或曰亦木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已事也
為人說為語

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

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禮記
卷之六

卑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
之微雜記疏衰之喪既葬

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補註
疏衰

齊衰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曲禮

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

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

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

可也補註注云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
能自言而事行故許子病深雖有病扶之杖

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

百物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

而起不用扶也厥人果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病故有扶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耳

致聘奠狀

六位姓某

某物若干

石謹專送上

某人靈筵聊備

賻儀香茶酒食伏惟

歆納謹狀 年月日具位姓某狀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璋曰司馬溫公書儀云亡者官專其儀不日若手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下云狀謹封

謝狀 三年之喪未卒哭

具位姓名某

某物若干

若伏蒙 尊慈以某

發書某親違世大官云特賜

賻儀 隨事下誠

平交不用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

上謝謹狀

餘詞前但封皮

劉氏璋曰司馬溫公云此與所專敬之儀如平交別狀內收尊慈為仁私賜為親去下誠字後云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只用面簽題云某人下云狀謹封

慰人父母亡疏

慰者願

某頓首再拜言 降等止云頓首言 不意凶變 亡者官交仰云頓首言

邦國不幸先某位 無官即云先封君有契即加幾後皆放此先某位丈於某位府君之上○每云先某封無封即云先夫人○承重則云奄棄榮養者

官尊即云奄捐館舍或云奄忽薨逝母封至夫承人者亦云奄逝若生者無官即云奄連邑養

計驚但不能自己伏惟 平交云恭惟 孝心純至思

慕號絕何可堪居日月易邁遽踰旬朔 經時即云

小祥大祥禫除各隨其時 哀痛奈何罔極奈何不

審自罹荼毒 父在母亡氣力何如何似 伏乞

云伏願降 強加餐粥 已葬則俯從禮制某役事所

庶在官即云 未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

但云未由來 謹奉疏 平交 伏惟鑒察 平交以下不

備謹疏 宜謹狀 云不 日月具位 降等用 姓某疏上

云某官大孝 苦前母亡即云至孝 封皮疏上某官

大孝 具位姓某謹封 降等即用面簽云某官大

若慰人母亡 即云至孝 劉氏璋曰裝儀云父母亡日月遠云哀前平交以

下云哀次劉儀云百日內苦次百日外服次加尊

則稱苦前服 前今從劉儀

重封疏上 平交 某官具位姓某謹封

父母亡答人慰疏 嫡孫承

某稽顙再拜言 首去言字 劉氏璋曰劉儀某叩頭泣血言按稽顙而後拜以頭觸地曰稽顙三年之禮也雖於平交降等者亦

如此但去言字何則古禮受
亦必拜之不問勿廢故也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
母云先妣承重則祖父云先祖

先祖妣 攀號躡躡五內分崩叩天叫地無所逮
時隨酷罰罪苦父在母亡

及日月不居奄踰旬朔
則母與父同無望生全即日蒙恩去此四字祇奉

几筵苟存視息伏蒙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無
任下誠切下懷降等云特承慰問哀感良深云○

司馬溫公曰凡遭父母喪知舊不以書來平問是
無相恤之心於禮不當先登書不得已須至先登

四句 未由號訴不勝隕絕謹奉疏
降等云狀荒遠不

次謹疏 月日孤子
哀子承重者孫孤孫家

孤哀 姓名疏上某位
以下去此二字

孫 日父喪稱孤子
未子日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寡子溫公所稱遺聞

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
封皮重封並同前為孤子

慰人祖父母亡啓狀
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

某啓不意凶變
子孫不尊祖考某位奄忽違世

祖妣某封無官封有封有契已見上○伯叔父母若
姑即加尊字兄弟姊妹加令字降等皆加尊字若

彼一年之親有數人即加行第某位某位無官云
婦妹則稱以夫姓云某宅某姑今姊妹○妻則云

賢閨某封無封但云賢閨○子即云伏承今子
某位姪孫並同降等則承計驚惶不能已已

日賢無官者稱秀才
伏惟恭惟編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

不勝驚惶
伏惟恭惟編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

伏惟恭惟編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

伏惟恭惟編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

伏惟恭惟編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

可勝任
伯叔父母姑云親愛加隆哀慟沉痛何可

寒不審尊體何似
降等云所願何似伏乞下如前

深自寬抑以慰慈念
其人無父母即但云某事役

所願如前未由趨慰其於憂想無任下誠
平交不備如前謹狀日月具位

謹奉狀伏乞鑒察
平交不備如前謹狀日月具位

姓名狀上某位
服前平交封皮重封同前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
謂非承重者伯叔父母姑

某啓家門凶禍
伯叔父母姑不幸○子姪孫家

不先祖考
父母云先祖妣○伯叔父母云先祖

義家姊○弟妹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未
○子云小子某○姪云從子某○孫云孫某

忽棄背
子姪孫云幾舍弟幾舍妹○妻云室未

伯叔父母姑兄姊弟妹云推痛酸苦不自堪忍伏
○妻改推痛為悲悼○子姪孫改悲悼為悲念伏

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
平交降等

春猶寒
寒溫伏惟恭惟編某位尊體起居萬福

不用起居降等
某即日侍奉不用此句幸免他苦

未由面訴徒增哽塞謹奉狀上
平交謝不備如前

謹狀月日某郡姓名狀上名位
平交如前

重封如前

重封如前

重封如前

重封如前

行但裝儀舊有此式古人風
義敦篤富如此不敢撤剛

祭禮

四時祭

司馬溫公曰王制大夫士奇田則祭無田則薦註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高氏曰何休曰有牲曰祭
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用豚庶人無常牲祭
薦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非以卵麥以魚黍以
豚稻以馬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輪牲若祭以
羊則不以牛為羞也今人鮮用牲維設庶羞而已
○補註繼高祖宗子則祭高祖以下考妣繼曾祖
宗子則祭曾祖以下考妣繼祖宗子則祭考妣二
位而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立於祠堂中門外西向兄弟立於主人之南少
北上下孫立於主人之後重行西向北上置卓

於主人之前設香爐香盃瑤瑋及盤其其
插笏焚香羹醢而合以上旬之日其將以未
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下中甸之日又不吉則不
復卜而直用下旬之日既得日祝闈中門主人
下北向立如朔望之位皆再拜主人升焚香再拜
祝祝辭跪于主人之左讀曰幸孫某將以來月
日祇薦歲事於祖考卜既得吉敢告用下甸日
不言卜既得吉主人再拜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
拜祝闈門主人以下復西向位執事者立于門西
皆東面北上祝立于主人之右命執事者日孝孫
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歲事于祖考有司具修執
事者應日
司馬溫公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宦
者職業繁祭但時至事暇用二至二分然亦不必
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
於事亦便也○問舊常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
皆用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是如何朱子曰
卜日無定處有不度司馬公云只用分至亦可

前期三日齊戒
外主婦帥眾婦女致齊于內沐浴
更衣飲酒不得致亂食肉不得茹葷不
司馬溫公曰主婦必使長男長婦為之若或自欲
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于酒案之
北監視禮儀或老疾不能久立則休於他所俟受
日復來受胙祥神而已○劉氏璋曰祭義云齊之
所齊者專致思於祭祀也

前期三日齊戒

前一曰設位陳器
主人帥眾大夫深衣及執事者
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同考西此東各用
一椅一卓而合之曾祖考妣位於西此東各用
東皆如高祖之位世各為位不屬附位皆於東
西向北上或兩序相向其尊者居西妻以下則於
階下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盃於其上東茅栗
沙於香案前及逐位前地上設酒案於東階上別
置卓子於其東設酒注一爵酒盃一盤一受爵盤
一七一中一茶金茶笏茶盃托盤盤於其上
大爐湯瓶香匙大箸於西階上別置卓子於其西
設祝版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於階下之東
其西者有臺架又設
陳饌大於其東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
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
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為高祖有服不可不
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於祭
祭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
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
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
為疏數亦可見矣家禮又言大夫有事者祭於其
于裕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於高祖之
而祭必於廟惟宗子承家主祭在廟則不得祭而庶
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
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

前一曰設位陳器
主人帥眾大夫深衣及執事者
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同考西此東各用
一椅一卓而合之曾祖考妣位於西此東各用
東皆如高祖之位世各為位不屬附位皆於東
西向北上或兩序相向其尊者居西妻以下則於
階下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盃於其上東茅栗
沙於香案前及逐位前地上設酒案於東階上別
置卓子於其東設酒注一爵酒盃一盤一受爵盤
一七一中一茶金茶笏茶盃托盤盤於其上
大爐湯瓶香匙大箸於西階上別置卓子於其西
設祝版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於階下之東
其西者有臺架又設
陳饌大於其東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
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
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為高祖有服不可不
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於祭
祭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
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
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
為疏數亦可見矣家禮又言大夫有事者祭於其
于裕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於高祖之
而祭必於廟惟宗子承家主祭在廟則不得祭而庶
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
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

者盡反故處乃讀祝此其禮與虞禮同家禮則主
 人升諸神位前主人奉祖考妣盤盞一人執注立
 于其右斟酒此則與虞禮異稱謂虞禮神位惟一
 時祭則神位多家禮主人升諸神位前奉盞盞奉
 前東向立執事者對酒主人奉之奠于奉盞盞奉
 祖妣盤盞亦如之如此則禮人奉之意專若書儀則
 時祭與虞祭同主人諸酒注卓于前執事者左右
 手奉兩盤盞則其禮不嚴主人執注盞斟者神位
 以義起也○補註丘氏曰按家禮四代各一祝文
 以併一祝文
 亞獻主婦為之諸婦女奉炙肉及
 朱子曰祭如初獻儀但不講祝
 所刊家禮云惟不祭酒于茅湖本所云不祭酒
 茅是平日所謂祭酒于茅者為神祭也古者飲食
 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為神祭少牢饋食禮主
 人初獻尸祭禮而後啐酒卒爵主婦亞獻尸
 祭酒而後卒爵賓長三獻尸祭酒而後卒爵士
 虞特牲禮亦然凡三獻尸皆祭酒為神祭也釋射
 大射禮者獻侯先右簡火中次左簡皆祭酒為侯
 祭也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于茅湖本蓋或者
 以意改之故與他
 本不同失之矣
 終獻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為之眾
 笏執注就對諸位之酒皆滿立於香案之東南主
 婦升殿起飯中西兩正簡立於香案之西南皆先
 向再拜闔門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即降
 降後位闔門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即降
 在其後主婦立于門西東向家婦女在其
 後如有尊長則少休於他所此所謂闔門也
 楊氏復曰士虞禮無尸者祝闔門尸如食間註如
 尸一食九飯之類也又曰祝闔門尸註聲者欲
 意也今祭既無
 尸故須設此儀
 啓門祝聲三噫欲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其專長
 先沐浴於他所者亦入就位主人主婦奉茶分

進于考妣之前附位受胙祝事者設席於香案前
 使諸子弟婦女進之受胙主人執席北面祝諸高
 祖考前奉酒盤盞諸主人之右主人執祝亦諸位
 人指笏受盞盞祭酒時酒人之左授于主人日祝考
 命之飯各少許奉福于汝幸孫來汝幸孫使汝受祿
 于天宜祿千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于
 席前出笏伏與再拜稽首受飯嘗之實于左
 秀受飯自左亦如之主人執笏伏與立於東階
 上西向祝立於西階上東向告利成降復
 位與在位者皆再拜主人不拜降復位
 別氏璋曰韓魏公家祭云月祭飲福受胙之禮及
 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飲食之
 人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
 辭神主人以下納主人主婦皆升各奉主納
 如來徹于庭徹封之祈禱酒果饌肉食生傳
 燕祭主婦饌饌是日主人置分祭解取
 祭於親友送設席男女異處尊行自為一列南
 面次相對分東西向尊者一人則當中生其餘
 世為一行以東為上皆再拜于弟之長者一人少
 進立執事者一人執注立於其右一人執盞立
 于其左飲者指笏跪弟飲則尊者起立于其左
 受注斟酒反注受注跪弟飲則尊者起立于其左
 願某親備膺五福保族宜家授執事者置于尊者
 之前長者出笏尊者命取注及長者之盞置於前
 與眾男皆再拜尊者命取注及長者之盞置於前
 自斟之祝日祝事既成五福之慶與眾男皆再拜
 執事者立次就位飲酒皆編長者與眾男皆再拜
 伏與退立眾男進揖退立飲長者與眾男皆再拜
 諸婦女飲女尊長於內如眾男之儀但不跪既畢
 乃就坐燕肉食諸婦女諸室前飲男尊長再拜
 長酢之如儀乃就坐燕肉食諸婦女諸室前飲男尊長再拜
 之如儀乃就坐燕肉食諸婦女諸室前飲男尊長再拜
 長壽如儀而不耐遂就附在坐者備侯皆舉乃再

日如朝... 日先生母夫人忌日...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諱之辰...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正寢...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與主人...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啓門...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于外...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墓祭...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三月...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品各...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行坐...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祭后...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土...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如家...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序流...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獻終...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四盤...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姓名...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某官...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仲美...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上享...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祭不...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今人...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須告...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却出...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所用...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代祖...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會書...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俱焉...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今后...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元陽...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拜掃...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墓祭...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此時...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何有...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世代...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之徒...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了子...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不格...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張氏... 諸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 今以某親某官府君處

孔叢傳集解亦
朱子所輯次云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一
律呂新書一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
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
有異論也迨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
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
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
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
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
會麻湜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
特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摭是固不逮于
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
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嘗
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
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
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
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
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
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圓徑之數則漢斛之
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

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
通典具焉變官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
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
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藝豈
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
不深攷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
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擊於習熟見
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
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
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

律呂新考

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
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
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
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
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
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
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
抑季通之為此書辭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
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
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

意之彷彿季通於是亦許予為能知已志者故屬
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
之管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
武侯六十四陳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
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徒矣予雖老病僮及
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雍丁未正月
朔旦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秦神與名發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
世俗相節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于易象天
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
門掃教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季通生十年即使
西歸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
而誦之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承志學行之
朱子曰秦神與名發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
世俗相節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于易象天
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
門掃教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季通生十年即使
西歸稍長則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
而誦之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承志學行之

律呂本原

黃鐘第一 以漢志所
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

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一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圓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每重得九分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分十二以照方
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為實徑之數不盡三
毫八絲四忽今求圓積之數以徑三分四釐六
毫相乘得十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以開方
不盡之數二毫八絲四忽得一分十二分以管長九
寸分乘之得一千八百一十分為方積之數四分取三
為圓積得八百一十分

朱子曰本原第一章圓徑之數此是最大節距又
曰古者只說空圓九分不說徑二分蓋有徑有面
猶有奇也○彭齊齋曰黃鐘律管有周有徑有面
從長及積東漢鄭氏注月令論乘東漢蔡氏月令
章句論從長皆不易之論獨周得之說漢蔡氏以前
無明文漢律歷志開端未竟東漢蔡氏始創為徑
三分之說胡氏蔡氏又為徑三分四釐六毫積九分
之說宋人毫之說然致之古方圓則徑乘積率皆未
有合書依東漢蔡氏所言徑三分四釐六毫積九分
寸一分九釐二毫七絲三忽三微若徑內差一忽即
少一分九釐二毫七絲三忽三微若徑內差一忽即
無乃太狹蓋黃鐘空積忽微若徑內差一忽即不
合也○晉孟氏諸儒言徑三分圓九分又用徑一圓
三之法雖是古率然古人大約以此圓田若以齊

率推之徑一則圓三有奇如徑七則圓當二十
有二今依孟氏所言徑三分則圓九分四釐
二毫一絲五忽不但不止于九分也若依宋
數則徑當止有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不
及三分也此皆孟氏諸儒之說大慮其管欲耳然
一圓三分率若依十寸三分四釐六毫二絲三
長十分八厘七毫六絲三忽四微不但不止于
得三分三厘若依十寸三分四釐六毫二絲三
氏之說所以不合也宋蔡氏說徑一分二釐一
同至于用法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分十二
除之退徑之法以求管積今姑依其說以九分
置四退徑之法以求管積今姑依其說以九分
如此○又三分益一以三方分制置于九分之外
毫強不盡二毫八絲四忽○蔡氏之說但得九
乃得九分方分零四釐六毫二絲三忽四微
奇空圓內積實不但止得八百二十分乃得
四十六分五釐四毫五絲五忽五微○蔡氏
忽所占者如此則黃鐘之管無外方所當選者
及四分一以此知三分益一之外方所當選者
退算家大約以此知三分益一之外方所當選者
盡合也○今欲求黃鐘律管從長之說所以不
數者須依蔡氏多微管律之說又依和氏冲之
者率乘除方氣之說實得造律之本原其說
氏多微管律之說實得造律之本原其說
未發者今宜依此說先差微管律之本原其
短或長今宜依此說先差微管律之本原其
即取地長短之內每差微管律之本原其
可為即以此管分九寸十分化自然有氣應
作九毫毫作九分十分化自然有氣應
數及元氣運行自秒至寸十分化自然有氣應
十七之數凡用此管十分化自然有氣應
取此管九寸十分化自然有氣應

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
 九釐為分九分為寸為黃鐘蓋黃鐘之實一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
 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
 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
 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
 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圓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
 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
 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
 卽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為九卽十而取九者
 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
 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或問算到十七
何用未于日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大抵考究
其法是如此補註海虞氏悅曰子一為黃鐘
之律三其一則五為三三其三則寅為九三其九
則卯為二十七三其二十七則辰為八十一三其
八十八則巳為二百四十三三其二百四十三則
午為七百二十九三其七百二十九則未為二千
一百八十七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則申為六千
五百六十一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則酉為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三其九千六百八十三則
戌為五萬九千四十九三其五萬九千四十九則
亥為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是數為黃鐘
之實而定管之短長以三為絲故有五萬九千四
十九絲以二十七為毫故有六千五百六十一毫
以二百四十三為釐故有七百二十九釐以二千

黃鐘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為九寸
 丑三分二
 一為三寸
 寅九分八
 一為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為一寸 一為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為一寸 一為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為一寸 三為一分 一為三釐

一百八十七為分故有八十一分以一分之積九千六
 百八十三為寸故有九十分之積九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合絲毫釐分寸之數皆一十七萬
 日常數用十律呂之數用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
 九厘為分九分為十黃鐘之數歷十二辰至亥得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也以卯二十七約之為
 萬四千九百六十一申之數也以巳二百四十三
 者六千五百六十一辰之數也以未二千一百八
 約之為厘者七百二十九午之數也以酉一萬九
 萬八千七百八十三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
 在陽辰順而左行為寸分厘毫絲之法
 陰辰逆而右行為尺寸分厘毫絲之法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為一寸 九為一寸 一為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為一寸 二十七為一分 三為一釐 一為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為一寸 八十一為一分 九為一釐 一為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寸 二百四十三為一分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為一寸 七百二十九為一分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分 二百四十三為一分 二十七為一分 三為一釐 一為三毫	子	按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
--------------	------------------	----------------	---------------------------	----------------	---------------------------	--------------------	---------------------	--------------------	---------------------	------------------------	---	---	---------------------

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晉軒吳氏曰子一分者數起于得一也丑三分者其法為九分四其實為八也以下生者倍其數上生者四其實也其法以子折為三分每分五厘九千四百八十九五于三分之中得其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八釐六十為林鐘其實三釐一毫

生林鐘也于一折為九分每分得九千九百八十三釐三厘九分之中得八萬五千七百六十八釐六十四為南呂其實三釐三分

生太簇也自卯而下故此○黃鐘節曰其上云者十二辰分字以上如子一分五釐是也其下者十二辰分字以下如子一分五釐是也

黃鐘全數其下為損益相生之數○此損益數即下章十二律實數吳氏算法全數圖類今舉二律起例附此○子為陽辰黃鐘當位自得也丑為未衝林鐘以未而居丑居其衝也他放此衝一作衝餘載後辨證○補註子一分一為九寸為黃鐘之律也三其一分五釐為三分倍其一為二分為四分其二為八分其三為一十六分其四為三十二分其五為六十四分其六為一百二十八分其七為五百一十二分其八為一千零二十四分其九為二千零四十八分其十為四千零九十六分其十一為八千一百九十二分其十二為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

四其十六為六十四分其二十七為一百二十八分其二十八為五百一十二分其二十九為一千零二十四分其三十為二千零四十八分其三十一為四千零九十六分其三十二為八千一百九十二分

八十一則已為二百四十三分倍其六十四為二千零四十八分

百一十八分二十七為一寸以一百八為四寸餘
 二十分三為一分以十八為六分又餘二分一為
 三厘二為六毫共四十六分六厘為應鐘之律也
 百二十八為五寸則午為七寸八十一為一分以四
 百八十六為六寸餘二十六分九厘一分以十八
 為二分又餘八分一為一厘八為八厘共六寸二
 今八毫為律之律也下未一千二十四止得大
 呂半律之數百八十一百九十二止得仲呂半律之
 數不然而陰反以四而陽反以倍矣其上以三應
 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假令子一分則一為九
 寸是黃鐘之全數丑三分則一為三寸三為九
 九亦是黃鐘之全數卯三分則一為三寸三為九
 寅九分則一為一寸亦是黃鐘之全數辰六分則一
 其八故太簇得入寸卯二十七分取其十六則三為一
 寸亦是黃鐘之全數巳九分則一為一寸亦是黃鐘
 五寸三分辰八十二分六十四則九為一亦是一
 一分其下除數以倍陽數以四者假令黃鐘九寸
 下生則倍其實為一尺八寸以三分之每分六寸
 而得其一為林鐘即三分黃鐘九寸而得其一為
 也林鐘六寸上生則四其實為二尺四寸以三分
 之每分八寸而得其一為太簇即三分林鐘六寸
 而增其一者也餘放此其候氣之法六陽辰當位
 自得子居子而寅居寅也六陰辰則居其衝丑則
 居未而卯則居酉也其林鐘在未而呂在酉應鐘
 在亥而陰原無半數故無所增損其大呂在丑夾
 鐘在卯仲呂在巳為陽吹之則用半數方其應和
 候之則用一數方其氣應此特其本注之意耳究
 其實十二律自午以下則重上生而大呂夾鐘仲
 呂仍用全數而候氣之時則十二律皆用全數而
 旋相為宮則十二律皆然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鐘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口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口口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

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口口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

三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餘二第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二忽

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

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

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

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

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

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補註海虞氏說曰

四十七林鐘得其二則損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鐘之實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太簇又倍其一則

三萬九千三百六十故太簇之實十五萬七千四百

百六十四南呂又得其二則損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十八故南呂之實十萬四千九百九十九姑洗又

倍其一則益三萬四千九百九十九故姑洗之實

十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應鐘又得其二則損四

萬六千六百五十六故應鐘之實九萬三千三百

一十二蕤賓又倍其一則益三萬一千三百

故蕤賓之實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由是而上

生大呂當損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而為大呂八

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可也何反益蕤賓之一而得

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之數乎先儒云黃鐘生

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陰數倍其實陽數四其實大

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

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物占法而

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

之作樂而下生不和昔鄭氏重上生法所以為不易

之論也孝者以是求之則有得矣惜乎西山當時

失其說不能不使初學之疑也范氏曰從子至

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

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

生也長樂陳氏曰黃鐘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

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陽何則黃鐘至姑洗陽之

鐘也林鐘至應鐘陰以生陽何則黃鐘至姑洗陽之

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

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

陰也除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

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

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于仲呂其長比三寸五分

分有奇京房之法則至蕤賓重上生上生三寸五分

終于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五分

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鐘之律故

變律第五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八十六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口口八小分三百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二十四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三十二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口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口口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一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口口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算餘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不用

按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

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

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

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

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

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

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

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

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為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

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黃鐘林鐘太簇南

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

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為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口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

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也

朱子曰自黃鐘至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鐘之宮再生之黃鐘不及九寸只是

八寸有餘然黃鐘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復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鐘為

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鐘為變宮時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其餘宮亦

做此○補註按本註謂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如黃鐘為宮則林鐘為宮則

應鐘為宮則南呂為宮則太簇為宮則姑洗為宮則夷則為宮則夾鐘為宮則無射為宮則仲呂為宮則

變律為角則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宮則夷則為宮則夾鐘為宮則無射為宮則仲呂為宮則

應鐘為角則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宮則夷則為宮則夾鐘為宮則無射為宮則仲呂為宮則

變律為角則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宮則夷則為宮則夾鐘為宮則無射為宮則仲呂為宮則

應鐘為角則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宮則夷則為宮則夾鐘為宮則無射為宮則仲呂為宮則

不以之候氣非中
一 声故不為官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官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

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

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

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

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

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二分損益以為五

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官四八十一商亦七十

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以八十一乘之得七百五

十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二為官以九萬三千三百

一十二約之得八十一三分官損一得五百口口

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八為徵以九萬三千三百一

十二約之得五十四三分徵益一得六百七十一

萬八千四百六十四為商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

二約之得七十二三分商損一得四百四十七萬

八千九百七十六為羽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約之得四十八三分羽益一得五百九十七萬一

千九百六十八為角以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約

之得六十四○補註愚謂十二律雖生于黃鐘九

寸長短不齊及其聲相為官以生五聲二聲皆約

變聲第七

變官聲四十二小分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

按五聲官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

與徵羽與官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

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

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官之間近官收一聲少高於

官故謂之變官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

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

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

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官二聲以

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

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足三其數

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官變徵官不成

官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

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

宋子曰五聲之序官最大而商次之羽最細而角

商之大次官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

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官何也曰凡聲陽也

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後始於陽故而用

上而為半然後屬于陽而始於陰故即其始而用之

以為官因其每交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徵為

徵為羽為變官而皆以為官之用焉是以官之一

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

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

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象聲之所取

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

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

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補注此言十二律還相為宮生八十四聲其十

一得受注于黃鐘雖其管長短不齊及當月而為

六應則約以八十一分起數如應鐘全四十六分

變除律皆然如十一月黃鐘為宮斜益以生四十二

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宮

聲也南呂為徵太簇為宮則以大呂為角次鐘為變

得其正如變角為宮則以黃鐘變為變宮林鐘變

也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此黃鐘一均所以為

粹中之純粹者也所謂空積忽微者秀聲律長短

之數乃空積多寡之數其實則一而已矣牛牛大

呂變官是黃鐘變半聲太簇變官是黃鐘變半聲

日大呂太簇一牛聲姑洗羽一牛聲見六十調圖

鐘半聲故曰太簇姑洗二牛聲見六十調圖

六十調圖第九鄭氏注孔氏正義定

夾鐘羽夾	仲呂徵仲	夷則角夷	無射商無	黃鐘官黃
正	正	正	正	正
仲	林	無	黃	大
正	正	正	正	正
林	南	黃	太	姑
正	正	正	正	正
南	應	太	姑	蕤
正	正	正	正	正
無	黃	夾	仲	林
正	正	正	正	正
黃	太	仲	林	南
正	正	正	正	正
太	姑	林	南	應
正	正	正	正	正

大呂官大

應鐘商應

南呂角南

蕤賓徵蕤

姑洗羽姑

太簇商太

黃鐘商黃

無射角無

林鐘徵林

仲呂羽仲

夾鐘官夾

大呂商大

應鐘角應

夷則徵夷

蕤賓羽蕤

姑洗官姑

太簇商太

黃鐘角黃

南呂徵南

林鐘羽林

應鐘商應

其調終之如開離間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
無射聲應之焉專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著作
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
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螿動股
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
以濁聲結之如今俗樂亦只有商宮羽三調而已
沈氏筆談曰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
樂止有十五聲蓋本樂高子古樂二律以下故無
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階差高當在大呂太
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
近姑洗高一字近仲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
天字近夷則二字近南呂高二字近無射六字近
應鐘下凡字為黃鐘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字
為太簇清高五字為夾鐘清法雖如此然此調數
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例殺寄殺元殺之類
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
備哉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墜必周密布緹縹室中
以木為按每律各一按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
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曆而候之氣至則吹
灰動素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
動為君嚴猛之應其升降之數在冬至則黃鐘九寸
升五分二毫 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升三分
厘三毫 雨水則太簇八寸 升四分五厘 春分則夾鐘七寸
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升三分三厘 穀雨則姑洗七寸
一分 升四分口口五 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
毫四絲六忽 升三分口口三 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

八釐 升二分 大暑則林鐘六寸 升三分二厘 處暑則夷
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 升二分五厘 秋分則南呂五寸
三分 升三分口口 霜降則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
八絲 升二分二厘 小雪則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
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
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
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
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
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疆在律為尤疆在
呂為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差
疆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
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
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
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
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螻無非聲也
所謂黃鐘一辟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
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
則喜怒哀樂未發陰陽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

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與因
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
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
太祖患其聲高特減其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
樂北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二律帝雖勤勞
於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謂以尺而生律也
按此皆范蜀公之說○河南程氏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
有知音者將上下聲攷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律
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
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
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
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蓋因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
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
則不同○橫渠張氏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
者必能知之

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盡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
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
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鐘始於聲氣之元也班
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

鐘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
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
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是
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
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
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
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
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
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
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刻
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
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
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
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
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
若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
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
倫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
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于一百
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

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集覽）子穀秬黍中者實其命黍氏傳註黃鐘之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十斛為一石。江梁氏實曰觀蔡氏多微管之說實得造律本原。今宜依其說先多微管以對黃鐘之管或長或短之內每差纖微各為一管以埋地中候冬至驗之若諸管中有氣應者則知此管合于造化矣。按本註更迭以吹篥深以列是，以聲氣並言今但言氣而不言聲則知律管非可吹者也。

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

司馬遷律書

本文

改正

黃鐘八寸七分一宮	八寸十分一
林鐘五寸七分四角	五寸十分四
太簇七寸七分二商	七寸十分二
南呂四寸七分八徵	四寸十分八
姑洗六寸七分四羽	六寸十分四
應鐘四寸二分二羽	四寸二分三分二
蕤賓五寸六分三分一	五寸六分三分二
大呂七寸四分三分一	七寸五分三分二
夷則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五寸四分三分二
夾鐘六寸一分三分一	六寸七分三分一

無射四寸四分三分二 強六百 四寸四分三分二 口口二 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 強五百 五寸九分三分二 八十二

按律書此章所記分寸之法與他記不同所以難曉故多誤蓋取黃鐘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分而又以十約之為寸故云八寸十分一本作七分一者誤也今以相生次序列而正之其應鐘以下則有小分小分以三為法如歷家太少餘分強弱耳其法未密也今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全分七百二十九為三分一千四百五十八為二分二餘分之多者為強少者為弱列於逐律之下其誤字悉正之隋志引此章中黃鐘林鐘太簇應鐘四律寸分以為與班固司馬彪鄭氏蔡邕杜夔荀勗所論雖尺有增減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則是時律書尚未誤也及司馬貞索隱始以舊本作七分一為誤其誤亦未久也沈括亦曰此章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中畫耳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鐘為八十一分今以十為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為九十分亦以十為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

同也。其黃鐘下有宮太簇下有商姑洗下有羽林鐘下有角南呂下有徵字音志論律書五音相生而用宮生角商生徵羽生宮其理用隔見通達者是也仲呂下有徵夷則下有商應鍾下有羽字三者未詳亦疑後人誤增也下云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即是上文律數太簇八寸為商姑洗七寸為羽林鐘六寸為角南呂五寸為徵黃鐘九寸為宮其曰官五徵九誤字也

漢志曰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五康為一章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凡八十一章
維理會通入卷之三律呂精義
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五康曰律孔徑三分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六數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也五康曰林鐘長六寸四分
分以圓乘長得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諸入音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孟康曰太簇長八寸四分
按漢志以黃鐘林鐘太簇三律之長自相乘又因

之以十也黃鐘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又以十因之為八百一十林鐘長六寸六六三十六又以十因之為三百六十太簇長八寸八八六十四又以十因之為六百四十黃鐘應曆一統林鐘當期之日太簇應六十四卦皆倚數配合為說而已獨黃鐘云絲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蓋黃鐘十其廣之分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故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其數與此相合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者是也孟康不察乃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圓乘長而得此數者蓋未之攻也補註此下辨律之圍徑之數也置一得三
分圓也置一得六謂得兩箇三十六分也
後漢鄭康成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孔穎達疏曰有差其圍皆蔡邕銅劍銘曰禽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鐘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已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鐘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餘皆短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也
○韋昭周語註曰黃鐘之變也管長九寸

徑三分圓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按鄭康成月令註云凡律空圓九分蔡邕銅侖銘亦云空圓九分蓋空圓中廣九分也東都之亂樂律散亡邕之時未亂當親見之又曉解律呂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孟康韋昭之時漢斛雖在而律不存矣康昭等不通律呂故康云黃鐘林鐘太簇圓徑各異昭云黃鐘徑三分皆無足怪者隋氏之失豈康昭等有以啓之與不知而作宜聖人所深戒也。

魏徵隋志曰開皇元年平陳後牛弘辛彦之等撰律呂要等參攷古律度合依時代制律其黃鐘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自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今列其數云

晉前尺黃鐘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黃鐘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黃鐘三其一容九百二十五其一容九百一

十其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漢官尺黃鐘容九百三十九

古銀錯題黃鐘侖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鐵尺黃鐘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四十七

後魏前尺黃鐘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後周玉尺黃鐘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後魏中尺黃鐘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後魏後尺黃鐘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東魏尺黃鐘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寶常木尺律母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鐵尺律黃鐘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圓徑或同而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旁庇其腹使有盈虛也。

按梁表尺三律與宋氏尺二律容受不同史謂作者旁庇其腹使有盈虛則當時制作之疎亦可見矣晉前尺律黃鐘止容八百八黍者失在於徑三分也古銀錯與玉尺玉斗合玉斗之容受與晉前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不甚相遠但玉尺律徑不及三分故其律遂長而尺長於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蓋自漢魏而下造律竟不能成而度之長短量之容受權衡之輕重皆戾於古大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本朝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寸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鐘之倫則黃鐘之倫固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圓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為堅證因謂圓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鐘之管止容九黍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按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鐘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圍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為說耳未可以為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倫謹權衡章則以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為長積千二百黍以為廣可

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又漢斛銘文云律嘉量方尺圍其外廐旁九釐五毫容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嘉量之法合倫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一十寸為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為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為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為分者二千六百二十則黃鐘之倫為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寸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黍廣之分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自然之數也自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為圍之謬其後韋昭之徒遂皆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為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樂雖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襲皆不能獨胡安定以為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

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
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又參之於
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
子化生萬物者也補註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孟康曰
元氣始起于子未分之時天地人
子數獨一也

○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
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律

按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為黃鐘之律

卽此置一而九三之以為寸法者其術一也夫置

一而九三之既為寸法則七三之為分法五三之

為釐法三三之為毫法一一之為絲法從可知矣

律書獨舉寸法者蓋已於生鐘分內默具律十分

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

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

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

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千一百八十七

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二百四十三二

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

之則為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

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

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

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

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

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

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顧自淮南太史公之後

卽無識其意者如京房之六十律雖亦用此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然乃謂不盈寸者十之

所得為分又不盈分者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

為強弱不知黃鐘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寸不

盈分者十之則其奇零無時而能盡雖泛以強弱

該之而卒無以見強弱之為幾何則其數之精微

故有不可得而紀者矣至於杜佑胡瑗范蜀公等

則又不復知有此數而以意強為之法故通典則

自南呂而下各自為法固不可以見分釐毫絲之

實胡范則止用八百一十分乃是以積實生量之

數為律之長而其因乘之法亦用十數故其餘筭

亦皆棄而不錄蓋非有意於棄之實其重分累析

至於無數之可紀故有所不得而錄耳夫自絲而

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
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
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
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五十八主十二月下生夷
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
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
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按呂氏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簡志
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
不過以數之多寡為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

而無倫非其本法也補註劉勰注曰黃鐘律長九寸一分
分也以黃鐘數三分損一分以常數計之九九八寸一分
數五十四蓋林鐘律長六寸一分二寸七分下生林鐘
十四分也以林鐘數三分益一分以常數計之六六五寸
九分蓋蕤賓律長八寸一分一寸八分上生蕤賓
九分蓋太簇律長八寸一分一寸四分上生太簇
數四十八其實南呂律長五寸四分以常數計
之五九四寸五分三厘言四寸四分以常數計
也餘做此愚謂律呂所以候氣自黃鐘之管陽皆
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
此呂氏淮南子為不易之管也至于調器調聲則
用后杜氏通典十二子牛聲之法焉蓋正聲倍子
為母子半倍為子今蔡氏本註不知候氣作樂
有用倍用半之不同乃謂呂氏淮南
子律呂陰陽錯亂無倫亦未之盡也

律書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

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
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口口二十四○申六
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口口九十六○酉一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
千口口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一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
六

按此即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數其分字以上者
皆黃鐘之全數子律數實寸數辰分數午厘數申
毫數戌絲數其五卯已味酉黍則
三分律寸分厘其分字以下者諸律所取於黃鐘
毫絲之法也假令子一分則一為九寸是黃鐘之
長短之數也全數五三分二則一為三寸三分
九亦是黃鐘之全數五三分二則一為三寸三分
實九分八則一為一寸亦是黃鐘之全數九分九
其八故太其上下相生之序則晉志所謂在六律
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為陰則得其
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丑為林鐘卯為南呂巳
為仲呂大呂夾鐘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
天地之氣相應其寸分釐毫絲皆積九以為法詳
見上章

漢前志曰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

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
 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
 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
 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
 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
 鐘始而左旋八入為伍補註五廣曰從千數辰至未
 入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耦也八入
 為耦愚按漢前志謂下生大呂與后志言下生上生
 皆拘以陰陽不知○律書曰術曰下生者倍其實三
 重上生法故也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假令黃鐘九寸下生
 其法乃為六寸而得林鐘林鐘六寸上生則四其實
 為二尺四寸三其法乃為八寸而得太簇他皆數其
 取一為所生之數也

○漢後志曰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體
 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陰生
 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
 生不得過黃鐘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鐘之數實皆
 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鐘律呂之
 首而生十一律者也補註皆三而一謂倍之四
 之皆三分而得其一也

和聲第五
 漢前志曰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
 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

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
 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

按黃鐘為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鐘故其正
 聲不為他律役其半聲當為四寸五分而前乃云
 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
 於大呂之變宮夾鐘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
 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
 此其所以最第而為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為
 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
 最為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唯杜

佑通典再生黃鐘之法為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
俗說見下條○補註空積即空圓積實正數也忽
 微即餘分小數也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
 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他律為官則有空積若
 鄭氏分一寸為數千儀禮經傳通解云此言黃鐘
 惟于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官則黃鐘之為高角
 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為
 役也此與通典變律之說相發明而本志
 所言有未盡者故別其大要附于此云

黃鐘	子	黃鐘生林鐘	未
林鐘	太簇	太簇生南呂	酉
南呂	姑洗	姑洗生應鐘	亥

應鐘生蕤賓 <small>午</small>	蕤賓生大呂 <small>丑</small>
大呂生夷則 <small>申</small>	夷則生夾鐘 <small>卯</small>
夾鐘生無射 <small>戌</small>	無射生仲呂 <small>巳</small>
仲呂生執始 <small>子</small>	執始生去滅 <small>未</small>
去滅生時息 <small>寅</small>	時息生結躬 <small>酉</small>
結躬生變虞 <small>辰</small>	變虞生運內 <small>亥</small>
運內生盛變 <small>午</small>	盛變生分否 <small>丑</small>
分否生解形 <small>申</small>	解形生開時 <small>卯</small>
開時生閉掩 <small>戌</small>	閉掩生南中 <small>巳</small>
南中生丙盛 <small>子</small>	丙盛生安度 <small>未</small>
安度生屈齊 <small>寅</small>	屈齊生歸期 <small>酉</small>
歸期生路時 <small>辰</small>	路時生未育 <small>亥</small>
未育生離宮 <small>午</small>	離宮生凌陰 <small>丑</small>
凌陰生去南 <small>申</small>	去南生簇嘉 <small>卯</small>
簇嘉生降齊 <small>戌</small>	降齊生內負 <small>巳</small>
內負生分動 <small>子</small>	分動生歸嘉 <small>未</small>
歸嘉生隨時 <small>寅</small>	隨時生未卯 <small>酉</small>
未卯生形始 <small>辰</small>	形始生運時 <small>亥</small>
運時生制時 <small>午</small>	制時生少出 <small>丑</small>
少出生分積 <small>申</small>	分積生爭南 <small>卯</small>

爭南生期保 <small>戌</small>	期保生物應 <small>巳</small>
物應生質未 <small>子</small>	質未生否與 <small>木</small>
否與生形晉 <small>寅</small>	形晉生惟汗 <small>酉</small>
惟汗生依行 <small>辰</small>	依行生包育 <small>亥</small>
包育生謙待 <small>未</small>	謙待生未知 <small>寅</small>
未知生白呂 <small>酉</small>	白呂生南授 <small>辰</small>
南授生分鳥 <small>亥</small>	分鳥生南事 <small>午</small>

按世之論律者皆以十二律為循環相生不知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十七分有奇不成黃鐘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之算或棄或增夫仲呂上生不成黃鐘京房之見則是矣至於轉生四十八律則是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而亦無所用也况律學微妙其生數立法正在毫釐秒忽之間今乃以不盡之算不容損益遂或棄之或增之則其畸贏贅虧之積亦不得為此律矣又依行在辰上生包育編於黃鐘之次乃是隔九其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每律統五律蕤賓應鐘每律統四律大呂夾鐘仲呂夷則無射每律統三律三

五不周多寡不例其與反生黃鐘相去五十百步之間耳。意者房之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為六十，故其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者不可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鐘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鐘，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鐘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曉也。補註按本註謂依行在辰上生包有龜於劑鐘之大則包育下亥子宮敗為子空自辰至

子方是開九而非隔八也。其黃鐘林鐘太簇姑洗每律統五律蓋一子統五十一未統五末寅統五寅一酉統五酉一辰統五辰每律統四八律中五律也。其寅應鐘每律統四律蓋一午統四午一亥統四亥每律統四十八律中四律也。呂夾鐘仲呂夷則無射每律統三律蓋一丑統三丑一申統三申一卯統三卯一戌統三戌一巳統三巳每律統四十八律中三律也。

杜佑通典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林鐘為徵，則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

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無射為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仲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仲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仲呂為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依京房書，仲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成韻而崇，乃以仲呂為宮，猶用林鐘為商，黃鐘為徵，何由可諧。

按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其論應鐘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商徵皆濁於宮，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又謂仲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夫音曲之切然，仲儒所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爲律，包育為徵，果成音曲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為黃鐘，而不知變至於六則數不生。雖或增或減成就使然之數，強生餘律亦無所用也。補註仲儒但見應鐘全四十六分六厘，知應鐘用其全終實用其半則徵清而宮濁也。但見仲儒為十二律之方遂謂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不知夾律有六則其韻皆足矣。

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鐘始。黃鐘之管九十三分，損益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

射上生仲呂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四此

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法又制十二鐘

以准十二律之正聲補註吳氏澹曰吹十二管之聲

則聲以漸而高千是各如其管聲之高下而鐘十二

鐘焉其聲合于九十之管者其鐘名黃鐘其鐘聲如

十二管之以漸而高者名大呂名太簇名夾鐘名姑

洗名仲呂各終有林鐘名夷則名南呂各無射名

應鐘此十二鐘之名也蓋十二鐘之聲又鬼氏為鐘

由律而起十二鐘之名則由鐘而得也

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

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三義一義

云半十二律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鐘二義云從於律

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鐘以所得管之律

數然後半之以為子聲之鐘其為變正聲之法者以

黃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

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

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鐘三分益一得八

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

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二

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鐘又上下相生以至仲

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為子聲之律

按此說黃鐘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

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鐘黃鐘八寸五萬

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

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律

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

謂黃鐘不復為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

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鐘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

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鐘又不

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鐘又不用變半

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其詳見於前篇之八章

補註按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倍字當作于一

本注所謂正律正半律也二義本注所謂變律

又上下相生之法此下至末釋上二義也

作半儀禮傳通解云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數

或高則官商失序而聲不諧和故取其半律以

子聲常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聲以為用

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

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得其本律而為半律

又合上生之數此律杜氏言不而無變律而

云林黃以下仲呂上生之所不及故無變律而

黃太林姑南應布之計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

為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

二十八聲而已杜氏又言變律上下相生以至仲

呂則用也今雅樂皆有四清音其原蓋出于此

既欠八聲且無變律則其法又太疎略而用有

周者覽者詳之臨江梁氏曰律有正變倍半得

為鐘之義蔡氏十二律皆有半律蓋鐘佐之失也

五聲小大之次第六

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遇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不及

羽補注潘室陳氏曰五聲大小之相次固本於黃鐘為宮若五聲旋相為宮則十二律皆可為宮非特黃鐘為宮而已如應鐘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鐘為角蕤賓為徵夷則為羽無不皆然然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而有奪倫之患故立此五聲以調之

官必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于君若民若事若物皆當以次降殺所以律中有以半聲相應者蓋以其臣或過君民或過臣事或過民物或過事故不用正聲而用半聲以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不相奪倫也

○律書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官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通典曰古之神瞽攷律均聲必先立黃聲之均五聲十二律起於黃鐘之數九八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為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八十一則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徵生商三分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二加十八於商生羽三分五十四則分各十二以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餘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以羽故羽數四十八也角數四十八則分各六十四以角故角數六十四也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鐘為均用五聲之法以

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按宮聲之數八十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鐘一均之數而十一律於此取法焉通典所謂以下十一辰辰各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者是也夫以十二律之官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等卑莫不有序而不相陵犯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為五十四在黃鐘為徵在夾鐘為角仲呂為商者其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蓋亦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呂反生黃鐘黃鐘又自林鐘再生太簇皆為變律已非黃鐘太簇之清聲耳胡安定知其如此故於四清聲皆小其圓徑則黃鐘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鐘二聲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皆以次小其圓徑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則亦不成樂矣若李照蜀公止用十二律則又全然不知此理者也蓋樂之和者在於三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蜀公之法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則其臣民事物豈能尊卑有辨而

也此五聲小大之次也是黃鐘為均用五聲之法以

不相陵犯乎晉荀勗之笛梁武帝之通亦不知此

而有作者也梁武帝通樂志梁武帝自

注一玄英通二音陽通三朱明通四白藏通補

說止是黃鐘一均之數非餘律之通法合詳通典

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如林鐘為

均則以八十一為五十四二十七為十八之類也

愚按蔡氏本註意謂十一律雖生于黃鐘九寸長

短不齊及生五聲皆納以十八一分起數三分損

益與黃鐘同故曰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沈括以

五十四在黃鐘為徵在夾鐘為角在仲呂為商不

知五十四在黃鐘律皆以爲徵也朱子曰唐末喪亂

樂人散亡孔壞樂前村自以私意撰四清聲古者

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夾聲六若用清聲四

官則本聲輕清而高餘聲重濁而下又曰所謂四

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變官變徵第七

春秋左氏傳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

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

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補註二氣杜解以

氣也二體舞者休有文武也三類風

雅頌也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器也

○漢前志曰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

出納五言汝聽補註按漢書下文云七者天地四時

人之始也願以歌示五帝之言與今

書文

○淮南子曰官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

鐘不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

為謬補註按淮南子羽生角下有角生姑洗姑洗生

注曰黃鐘二句又曰此于正音故為和無不字劉績

則南呂無射應鐘此十二律之序也如黃鐘為官

律長九寸即前九寸八十一故官聲八十一黃鐘

三分損一即前八寸四分三十分即前八寸四分

十四故徵聲五十四林鐘為徵律長六寸四分

商律長八寸即前八寸四分三十分即前八寸四分

所謂三分損一即前八寸四分三十分即前八寸四分

一上生姑洗為角律長七寸四分三十分即前八寸四分

數六十四故角聲六十四復以三分損一即前八寸四分

數不行之數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則又各以本律之

實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姑洗角林鐘

約之也黃鐘宮與太簇商大簇商與姑洗角林鐘

徵與南呂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至姑洗角林鐘

鐘徵南呂羽與黃鐘宮相去各二律則音節遠姑

洗角六十四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故每以十二

長四十六分六厘即前所謂本成數四十二故變

官聲四十二應鐘數三百八十四三分益一上生

蕤賓為徵徵律長六十二分八釐即前所謂本成

數五十七故變徵聲五十七蕤賓數五百一十二

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餘數又不行此聲近官

以止于二也變官比官少高變徵少下近官

徵而羽姑洗生應鐘變官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

角徵羽姑洗生應鐘變官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

于正音為和應鐘生蕤賓變徵同入正音角羽之

鐘不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

為謬補註按淮南子羽生角下有角生姑洗姑洗生

注曰黃鐘二句又曰此于正音故為和無不字劉績

則南呂無射應鐘此十二律之序也如黃鐘為官

律長九寸即前九寸八十一故官聲八十一黃鐘

三分損一即前八寸四分三十分即前八寸四分

十四故徵聲五十四林鐘為徵律長六寸四分

商律長八寸即前八寸四分三十分即前八寸四分

所謂三分損一即前八寸四分三十分即前八寸四分

一上生姑洗為角律長七寸四分三十分即前八寸四分

數六十四故角聲六十四復以三分損一即前八寸四分

數不行之數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則又各以本律之

實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姑洗角林鐘

約之也黃鐘宮與太簇商大簇商與姑洗角林鐘

徵與南呂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至姑洗角林鐘

鐘徵南呂羽與黃鐘宮相去各二律則音節遠姑

洗角六十四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故每以十二

長四十六分六厘即前所謂本成數四十二故變

官聲四十二應鐘數三百八十四三分益一上生

蕤賓為徵徵律長六十二分八釐即前所謂本成

數五十七故變徵聲五十七蕤賓數五百一十二

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餘數又不行此聲近官

以止于二也變官比官少高變徵少下近官

徵而羽姑洗生應鐘變官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

角徵羽姑洗生應鐘變官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

于正音為和應鐘生蕤賓變徵同入正音角羽之

按宮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正聲者五聲故以起調卑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六十八調第八

周禮曰春秋大司樂凡樂圖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圃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入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按此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只有宮角徵羽四聲無

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

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為調也

或問周禮大司樂說宮商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自是四樂各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鐘為宮應鐘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註家之說非也

禮記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鄭氏注

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

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二分去一上生者三分

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孔氏疏曰黃

鐘為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

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鐘為第二宮上生太簇為

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鐘為角太

簇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

鐘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

徵下生應鐘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

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鐘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

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

徵下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鐘為角蕤

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

鐘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

鐘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
 徵上生夾鐘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仲呂為角夷
 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鐘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仲
 呂為羽上生黃鐘為角夾鐘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
 徵上生仲呂為商上生黃鐘為羽下生林鐘為角無
 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為徵上生黃鐘為商下生
 林鐘為羽上生太簇為角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
 鐘為徵下生林鐘為商上生太簇為羽下生南呂為
 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補註朱子曰按鐘
 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夾宮五声之正聲
 此而旁又自夾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
 夾宮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勞故立宮之法至
 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声十二管故不
 及二变而上爲六十律增入二变二十四
 声合爲八十四声自唐以來注者如此云

○淮南子曰一律而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
 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
 律曆之數天之道也補註按淮南子天之道也下有
 以三除之四句劉績注曰如黃鐘九寸下生林鐘
 倍則二九一十八寸以三除之三十六寸上生林鐘
 止六寸是也上生者如林鐘上生太簇則四六二
 十四以三除之三八二十四太簇止八寸是也餘
 並做

按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
 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鐘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

官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補註云周
 屬卯正東方之律也致天神以爲之宮則以帝所
 出之方也雷入面鼓也縣之曰鼓有柄曰鼗雷爲
 天象也孤竹特生者雲和山名冬至陽生之若
 丘象天之形故以祀天神而奏其樂也南鐘即林
 鐘也屬未西南方之律也致地示以爲之宮則以
 寄所居之位也靈六面鼓也絳竹竹枝根之永生
 者空桑山名夏至陰生之始方澤象地之形故以
 祭地祇而奏其樂也黃鐘屬子正北方之律也取
 人鬼以爲之宮則以幽陰之方也路四面鼓也取
 往來之義於竹生于山北者龍門山名則以祭宗
 廟而奏其樂也或問周禮祭天神地祇人鬼之時
 則其樂或以黃鐘爲宮或以林鐘爲宮未如何
 不用而只册四声迭相爲宮未知其五声不備又
 何以爲樂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也那
 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吳氏澄曰凡作樂必律呂清
 成樂今既各自爲用何自而成樂乎

後漢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蒙必周密布
 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方位
 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
 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隋志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
 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
 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
 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
 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

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為按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實葭草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飛灰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牛弘對曰飛灰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吹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日別而月異也今十三月於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于篇各曰律譜其略云漢興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以為水德寔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廢徵蒼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以為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源至于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於後劉歆典領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至於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

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人栖誠學筭祖暉問律於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為太常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並以聞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斯以後律又飛灰候景之亂臣兒喜於大樂得之後陳宣帝詣荊州為質俄遇梁元帝敗喜沒於周適欲上聞陳武帝立遂以十二管銜為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大建乃與均鐘律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於黍之縱橫古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也補註按山堂考索曰夫氣應有節不齊與陰陽大小之不等耳非如常填常寒時勝時兩足以驗政治之得失也陰陽家使人多忌諱遂以君暴臣縱月異而時不同端答于律氣之盛微則非矣宜乎牛弘不能答高祖之問也○索隱曰晉武帝時汲冢人牛弘不準發魏襄王塚得竹書數十卷其紀年十三篇書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亡啓位啓位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抑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書多禮簡斯札音武乃詔東晉隨額分釋之不姓也音

方鳩反後律曆志殿中候氣用玉律十
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耳

度量權衡第十

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

度

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為羨也表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以為度者以為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十分寸為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皆以人體為法又曰婦人十寸謂之咫
又曰丈夫也則制以八寸為尺十寸為丈
八尺故曰丈夫
璧也其徑三寸不雅曰肉倍好謂之璧
肉地也上下兩旁各三寸并孔三寸廣圓徑九寸
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以取方則長十寸廣八寸矣故曰璧羨以起度又曰璧羨度尺王
夫度在禮則起于璧羨在樂則起黃鐘之長先王
以為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廢故作此使天下之
有考

淮南子曰秋分蕞定蕞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蕞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

芒也定者成也

○說苑曰度量權衡以粟生之一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易緯通卦驗以十馬尾為一分○孫子算術曰璧

所吐絲為忽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十毫為一釐

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

○漢前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

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

有之起積一千二百黍

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而五度審矣

按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鐘之長積千

二百黍為黃鐘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自晉

宋以來儒者論律圖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為徑

三分之說苟徑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

有奇與千二百黍之廣兩不相通矣房庶不知徑

三分之為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說范獨

公又從而信之其過益又甚矣

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

古人用黍以置量衡非數而稱量之也一倉內容

必以千二百為之準有餘則易之以小不足則益

之以大小大得而後稱量之是其多寡輕重雖出
于黍而黍之大小則制于律矣黍命于律律不命
于黍古人參在之法蓋如此如蔡之說則律命于
黍黍不命于律藉使長之所累廣之所積參會意
差亦非古人之意况
決不能以相通于

隋志十五等尺

一周尺前漢志王莽時制散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為晉前尺○祖冲之所傳

始知為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餘焉乃都著
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
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漢

郡盜發魏襄王塚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

韻聞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新律命之晉

梁武錄律繼云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

年中書考古器擦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

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泉

四曰金錯望泉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

姑洗微強西京望泉微弱其餘與此尺同每八寸此

尺者最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按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為近古蓋

漢去古未遠古之律度權量衡猶在也故班氏所

志無諸家異同之論王莽之制作雖不足據然律

度量衡當不敢變於古也自董卓之亂而樂律散

亡故杜夔之律圍徑差小而尺因以長荀勗雖定

此尺然其樂聲高急不知當時律之圍徑又果何

如也後周以玉斗生律玉斗之容受則近古矣然

當時以斗制律圍徑不及三分其尺遂長於此尺

一寸五分八釐意者後世尺度之差皆由律圍徑

之誤也今司馬公所傳此尺者出於王莽之法錢

蓋丁度所奏高若訥所定者也雖其年代久遠輪

郭不無消毀然其大約當尚近之後之君子有能

驗聲氣之元以求之古之律呂者於此當有攷而

不可忽也

二晉田父玉尺梁法實比晉前尺一尺七釐世說稱

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

試以校已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梁武帝鐘律

緯稱從上相傳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周

尺東昏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籥餘定七枚

夾鐘有昔題刻迺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

次訓定最為詳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曰通又依新

尺為笛以命古鐘

按此兩尺長短近同

三梁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蕭吉云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測影

按此即祖暅所算造銅圭影表者也

四漢官尺晉時始平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地得古銅尺

蕭吉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冷道縣舜廟

下得玉律度為此尺傳暢晉諸公讚云荀勗新造鐘

律時人並稱其精密惟陳雷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

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枝四分

時人以咸為神

按此兩尺長短近同

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實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

按劉徽九章註云此尺長於王莽斛尺四分五釐

然即其斛分以二十倫約之知其律止容七百二

十分六釐六毫六絲有奇則其徑為三分三釐弱

爾然則其斛分數與王莽斛分雖不同而其容受

多寡相去未懸遠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蕭吉云晉氏

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周市尺

即鐵尺一尺二十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末用玉尺之前雜用此

等尺

十東魏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魏史律曆

志云公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

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

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

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

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鐘之長以定銅尺有

律理會通不卷三十三

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志

武定未有論律者

十一蔡邕銅侖尺後周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

八釐從上相承有銅侖一以銀錯題其銘見制律祖

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侖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

盧景宣長孫紹遠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後

因修倉掘地得古玉斗以為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

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

其律與蔡邕古侖同

按銅侖玉斗二者當是古之嘉量當時據斗造尺

但以容受乘除求之然自魏而下論律者多惑於
 三分之徑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容受析之為一十
 一萬八百分有奇一斗計二百餘以二百約之得
 五百五十四分有奇為一論之分以算法攷之其
 徑不及三分故其尺律遂長然權量與聲尚相依
 近也唐之度量權衡與玉斗相符即此尺爾
 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
 四釐開皇初調鐘律尺及平陳後調鐘律水尺此宋
 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制與晉後尺
 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略相依近當由人間常用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五律呂新書
 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
 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
 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
 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遺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
 勘用為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鐘
 律並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曆志
 度之若以大者稠黍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臾
 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
 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
 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

之為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
 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柘黍體大本異於
 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論
 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
 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
 尺度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
 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
 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
 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於
 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五律呂新書
 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
 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諾明王盛軌同律
 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
 於理為便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
 妥等久議不決既平陳一以江東樂為善曰此華夏
 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平陳後
 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律以一尺二寸即為市尺
 按此即本朝和峴所用影表尺也平陳以後蓋用
 此尺范蜀公以為即今大府帛尺誤矣
 十三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實比晉前尺

一尺二寸八分六釐今大樂庫及內出銅律一部是萬寶常所造名水尺律說稱其黃鐘律當錢尺南呂倍聲南呂黃鐘羽也故謂之水尺律

按萬寶常之律與祖孝孫相近然亦皆徑三分之法也

十四雜尺劉暉漢天實比晉前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間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按十五等尺其間多無所取證所以存而不削者要見諸代之不同多由於累黍及圓徑之誤也

山堂考索曰右尺十五等隋志以有焉所造前尺與周尺同故以校諸代之尺有加無減如晉尺

尺則加七厘梁表尺則加二分有餘漢官尺則加三分有餘魏尺則加四分有餘與夫秦尺則加五分有餘是則古人之尺短于後而後人之尺漸長于前也豈非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與

五代王村準尺比漢前尺一尺二分見丁○本朝和

峴用景表石尺比漢前尺一尺六分見丁○大府布

帛尺李照比漢前尺一尺三寸五分見溫公○阮逸

胡瑗尺橫累一百黍比大府布尺七寸八分六釐

鄧保信尺縱累百黍短于大府尺九分長于胡瑗尺九分五厘見鄧保信奏議○

大晟樂尺徽宗皇帝指三節為三寸長于王村尺二分

一十八分弱阮逸胡瑗尺一十七分短于鄧保信尺三分大府帛尺四分見大晟樂書

一宗景佑三年丁度等詳定黍尺鐘律丁度等言鄧

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而成

八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圓九分容

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

不同其侖合升斗深濶推以算法類皆差舛不同周

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

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所製又復不同至

於律管侖合升斗斛豆區鬴亦率類是蓋黍有圓長

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

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曆謹詳

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攝地

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

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鐘

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

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侖自辰本法保信黍尺以長

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

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侖之黍再累

成尺不同其器量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

獨用詔悉罷之又詔丁度等詳定大府寺并鄧保信

阮逸胡瑗所制四尺度等言漢志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前史稱其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刻款銅斛尺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承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矣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周之圓法歷代曠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重八錢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尺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錢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

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與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當詔和峴等用景表尺與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錢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鐘律之者俾攷正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亦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錢經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謹攷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寺○周禮東氏為量攷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滿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舖鄭氏注容為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鑄方尺積于寸于今粟米法少二升

八寸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 其鬻一寸其實一
 豆故齊魯作唇杜子春云當為 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耳在旁重一鈞三十 聲中黃鐘之官 補註王氏曰東
 可本也 者有堅栗難渝之意先王之為量使四方無敢渝
 為則萬世守之以為法以立天下之信而無敢渝
 焉所以名義謂之東氏夫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鐘焉之香量之用金錫與鐘同金錫之為物
 必煉之使精不復耗然後可久焉故始千權之
 以取之其輕重之齊次于準之以取其高下之平
 于量之以取其多寡之均然後以之為錫焉子
 曰六十四升為鬻管子曰百升而後成鬻以東氏
 之則鬻為百升而所謂鬻則解也夫五量之法其
 數不起于黃鐘之會十會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
 斗十斗為斛律曆志曰其法用銅方尺而鬻為合
 有飛焉其腹為斛其鬻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
 伴人曰鬻一升斛三升以鬻而鬻以鬻一合鬻
 三斛則一豆矣所謂鬻豆則鬻也然則鬻尺內方尺
 而鬻其外其實一鬻鬻其上下而鬻其鬻一
 寸其實一豆則鬻其下而鬻其鬻其鬻一
 一升三言其左耳矣至于右耳則其實一合鬻
 內方面外鬻則天地之象也其鬻一寸其鬻三寸
 則陰陽奇偶之義也方寸則鬻百寸鬻六寸
 十二寸其一百六十二寸深尺鬻一千六百二
 十寸方八寸則鬻六十四寸四鬻旁三十九寸六
 分八厘共一百二十二寸六分八厘深十寸則鬻一
 千三百六十八分是蓋
 肩融與漢解同法也
 按周鬻容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合計一百
 三萬六千八百分為一千三十六寸八分鬻攻漢
 斛容十斗實二千合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為一千
 六百二十寸蓋方尺鬻其外疣旁九釐五毫故鬻
 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攷周家

八寸十寸皆為尺范蜀公曰周鬻方尺者八寸之
 尺深尺者十寸之尺方八寸鬻其外疣其旁則鬻
 一百三寸六分八釐深十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
 八分與漢斛同法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千寸又
 云鬻其外者為之唇二說皆非是方鄭氏之世漢
 斛尚在豈偶不及見與抑鄭氏以為周鬻之制異
 於漢斛與
 漢志曰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
 黃鐘之會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一
 百實其會以井水準其槩合會為合十合為升十升
 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鬻其
 外旁有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
 合會其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鬻而鬻方左一
 右二陰陽之象也其鬻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
 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之官始於黃鐘而
 反覆焉○隋志載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鬻其外
 疣旁九釐五毫鬻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
 十寸容十斗○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
 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
 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

今寸為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計之於今斛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祖冲之以圓率攷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疾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疾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按斛銘文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圖其外循四角而規圖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也疾旁九毫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累百六十二寸者方尺累百寸圖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

十寸疾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寸累百六十二寸為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容十斗也漢志止言旁有疾焉不見九釐五毫者數猶有未足也祖冲之所算云少一釐四毫有奇是也胡安定之法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律是也范蜀公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寸其律非也蜀公惑乎徑三分

之說遂生圖分之法自古算法無所謂圖分也圖其外以為之唇與安定之深一尺六寸二分蜀公之深十尺二十五分其制皆非也律之圖徑古無

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鐘之俞亦無由可得其實自漢以下律之所以不成者其失皆此之由也補註平與律同按方圓算法此斛外圍內方內旁合六寸四分謂之魏每角五分四角合二寸方尺旁共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寸累百六十二寸為容一斗深一尺累千六百二十寸為容十斗也注中容一千六百之容當作累

淮南子曰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為歲故四鈞為石○漢前志曰權衡者

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宮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一十六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

八易有十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為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也補註一十六斤十斤為鈞孟康曰付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鐘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一十六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八易有十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為宜圓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也

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斤者三百八十四
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鍊者萬二千五百
十物歷四時之象也圓而環
之者謂五鐘之形如環也

○隋開皇中以古斗三升爲一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以一尺二寸爲一尺大業中依復古法○大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升合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至武延秀爲太常卿以爲奇玩以律與古玉尺玉斗升合獻焉開元十七年將攷宗廟樂有司請出之勅惟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銅稱二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醫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大唐貞觀十

年歲次玄枵月旅應鐘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檢會歲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勅脩定稱磨銘云大唐貞觀稱同律度量衡匣上有朱漆題稱尺二字尺亡其跡猶存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一斛一稱是文收總章年所造斛正圓而小與稱相符也

與玉斗相符者卽此聲也夫後周玉斗意者必古之嘉量但無寸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容受乘除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真多惑於徑三分之說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既小其律必長律長則尺亦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黃鐘之管止徑二分七釐七毫有奇圍八分一釐有奇零五分五釐四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夫容受同則量與權當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依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惑於三分之徑律與器始皆失之矣好古博雅君子於此蓋不能無憾焉

朱子曰禮記註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極分明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史記所載甚畧却是要緊處如說律數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數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生之却生更律國語有七聲之說但韋昭解得無理會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蓋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攷唐以後都無可攷胡安定與阮逸李照諸議合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燕之意思甚好司馬公與范蜀公議又不可合司馬比范又低器公可通典皆似未曾看筆談所論過于范馬遠致器數其精亦似未曾看筆談所論過于范馬遠甚今世人無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是故本通之書諸儒莫能及也○廖子瞻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屬鳳鳴而生六律呂之序然則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時同功况度量權衡皆起于律而衡運生規規

生四圍生矩繩直準平至下定四時與六樂悉由
是出故曰律者萬事之根本李者詎可廢而風雅十
載○補註旅典呂同技儀孔經傳通解有風雅十
二詩譜乃趙彥所傳云仰開元遺所也古聲士
減已久不知當時二師何所攻而為此也竊疑古
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
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嘆發其聲故漢晉之間
舊典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
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協一字則古詩篇篇可
歌無復餘崩之嘆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情聲為調
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及則姑存此
以見歌聲之彷彿矣如樂者致其得失云

性理會通卷二十三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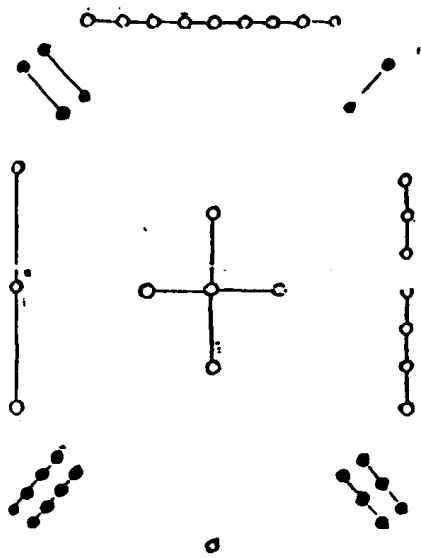
洪範皇極內篇一

九峰蔡氏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
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
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
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
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
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
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
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空變
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
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
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
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
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
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
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
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
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
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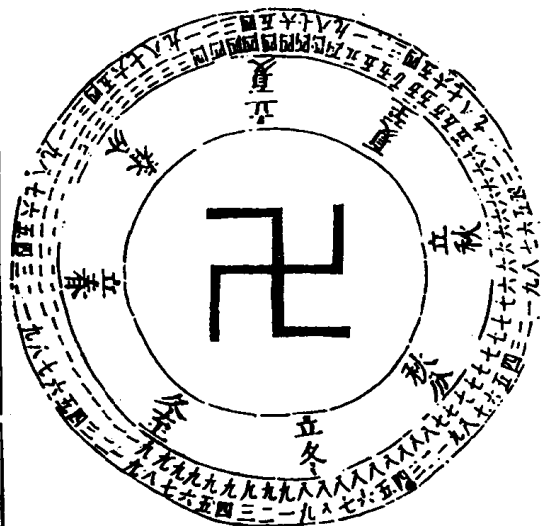
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關幽莫倫攸攸秩然有天
 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相連所見辭雖
 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
 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
 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貴氏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純錫神而數
 不傳九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為一書于是有能
 數圖有八十一章六
 千五百六十一度

洪範皇極圖



九九圖數圖



九九方數圖

九二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一
九二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一
九三	八三	七三	六三	五三	四三	三三	二三	一三
九四	八四	七四	六四	五四	四四	三四	二四	一四
九五	八五	七五	六五	五五	四五	三五	二五	一五
九六	八六	七六	六六	五六	四六	三六	二六	一六
九七	八七	七七	六七	五七	四七	三七	二七	一七
九八	八八	七八	六八	五八	四八	三八	二八	一八
九九	八九	七九	六九	五九	四九	三九	二九	一九

九九行數圖

○一一冬至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一

二二立春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一

三二

三三春分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立夏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夏至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〇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立秋
六七
六八
六九
〇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秋分
七八
七九
〇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立冬
八九
〇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冬至

九九積數圖

一	九	八	十	一	七	百	二	十	九						
二	十	八	百	六	十	二	一	千	四	百	五	十	八		
三	二	十	七	二	百	四	十	二	千	一	百	八	十	七	
四	三	十	六	三	百	二	十	四	二	千	九	百	一	十	六
五	四	十	五	四	百	〇	五	三	千	六	百	四	十	五	
六	五	十	四	四	百	八	十	四	千	三	百	七	十	四	
七	六	十	三	五	百	六	十	七	五	千	一	百	〇	三	
八	七	十	二	六	百	四	十	八	五	千	八	百	三	十	二
九	八	十	一	七	百	二	十	九	六	千	五	百	六	十	一

洪範皇極內篇上

此三篇猶易繫辭上下傳及說卦之意也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信而已天者明而信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信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信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信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囚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冲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者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網緝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贖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補註天地網緝四句出易大傳本義化者也化生形生者也贖無亂也夫化生者因陽塞而化醇者尤雜亂若覆土之陵忽生草木積水之澤忽出魚虫誰其尸之皆无極二五妙合而凝也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為虛釋氏為無刑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烏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復之盛也

卷二十四 禮記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亦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補注知序所以為德之終也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眾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空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空暗也虛明則精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空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卑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相為首尾者取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取長者盛而消者衰取進者利而退者鈍取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失得相

卷二十四 禮記

形事之紀也補注其一一一長一消一進一退一以夫得相形為事之紀也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

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逸陰陽之積互藏其善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補注此言清濁也其或使之莫或禦之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為信

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

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

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

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補註初一次

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此洛書九數之序也曰

五行曰敬用五事曰農用八政曰協用五紀曰建

用皇極曰又用三德曰明用稽疑曰念用庶徵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洪範九疇之目也洪範九

疇自箕子發之故洛書九

數而九舉先生演之也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

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

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

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察天知

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

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

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

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

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

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與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

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

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

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

神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

智具而體著矣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

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者

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

性而自強不息焉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

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

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

自形而上者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

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

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補註詳見太

極圖小註中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

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

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

二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補註以下是九

紫釋張子之意

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為而妙於斯
 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常之時義大矣哉補註朱子
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者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
管天地之心爾又曰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
 出則育神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出也順
 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
 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
 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
 得之而天下和平補註靈峯胡氏曰春屬木夏屬火
坤上焉則火生土土生金金者又順以相生冬屬
焉則木尅土土尅水生者又逆以相尅土金順以
相生所以為秋之尅木土逆以相尅所以為春之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
 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實見
 明禮而后可與適道守禮而后可與治民達禮而后
 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
 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

不言也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疑靜已而動
 動已而靜一靜一動為屈為伸為鬼為神人心之妙
 萬化之窮動靜之微窮者老反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
補註機猶牙也軸猶車軸也皆發動
之所由者也蓋智則翕聚仁則發散也
 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也形
 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於火水
 火者未離乎氣者也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數之方生
性理會通入卷十四
 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為物終始
 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惟一橋之
 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二氣之初理妙於無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為之先
 大本其原或為之後復往之間大本太始復往無已
 二者不同一而已矣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
 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下其儀先後其施
 一行一立為闢為翕何千萬年無終窮焉
 洪範皇極內篇中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

圖聖人以之而敘曉卦者陰陽之象也。曉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為象。則奇零而無用。是以象為數。則多耦而難通。

亦非二致。理一。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易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意。吳氏曰。河圖自一至十五。五點之在焉。背者其旋。毛之圖。存如星象。故謂之圖。洛書自一至九。四十五。畫之在龜背者。其背文之折。有如字。故謂之書。愚謂。河圖無四偶。其體。圖然。虛其中。但用其外。則方。故聖人以其中之。則。故。聖人。以之。而。敘。曉。乾。坤。其。實。其。良。難。與。坎。震。與。巽。陰。陽。之。象。也。六。二。為。木。二。七。五。為。土。五。行。之。數。也。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奇者五行之迭運。象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也。而虛中。用八。則存乎偶。洛書。體方。非無偶也。而德實。用九。則存乎奇。陰陽者。五行之體。此。天地之。所以。形。四。時。之。所以。成。也。五。行。者。陰。陽。之。用。此。人。物。之。所以。生。萬。化。之。所以。凝。也。豈。不。其。妙。矣。乎。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效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正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數者動

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

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為體。體復為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

有對則凶。謂一與九對。二與八對。則凶也。下言上。下相應。陰陽相求。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理有相須。理有應。則吉。意中正特立。而當時。獨盛。與木盛。金衰。水寒。火囚。物不滿。大釋。有對。則凶。意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究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正者。歷。萬。世。而。不。變。時。者。因。時。勢。而。制。宜。故。君子。靜。則。立。乎。正。而。動。則。俟。乎。時。也。

為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為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為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為土而脾。其德信也。補註。此以河

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其德為腎。其德為智也。地二。生木。而天七成之。其德為心。其德為禮也。天三。生火。而地八成之。其德為肝。其德為仁也。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其德為肺。其德為義也。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其德為脾。其德為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

而之乎。靜者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為體。體復為用。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有對則凶。謂一與九對。二與八對。則凶也。下言上。下相應。陰陽相求。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理有相須。理有應。則吉。意中正特立。而當時。獨盛。與木盛。金衰。水寒。火囚。物不滿。大釋。有對。則凶。意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曷究終始。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正者。歷。萬。世。而。不。變。時。者。因。時。勢。而。制。宜。故。君子。靜。則。立。乎。正。而。動。則。俟。乎。時。也。

為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為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為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為土而脾。其德信也。補註。此以河

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其德為腎。其德為智也。地二。生木。而天七成之。其德為心。其德為禮也。天三。生火。而地八成之。其德為肝。其德為仁也。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其德為肺。其德為義也。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其德為脾。其德為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

十八而五千八百三十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列而次之自一而九自九而一一逆一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互相變通五則常中有吉無凶禍亡而福隆君子之所為官是故一變始之始二變始之中三變始之終四變中之始五變中之中六變中之終七變終之始八變終之中九變終之終數以事立亦以事終而

一圖八十一圖天地有定之數也

醉無常與時借通補註一五以下以九加之至於六也用著未數醉無常之數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乎自一而九自九而一雖歷萬變

惟理會通入卷三十四皇極內篇

而五常中焉補註即上章互相交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

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

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敘也

方隅對待中五合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

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謂相為經緯也補註

款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入卦九章相為表裏朱子曰河圖以生成合陰陽合者未嘗不分故內外之文有賓主之辨洛書以奇偶分陰陽分者未嘗不合故對待之中有流行之妙其曰經緯者非是也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也蓋經言其正緯言其變也河圖表可以畫卦其曰表裏者非是此指此為裏

九者生數也十者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已

具而有體未形而有形者變化見也有體而無體者

其用藏也是故兩以潤之陽以燥之寒以欽之煥以

散之風以動之其生物也不測其成物也不忒生居

物先成居物後故能為奇故能為偶補註九者陽之

之成數也陽以陰為體故未形而有形陽中有陰

天下之數九而已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

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

天下之數起于一而極于九九後

朱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

惟理會通入卷三十四皇極內篇

五為一十合三與七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

其六為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亦為十

二為支十于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柔

剛也十于實五行也十二支實六氣也五行六氣實

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天萬

物之所以生故自體言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

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幾微聖人之能事也

補註天之十于五于陽五于陰也地之十二支六支剛六支柔也以陰陽對待言之則謂之休以陰陽往來言之則謂之用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

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補註：靜則察乎數之常，所以明乎數也；動則達乎數之變，所以誠乎數也。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與。補註：得天地之正氣，則有吉無凶；有凶無吉，一定而不移也。得天地之間氣，則有吉無凶，有凶無吉，一定而不移也。得天地之正氣，則有吉無凶，有凶無吉，一定而不移也。得天地之間氣，則有吉無凶，有凶無吉，一定而不移也。

數由人與，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人因

理以看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

天下後世者也。補註：數即上章道也。退消長之道也。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美，使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

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

大矣哉。補註：言著數之用，其大如此。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補註：此所謂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

有比德，惟皇作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補註：解見書傳。

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

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補註：上承上章而言，皇建其有極，安于數者，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守焉者也。此德特焉者也。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昏，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補註：聖學即數學也。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為義，心雖公亦私耳。

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為貞。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大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衰也，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之時之中乎。補註：伏羲神農時日俱中堯舜三代日遇中而時猶中也。

五行在天則為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則為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天之五氣，雨暘質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暘為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為氣。二變而三不變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陰陽之雜也。故二能變而三不能變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細縵雜揉，開闔動盪，相生則水、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自陰而陽也，順自陽而陰也，逆水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實制之，木謂下火之炎上木之萌直其德以順而成，順而生者，金之從革，其德用制而成自然之理也。

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曆書曰：曰伏焉，謂伏土居其中。因時致旺，四時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

矣夫。月令增置土行，謂曰中央土，然擊于夏月之後，二行也。近代以一季之月而五分之行，各七十有未免刻舟之固，是豈足語造化之微也哉。補註：水之生木，此自陰而陽之所以順也。火之克金，此自陽而陰之所以逆也。曰伏者，前郊祀志，伏以金代未而申此至于罰者。

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格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忿勝好，性理會通入卷三。

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荷生者禽獸而已矣。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也。或曰：支指五矣。耳、鼻、何有焉？曰：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

原者氣之始也，冲者形之始也，中者治之極也。用者物之室也，終者事之畢也。原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閑也，戎者智之司也，中者信之完也。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也。補註

此下皆釋數名之義也

原元吉幾君子有終數曰原誠之原也幾繼而善也

君子見幾有終吉也潛勿用有攸往正靜吉數曰潛

藏也勿用有攸往陽微也正靜吉正而靜所以吉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無不利也補註此釋原

也而八十一數之義皆可以類推耳

原之一一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數曰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也終之九九曰君子令終萬福攸降

數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補註此釋原中終三數

與幾也中之五五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數曰各正

千五百六十一數之義皆可以類推之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宣時

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類從也君子時之為

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補註蓋法四位年

與月有會則吉有對則凶原之一一其會者也九九其對者也

數終而復乎一其生生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

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春之始也萬物之終萬

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極乎靜者所

以根乎動前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一者以乘

九九八十一也八十一其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也六千五百六十一其六千五百六十一而

四千二百〇〇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也餘做此補註數約下九而復于一九九首尾為一此一歲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

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

合錯綜燦然於天地之間矣補註十千者五行之陰

柔剛也

洪範皇極內篇下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

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莫於下數之

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

性理會通不參主兩皇極內篇 主九

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

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

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為九野中央曰

星曰北極上規七十二度東方曰蒼天其星亢氐房

虛危室西北曰苍天其星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

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參井南方曰炎天其星

鬼柳星張東南曰陽天其星別地為九州東南曰揚

州東南曰揚州東南曰揚州東南曰揚州東南曰揚州

日會稽其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澤曰具區其川三江

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其

日制州其利丹銀齒其澤曰雲夢其川江漢其

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利漆絲象其民二男三

田其川榮維其澤曰澗其利漆絲象其民二男三

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利蒲魚

沂山其澤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澤曰望諸其川淮泗

澤地九階南面三階東西北面各二階共為九階
九經九緯國中之路縱者九涂謂之經橫者九涂
謂之緯

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
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
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度其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
丈十丈為引審其容以千二百黍實之合為合十
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其重百黍為一銖十
銖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斤
重理會通本卷十四

斤為鈞四鈞為石書曰同律度量衡傳曰黃鐘為萬
事根本也補註六本當作律
本解見律呂新書

昔者聖人之原數也以決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
以順性命之理析事辨物彰往察來是故天數五地
數六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五為五行六為六氣陽
性陰質五行之性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六氣之
質曰胎曰生曰壯曰老曰死曰化木之質也曰楊柳
曰桃李曰松栢曰竹箒曰禾麥曰草火之質也曰木
火曰石火曰雷火曰油火曰蠶火曰蠶土之質也曰
砂曰石曰玉曰土曰壤曰泥金之質也曰汞曰銀曰

金曰銅曰鐵曰鉛木之質也曰澗水曰井水曰雨水
曰溝渠曰陂澤曰湖海木之物也曰鮫鯉曰蛇曰龍
曰鯉魴曰小魚曰鯢火之物也曰蟾曰鳳曰雉曰鷹
隼曰燕雀曰鸞曰鸞土之物也曰蟾曰蟾曰人曰蚺
蛛曰蚓曰蠶金之物也曰鹿曰馬曰麟曰虎曰豹曰
毛蟲水之物也曰解曰蟹曰龜曰蝦曰蚌曰蠍木之
器也曰疏器門憲曰琴瑟曰規曰算篩曰耒耜曰網
罟火之器也曰登春梯棚曰文書曰繩曰冠冕曰棹
棹曰履跣土之器也曰腹器筐篋曰圭璧曰量曰秤
車曰盤孟曰棺槨金之器也曰斧鉞曰印節曰
重理會通本卷十四

矩曰弓矢曰簡冊曰械校木之器也曰平器權衡曰
輪磨曰準曰鏡匱曰研椎曰厠國道順者事之象也
吉凶者事之著也順而吉者木為歡石為和谷為慶
穀為婚姻為產孕為胎胎火為熱樂為舞舞為文書
為言詔為歌舞為燈燭土為工役為循常為盟約為
田宅為福壽為墳墓金為財子為按察為更革為軍
旅為錢貨為刑法水為交易為遷移為征行為酒食
為田獵為祭祀道而凶者木為桎梏為驚憂為醜惡
為壓墜為天折為產死火為訟為顛狂為口舌為
災為為焚災為震燬土為反覆為欺詐為離散為貧

身為疾病為死亡金為征從為龜免為青降為爭
 為傷損為殺戮木為空賦為囚獄為徒流為淫亂為
 叱咄為浸瀆補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天地
 天中為生一之主六居地中為成數之主五又曰
 屬中者以其居一三七九之中也六又曰陰中者
 以其居二四八十之中也無當作續野中戰國死
 亡之處有人血積年而成瘞海中介魚似蟹雖生
 屬機投道區俗作區鏡匣也思章燕氏曰葉什戰
 作範數主于洛書自一衍為九九其名數因于大
 玄也戴九履一故丙午丁九壬子癸一左三右七
 故甲卯乙三庚酉辛七二四為肩故未申二辰巳
 四六八為足故戌亥六丑寅八惟戌巳
 虛中戊附于巳為四巳附于午為九
 筮者神之所為乎其著五十虛一分二掛七以三
 之觀左右手歸餘於劫兩奇為一初標三二兩偶為
 二初標二二奇偶為三初標四二初標細也其目
 也綱一函三以虛待自目一為一以實從細兩標
 九數具八操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
 化如環無端天命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
 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君子曰筮者
 神之所為乎大事用年其次用月其次用日其次用
 時補註此言著筮數之法也兩奇為一兩偶為二奇
 一標為三蓋初標為細除初劫之數則其餘數再標
 連標一是一三右手是一為兩奇再標左手連標一
 是二右手是二為一偶再標左手連標一是一四右手
 是二為兩偶也初標左手連標一是一四右手是二
 奇偶再標左手連標一是一四右手是二為奇偶也

綱一函三以虛待自目一為一以實二綱如初標
 兩奇為一則再標兩奇為一兩偶為二奇偶為三
 初標兩偶為二則再標兩奇為四兩偶為五奇偶
 為六初之奇偶為三則再標兩奇為七兩偶為八
 奇偶為九去其初數取共日數故兩標而九數其
 四標而八十一之數成焉大數而大事用之入標
 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焉小數而小事用之
 操字當作操君子以下謂占法也大數是年與月
 之數小數是日與時之數各有
 吉凶悔吝因事之大小用之
 十二木徑九分厚一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
 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雜取其八自上而
 下自左而右縱二衡四縱者九也橫者一十百千也
 餘四不用者不用之用也前後相乘而數備矣補註此以
 木代著之法也用十二木仰為陽覆為陰各刻一
 二三數雜取其入倍手操于地或操或覆自比
 性理會通卷十 下標排二列上者為綱下者為目亦綱一函三以
 虛待自目一為一以實二綱自左而右橫排九
 年一月一日一十百千也即上分標而六千五百六
 十一之數備也年月日時各前後相
 乘而數備矣相乘猶言相函者也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意
 迫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淳漓故數有失得一成
 于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補註此節言入
 之象
 辭也
 一吉而九凶三祥而七災八休而二咎四吝而六悔
 八數周流推類而求五中則平四害不親厥或是撰
 維而不純承平之世視主廢置凶咎災吝有命不孽

補註此節言六千五百六十二之數如易之爻
 而九四三居東屬木七居西屬金木盛而金衰故
 三祥而七災八亦屬木一亦屬金西亦屬火八亦
 屬水蓋八數則流有對則凶惟五居中屬土則無
 對所以四害不親也雖然承平之世惟視主廢置
 何如耳苟至于凶咎災者有天命者胡不至于一
 深求之也又按八十一圖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
 原之總數一吉二咎三祥四吝五平六悔七災八
 休九凶潛之總數一咎二吉三咎四休五平六祥
 七休八凶九悔守之總數一災二咎三吉四休五
 平六咎七凶八悔九祥信之總數一咎二祥三休
 四吉五平六凶七吝八災九休直之總數則平
 之總數一休二災三吝四凶五平六吉七休八祥
 九祥則之總數一祥二悔三凶四吝五平六休七
 吉八吝九災須之總數一悔二凶三吝四平五休
 六更七咎八吉九吝屬之總數一凶二休三災
 每五平六吝七祥八咎九吉餘做此自原至廣
 圖積數原之總數自成至華九圖積數解諸
 總數自見至舒九圖積數御守之總數自見至
 九圖積數解信之總數自處至九圖積數解
 之總數餘做此皆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
 反計言之

五行植物圖

木	火	土	金	水
楊柳梅李松柏竹葦禾麥菴	木火石火雷火油火壘火	砂石玉土壤泥	汞銀金銅鐵鉛	澗水井水雨水溝渠陂澤湖海

五行動物圖

木	火	土	金	水
龍鯉魴小魚鱖	雞雉鳳鷹隼燕雀梟	蟾蜍蠶人蜘蛛蚓鱉	鹿馬麟虎獺毛虫	蟹蠶龜蝦蚌蠅

五行用物屬圖

水	金	土	火	木
權衡 平器 權衡 輪磨 準	斧鉞 印節 矩	方器 圭璧 量	梯棚 文書 繩	疏器 門窓 琴瑟 規
鏡 奩 研 碓 扇 團	弓 矢 簡 冊 械 杖	舟 車 盤 孟 棺 棹	冠 冕 檯 卓 履 屨	筭 篩 耒 耜 網 罟

五行事類吉圖

水	金	土	火	木
交易 遷移	賜予 按察 更革 軍旅 錢貨 刑法	工役 循常 盟約 田宅 福壽 墳墓	燕集 文書 朝會 言語 歌舞 燈燭	徵召 科名 恩赦 昏姻 產孕 財帛

性理會通本卷二十四 皇極內篇

甲子

五行事類凶圖

水	金	土	火	木
盜賊 囚獄 徒流 淫亂 嗚呼	征役 罷免 責降 爭鬪 傷損 殺戮	反覆 欺詐 離散 貧窮 疾病 死亡	公訟 顛狂 口舌 炎炙 災焚 震燬	梟棍 驚憂 醜惡 壓墜 夭折 產死

五行支干之圖

水	金	土	火	木
癸丑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 癸亥	壬寅 壬辰 壬午 壬申 壬戌	辛卯 辛巳 辛未 辛酉 辛亥	庚寅 庚辰 庚午 庚申 庚戌	己丑 己卯 己巳 己未 己酉 己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性理會通本卷二十四 皇極內篇

甲子

五行人體性情圖

水	金	土	火	木
哀	怒	慾	樂	喜
精	魄	意	神	魂
智	義	信	禮	仁
聲	味	形	色	臭
腎	肺	脾	心	肝
皮	骨	肉	毛	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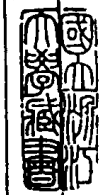
一陽二陽三陽一陰二陰三陰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

洪範皇極內篇一



天台謝氏無楸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為易
 易以象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
 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
 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
 禹其數不傳於是更有以數為象而奇零無用矣於
 是有以象為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
 疇象與數相因為用故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
 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峰先生
 性理會通卷二十五
 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傳著皇極內篇與大易
 並行嘗即之而求其數矣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
 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
 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
 綱舉而條列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
 不粲然具見於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為端以
 禮義為準因占設教即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
 中而不欲偏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凡所以揭
 天理叙民彝去世迷障人慾者雖不與易同象而
 未嘗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

○ 二之易 數行雨水未候物得千陽順易生成故
 顯而成事君道以平易則民皆歸順而物人遂以
 而務為難險阻絕則事皆失其理而凶也然手
 易困不可涉大川蓋大川險難之所也○時日
 易易順而無險難日易百物順生乾之以易知也
 易事須成易而無難也平易近民君之道也
 易易為難故凶也利平易不利涉大川也

易百物順生庶事順成平易近民難險凶不利涉大

川

○ 二之易 數行雨水未候物得千陽順易生成故
 顯而成事君道以平易則民皆歸順而物人遂以
 而務為難險阻絕則事皆失其理而凶也然手
 易困不可涉大川蓋大川險難之所也○時日
 易易順而無險難日易百物順生乾之以易知也
 易事須成易而無難也平易近民君之道也
 易易為難故凶也利平易不利涉大川也

后有兄弟一家之至親也相愛以恩相接以禮
 故父子兄弟夫夫婦婦各止其所然
 而上下睦而家道亨矣親其所親
 而天地萬物上下之情可見矣

親內和順而外文明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

上下睦而家道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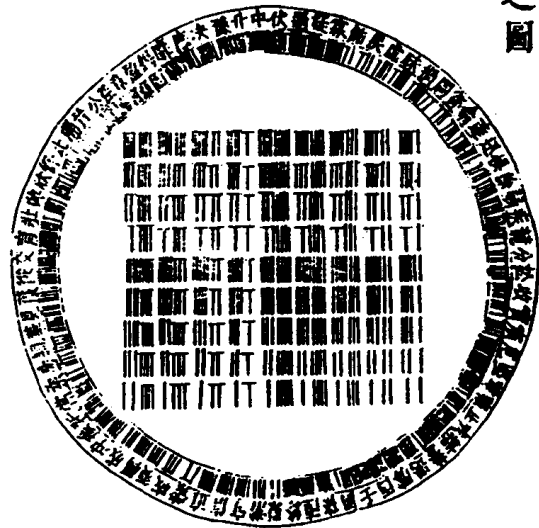
○ 二之易 數行雨水未候物得千陽順易生成故
 顯而成事君道以平易則民皆歸順而物人遂以
 而務為難險阻絕則事皆失其理而凶也然手
 易困不可涉大川蓋大川險難之所也○時日
 易易順而無險難日易百物順生乾之以易知也
 易事須成易而無難也平易近民君之道也
 易易為難故凶也利平易不利涉大川也

華文明以正利有攸行不利折獄木道乃行

○ 二之易 數行雨水未候物得千陽順易生成故
 顯而成事君道以平易則民皆歸順而物人遂以
 而務為難險阻絕則事皆失其理而凶也然手
 易困不可涉大川蓋大川險難之所也○時日
 易易順而無險難日易百物順生乾之以易知也
 易事須成易而無難也平易近民君之道也
 易易為難故凶也利平易不利涉大川也

行鬼神也

範數之圖



昔者天錫禹洪範九疇也彛倫攸敘初一日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震用八政次四曰協用
 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日
 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無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

冲漠無朕萬家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
 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今闢今其無
 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
 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妙乎此
 者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圖之而天方
 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
 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故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道
 化而不遺者乎

總論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

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

有無氣之理○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氣而性具焉○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

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問

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

氣便粗有查滓○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理然理又非別為一

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問理與氣

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

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又曰有是

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

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

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

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

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

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都便息了

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

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裡如一海水或

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檐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

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不久耳○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何如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

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

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知理先有氣邪皆

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

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

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

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濶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性理會通不卷下本理核

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問理氣先後曰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賦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
勉齋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理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當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通也○大地生出人物如大芋頭生出小芋頭大底有理與氣一下生出無限小底却都傳與他去
北溪陳氏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德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個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

太極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個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個氣迤邐分做兩個氣裡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五

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個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

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個物事衰將去○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六

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太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常靜矣又言靜

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

節齋蔡氏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時既不同所主皆異不可執一而廢一也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卽在乎陰陽之中也

西山真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名有理卽有氣分而爲一則爲陰陽分而爲五則爲五行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七

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理太極也仁義卽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卽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氣之物只是理之至者故曰無極而太極

北溪陳氏曰太極之所以爲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曰極○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

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材四面又皆停勻無偏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理在其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爲物又皆一一停勻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說離天地萬物而有個理便成兩截去了○未有天地萬物先有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

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先孰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臨川吳氏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為太極之用。太極之動。亦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而亦何體用之分哉。○開物之前。混沌太始。混沌之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物之後。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閉物之後。人銷物盡。天地又合為混沌者。亦太極為之也。太極常常如此。始終一般。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判已判言太極者。不知道之言也。此類詳見周子太極圖下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闊處。空闊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只

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天地之化。一息不甯。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天只主施成之者也。○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為故也。使竭智巧而為之。未有能不息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萬物始生也。鬱結未通。則實塞於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詩書中凡有箇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一個包含徧覆底意思。則皆言天。○天地之

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為中庸也。○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營之。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氣

兩扇磨行，使其齒齋不得齒齋，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得復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全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闔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為呼也。○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鑑，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此氣之終始開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時所以有

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薄，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至於東西漢以來，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以為心，所以然者，只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厚薄異也。○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曰：然。純氣為人，繁氣為物，乎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曰：然。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氣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纏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

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撥許多查滓裡面無處出便
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
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
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輒轉故地惟在中間使天
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
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
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
箇旋風下輒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
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
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天地始初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一
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
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
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輒後來方凝得硬
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
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自開
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何如曰已前亦須
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
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
都盡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
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

化生者甚多如虱然○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
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
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
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個大闢闢更以上
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
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
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
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
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卽變而爲高柔者卽
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問天地未
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
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地却是有空
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逼塞滿皆是
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
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
地廣處○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
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
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曰天外無水地是
水載○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非獨是
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

是天又云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理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因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理氣 十一

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天之外無窮而其中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游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球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月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筭氣只筭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筭不得安得是無內外○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個

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廣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

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地說不得○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筴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或問大約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西山真氏曰按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庸齋許氏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

人物生息繁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為主
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
為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
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
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于否塞之極也則天
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
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
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為離虛之明
而偏於沈伏水不為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
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者水也前日之開闢
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混沌所不死
者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
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歷數千年
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
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
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為之
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
沌而開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
神聖者繼天為王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
闢之初也

魯齋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
乘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
合天道也○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
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
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
者也○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
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
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天度 曆法附

朱子曰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
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天行
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不及
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此天道常不及
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
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
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天行健一日一夜一周天
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
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
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
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

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辰天壤也每一
 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
 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
 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
 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
 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
 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
 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
 ○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
 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
 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
 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
 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
 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
 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
 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

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
 得其正○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日自疏家
 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
 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
 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
 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
 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歷數子細只
 是瑿璣玉衡疏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
 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
 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
 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
 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
 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
 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
 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
 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
 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
 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
 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
 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像璿璣玉衡書
彈丸在瑿璣玉衡

世美珠謂之瘡璣機也以瘡餘璣以象天軀之轉
運也衝橫也謂衝橫也以玉為管衝而設之所以
窺机而成七政之運 ○或問以為天是一日一周
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
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
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
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趨來趨去將
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
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
他曆書却不如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
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

通本卷五十一

五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
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
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
袞得不在舊時處了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
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
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
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
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
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
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

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
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
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
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
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
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
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
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
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
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
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此說也分明○問周天
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
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
看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

通本卷五十一

五

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日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數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却當着其中暗處故月蝕○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磨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

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常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月道在酉之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

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
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常隱不
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常見
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
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
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問
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
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
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
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
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
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
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

象山陸氏曰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
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
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
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
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
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
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

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
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
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
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
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
日月行道之大略也○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
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
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
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
與黃道交也黃道月有九道漢天文志月行九道

道之南白道二出黃道之西黑道二出黃道之東
并黃道為九道也張美和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
不可以一律齊也故因其所行分段數每段各以
一色名之欲以別第位而已非真有所謂道也
或問晦翁嘗疑日月右轉不是以為天行至徃一日
一夜一周却剩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
十三度有奇與曆家所推大段相反不知何所見
而云爾潛室陳氏曰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日
月俱左旋間橫渠有此語但曆家用簡捷超徑法
巧算須用作右旋却取他背後欠天零數起算
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度有奇庶乎簡捷超
徑易布筭也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令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例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起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

理會通不卷五十一 三九

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水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以覽七政日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閏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若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裡差了曆上若是道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嘗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此以下論曆法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曆法曰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

理會通不卷五十一 三九

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朱子曰。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顛項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

儀理會通入卷五十五

五十五

節三百六十數。○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趨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極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

儀理會通入卷五十五

五十五

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太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直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越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損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或說曆四廢。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

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
 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八界
 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
 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
 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
 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
 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
 不及則添些過我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
 差如唐一行大德曆當時最為精密只一二年後
 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
 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蹉幾分幾年後蹉幾度
 將這蹉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
 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
 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夫而曆愈差元不
 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
 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
 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統不正
 所以都無是處蔡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
 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
 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

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
 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敷衍
 得闕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條一料藥與
 十文條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問曆法何以
 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前月
 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
 月生明
 象山陸氏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為
 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
 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
 分而為中分中即氣也
 潛室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行天一周至二十
 九日過半即月法二十九日又逐及日而與之會
 是為一月十二月而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今十二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
 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正
 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法

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為半日今合十二月餘
 有四百九十九分是餘二十九分
 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計得三百五十四日又餘
 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四十分共二百三十五
 分為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
 百三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
 餘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
 是一年正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
十一日一年少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少
 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少弱足以當之古曆十
 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
 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
 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
 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
 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
 步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
 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端首即十一月甲子夜故
半朔日冬至也
 言履端用始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當
 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
 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
 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

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故言舉正於
 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以所有餘
 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
 ○問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閏推算星曆以為合於
 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元太
 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
 初曆乎否也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
 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
 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及
 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
 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
 也

性理會通卷二十六終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

性理會通不卷二十七

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取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

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關惟沈存中云無關○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不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程子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各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眾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眾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運

性理會通不卷二十七

星之傍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輪四面如盤環繞旋轉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為日蝕在望則為月蝕○邵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星也又曰辰帝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日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

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遠之前，西近東遠，而始死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過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

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或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透進出故月受其光。曰：若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如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量也。問日光

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日終是被
 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問月受日
 光只是得一邊光日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
 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
 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
 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日
 蝕是為月所掩月蝕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
 好無蝕○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蝕
 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然聖人不言月蝕日
 而以有蝕為文者關於所不見○問日月陰陽之
 精氣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
 非以今日已映之光復為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累
 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
 日月虧蝕隨所蝕分數則光沒而魄存是魄常在
 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
 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
 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亦非光散但為物掩
 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
 新耳然亦但非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問自
 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

是如何日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曆家有以
 為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為不當蝕而蝕者○問月
 蝕如何日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
 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
 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
 蝕矣

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
 為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盈虧潛室陳
 氏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
 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

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
 天文才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
 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西山真氏曰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
 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
 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
 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
 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
 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
 明復生焉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週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地之盈及

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日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曰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何損於月哉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極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

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畧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轉運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凝得也受日

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終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水星貼着日行故半月日見○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樞子極星便是樞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

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雷電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為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鑽木爨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

震雷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
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
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
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
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
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
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
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
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
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偽誕之說
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竹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蟆本只是薄雨
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
或為妖或為祥○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摩
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
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
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
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問十月雷
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雲為豐年之兆者雪

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
物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時而擊人是豈氣之所
為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背字曰
某人有此惡者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
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內者為陰氣所蒙而不得出
則震擊而為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為不
善又適與之感令則雷霆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
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為石
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
悠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摩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雷
之廟不知陰陽二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
雷霆固是陰陽相薄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
沍氣適相值故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
而形自聲而發皆摩盪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
拾其物此二氣極摩盪處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
火大而言之則虹霓之氣化若蛟龍之生物皆無
而為有也集賢堂庚伯之廟出左傳
信十五年庚伯魯大夫也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

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暄雨之潤風之散同於
造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
之非雷震求以殺之也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
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
陽坎卦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
陽不和本陽蝦蟆之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
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
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
勢使然○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沓氣也聖人
上無電雖有不為災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
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雨風冬
多北風此亦可見○雨如飯飯有蓋其氣蒸鬱而
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飯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
為霧○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
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
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

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
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
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
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
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伊川
說世間人說電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
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
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聞王叅議云嘗登五
臺山見蜥蜴合水吐之為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
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

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為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
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
交爭之時所以下電時必寒今電之兩頭皆尖有
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
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雹也○霜只是
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
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
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
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
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象山僅露峰尖煙雲環

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平習習，必應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滃而成雨。秋亦然，夏則亢陽，冬則過陰，是以多晴。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

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斷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潛室陳氏曰：大率陰陽消長，靜心氣如使帶些在初長之中，初長之氣如使帶些在初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須兩下侵帶些，所以良居八卦之中，宜只是止萬物然分于東北之間，一頭接塊之氣，時是終萬物一頭接塊之生，氣如為始萬物，蓋震豈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侵帶些子氣了，故至震方降也。○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

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箇理。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凋，只是後凋，獨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問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五峰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屬于天附

于地列于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陰陽各有清濁偏正○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卽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陰陽不可分先後說○陽氣

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闕處便是陰○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匝把來切做兩截時前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切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鐵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容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

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輓去是也○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陰為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為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水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

物備然後生。曾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為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水生木只是合下便具得。因底意思，木便是生出得。一箇樞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一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

性理會通本卷上

性理

性理

性理

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木。○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知這

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或問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不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臺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橫渠說得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正蒙云：木曰曲直，能屈而伸，便也。水曰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返也。火曰炎上，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返也。木、火、金、水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本

之爲物水清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木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燥之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問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体而不遺者也○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水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節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水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問木之神爲仁火之神爲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卽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卽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

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爲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爲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爲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爲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爲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時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中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稱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探其運行之常則木

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為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而疏，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大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為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為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為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為，而無與乎陰，火金皆陰之所為，而無與乎陽，既乖生成之序，復戾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為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

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按水暖是火，蓋取既生鬼陽此其二也。若日氣之意，但二者恐自不同。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為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尅為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尅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為之傷，夏火之氣盛，則土為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火，則為尤旺，故能生金而為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明也哉。按五行家金生于巳，蓋辰之所後成休而為壯平。今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遂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為疎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與十干之序，胎合自炎黃以迄于今，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旦創立孤論，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體也。或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

是質便如是。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水火土金木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潛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太極流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

臨川吳氏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為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

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為木。巳午二支為火。申酉二支為金。亥子二支為水。辰戌丑未四支為土而已。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己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各二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所為也。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為用也。○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為應。明歲春夏又為感。○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方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乾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方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

卯中而已中兌也天中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
 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
 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
 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
 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
 以歲氣起大寒者以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
 非也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宜契先天始震終
 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
 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
 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
 相火皆肇端於子午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
 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艮者可以分主
 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天
 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
 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
 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
 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
 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
 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
 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

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
 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無
 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為次年
 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啓玄子
 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

地理 朔汶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輒在○河圖言崑崙
 者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
 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
 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取焉
 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闕二萬
 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
 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
 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
 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樨尖則崑崙也○冀都是
 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
 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
 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
 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
 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

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遼，直至泰山溱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繞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聯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秦

地理會通卷二十七

三十一

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山後是析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

而盡。他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關中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湘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

地理會通卷二十七

三十一

乎閩粵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湖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湖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熱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在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

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爲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爲近中也○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阯便際海道里長短實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知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上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

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負固不服也

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過鄴所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柝

地理會通卷十七

王

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關中之士固守護關而項羽破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瘠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穀函何耶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一自河南入爲間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而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

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邪况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九峰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

地理會通卷十七

王

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淺敷原者非也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卽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源於嶓冢江之發源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脈初起之

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

潮水自然能生也。以下論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

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

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余襄公安運日潮之所

既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際于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于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于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後復緩一晝潮自望而後月行差疾故望前三日潮勢長潮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速故潮之去來亦合春不盡盈虛消息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秋冬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春春秋皆月六有勝望也故漲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勝望之後○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律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

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

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

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

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古州馬氏曰禮記祀日曰朝祀月曰夕江海之水朝

生為朝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

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

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瀆

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

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

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

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

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

百刻刻為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

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

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

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

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

生而汝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終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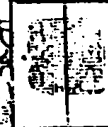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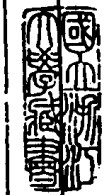
三十九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氣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是往而不反之義○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

善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鼻口之

象而後能之耶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

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

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

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

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

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

制皆是體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鬼神

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

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窟于梁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鬼神

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甚不可信須是親見某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只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

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
 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
 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
 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
 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
 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
 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
 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為幻莫
 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休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
 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
 禮理會通不卷二十八
 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
 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
 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
 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
 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匪私利之
 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
 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
 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
 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補註講說也張誘也帶相
夫聖如古則幣以為贊後易經錢以信於神也張
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氣盈氣日反

前游 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眾說所昧
 克已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
 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
 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
 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
 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
 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集釋辨謂雜
說也張遜也夫名易質以眩觀者曰幻有靡有非
之人也昏灼曰昏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
名罪不至於刑者令天禍帶索相連以
執夜也林希逸云香靡城旦春之人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
 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
 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
 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
 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
 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
 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
 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
 屬陰為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
 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
 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為言

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一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

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鬼神只是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為寒為暑。為晝為夜。為榮為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天地造化萬物。露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為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候忽見于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真氏曰。鬼神之埋。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

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

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祗字。

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歸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

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

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

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

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

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

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于孫。饗

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

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

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

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

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

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

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

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

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

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

氣仰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墜底士不知道民罔恒心非置諸茫昧則休於奇怪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嘘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魄聚魂凝而生離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實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

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

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癡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入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異之嘗言神姦物怪其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

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愆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為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朱子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理一云問鬼神生死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然道理未達曰精氣變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疑時此理便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附在氣上否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一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聚散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

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焜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焜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

雜理會通入卷三十八

十四

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他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

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聽能聽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

雜理會通入卷三十八

十五

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是也○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呼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

者是魄之用又曰無魂無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陰陽之始交天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魂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

性理會通卷二十八

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木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魄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

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箇主才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為入地便是如此○問或云氣散而非無某竊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下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下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不然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問游魂為變

問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莫弘死三年而化為羸

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

別某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別矣○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此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嘗讀禮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百

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惑，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

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商於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為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真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肉、血者，精

也。為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為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謂精氣為神，但言理也。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為心，卽此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因論虛靈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魂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

易云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卽是這兩箇物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便是氣血神，卽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

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言。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

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

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燭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禴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

屈而伸者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惟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推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問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

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
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
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
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
精神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
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
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
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
祗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

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旣曰往爲鬼何故
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畧有些
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
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
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
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
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
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
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

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欲
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
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
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
有箇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
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
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
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

合有底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籠籠
當道合有底從而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
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
耳○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
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
彼氣皆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
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太綱說
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
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
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

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開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致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齊他便不神了又問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使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

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宗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其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宗之氣氣與質合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

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以氣。鬼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令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連。傳莫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不成。

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畧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

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謂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對於齊使用祭甚爽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于饗蓋衛徙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鯨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一作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于饗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問人祭祖先是以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爲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爲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毋就這毋上聚他故亦可以禮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禮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爲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氣氣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日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鬼神以主宰言然

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轉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因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鬱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敬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

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彘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而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彘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彘龜筮記用令篇正月令有司彘龜筮占先他齊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遠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宗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宗之精

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
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
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
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
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
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
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蕭見以
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
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禮記卷之八

卷之八

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蕭凡祭謹
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肺
管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槩亦不
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
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絡相關
繫尤親切謝上祭曰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
故子孫能極盡其誠則已之精神便聚而祖宗
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
著實處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

敬不知他鬼神與已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
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禮若
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范氏
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
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
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以副其實心方有此神苟
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
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
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
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禱

禮記卷之八

卷之八

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
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禮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
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聚
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
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
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
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煮蒿俵餼洋洋
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
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與妖曰與妖亦無皆人心與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露猶為露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一作天地陰陽

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遊魂為變魂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為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

而祭之語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徵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雷全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攝

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獨祭天地山川而有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電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

龜屬陽門行屬陰中霜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集覽吳泰伯伍子胥廟按一統志太伯廟在蘇州府門內伍子胥廟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流

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銷鏤了此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業常則妖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開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開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大如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

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峯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日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

魯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一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

卷終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

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七

善揚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

非虛語也○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言理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之所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

性理會通本卷三九

十一

別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他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有官便有職事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滅只是空的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謂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

性理會通本卷三九

十一

箇理不雜乎氣而為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事類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

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乾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歛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歛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命猶令也天無言做甚麼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魯齋黃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臨川吳氏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爲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爲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者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一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夫所生之民無不有是性則人所秉之彛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於爲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

然而已矣

性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人之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爲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有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合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者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
不	善
善	惡
是	不可
不能	謂從
善則	善中
偏於	直下
一邊	來只
為惡	
無性	
不善	

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作性在事喚作理○生之理謂性○性則純是善底○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散在處為性○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

○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繼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側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問性既無形復言以理理又不可見曰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裡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

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邪郭。○問：性者道之形體，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或言性如何是道之形體，陳淳曰：道是性中之理，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一作反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

性理會通本卷九

性理

本

得最者實。這箇道理，終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道？個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又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地元無欠闕，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得知？程子謂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又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道的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答張敬夫曰：性不可以善惡名。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易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

性理會通本卷九

性理

本

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惟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又曰：伊川云：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之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性理會通本卷十九性理

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終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書棊後復補其意曰：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辭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圖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

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始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當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嘗以爲靜者性之真也○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性理

十三

裡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性理 十三 用處看使省力耳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性理

十三

南軒張氏答胡伯達曰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終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東萊呂氏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命之謂性也

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即為道得是四者即為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

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

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

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

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為

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個性耳是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性理

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

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

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

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

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

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

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

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

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

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

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西山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人物之性

程子曰天降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性理

物流形各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

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

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

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

一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

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

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管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至靈却漸喪處極多只有一

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孟

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

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天下凡物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十六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

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河東侯氏曰萬物資始於天天所賦與者為命命天之所命也物受命於天者為性性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剛而健牛之性柔而順犬吠盜雞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九

十七

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因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性者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當時所記人之性字為性字姑兩存之○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也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

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亦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論
力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分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性理 十八
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得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

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一作以不能無能推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貓相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幃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為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下室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射未嘗有小大只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

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豹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此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

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瓮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瓮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瓮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瓮去取只得一瓮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

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細縈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曰：此論得甚分明。且有條理。○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

性理會通入卷三

性理

三

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吾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雉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

却泛泛所以易昏。○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木之氣又別，他都無知了。○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與叔說，孰爲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卽靈猪則全然蠢了，便是通塞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之頭橫向，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程子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同，而曰：同曰：既同，則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故能爲性。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

性理會通入卷三

性理

三

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

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教喻木燒為灰灰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徐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與叔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蓋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

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問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不偏耳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缺不滿之處也而可乎○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

性理會通卷二十九

性理

二十七

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雞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我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他本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義否曰只看我賊之便影性理會通卷二十九性理二十七悖亦是義底意思○看茄子內一粒是一生性樂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睢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鴉鵲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南軒張氏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

性善非彼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各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

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往月來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述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烟鬱在裡許所以理義皆不通○性命只是一個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

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都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

九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

性理二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去解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

焉者也○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不

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天命之謂性此

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與剛急皆生來如

此此訓所稟受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

之理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

濁故有智愚之等○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

之然也○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

其偏蔽者由氣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

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

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

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

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

之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呼

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

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人之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

不善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

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

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

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之清者其常也至於濁則沙泥渾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或問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上蔡謝氏曰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于頑者憫其所遇氣稟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安不可變之有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謂性命便是性而性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聽處斷事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表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關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關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

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頭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命之性却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是○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翕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智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

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
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因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
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
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
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
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
質說方備又曰皐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皆
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寬而
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質則兼
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問氣質之性曰纔說
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放
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
論天地之性則專主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
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
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
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
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
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

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性卽理也當然
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
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
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問天理變
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
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爲善者是也二
氣相軋相取相合相垂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
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善有惡何足怪語其本
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問人之德性本無不
備而氣稟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氣字看性卽是
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忝同所謂
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
欠闕了○氣質之性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
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闕繁
焉○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
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
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
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
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所稟之氣雖
皆是天地之正氣但稟來去便有昏明厚薄之

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問所謂美惡恐卽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智愚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智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差等蓋清濁美惡似爲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又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流行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

性理

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問氣稟在於人身既復天理氣稟還去得否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著得○問理無不善則氣稟胡爲有清濁之殊曰纔說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著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不淨器盛之則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容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用氣力然後能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爲聖爲賢如寶珠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措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污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問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曰然○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

性理

重有得水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
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
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
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
於內而外不敏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
金木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
則外明○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
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
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
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
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
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
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
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
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
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問天地之氣當其
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
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
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

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
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
沈僞問或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
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亦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僞
以爲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
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
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
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
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
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發
得不善底也有發得不善而爲物欲所誘流入於
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
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
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甚好皆來也
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
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
如此說○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
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
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
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

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性理 十一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陳了翁云氣質之用

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性理 十二

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
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
謂性還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
窮原之性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
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
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孟子言性只說得本
然底論才亦然荀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
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見
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
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
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
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
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
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
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
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
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
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
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
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
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
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
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
無人說這道理○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
性生之謂也蓋天之賦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
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
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
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
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
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有焉此程子所以發
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
之也又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
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如碗盛水後人便以碗
爲水水却本清碗却有淨而不淨問生之謂性他
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卽氣氣卽性他
這且是稟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

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曰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程子云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故先生嘗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

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汨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程子云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蓋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

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雜亦未嘗雜耳又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則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萬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

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又曰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以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是稟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頰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程子云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急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

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難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使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惟性理會通不卷三十

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

相似曰是如此○程子云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他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着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性理會通不卷三十

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都是天地之性就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

性理會通卷三十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如禽獸是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問人之性其稟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太極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人欲初無體也傳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直至物至知知好惡形焉然後有流而為惡者非性所本有也

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

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

流行者故又以為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為萬物一

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

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

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

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

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

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為乎

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雜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

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于之本然也曰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

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

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

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

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

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

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

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

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虧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氣有清濁譬如着此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折去了紙便自是光○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本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於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於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

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天命之謂性是天分付與人底謂之性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是也所降之衷何嘗不善此性本無不善天將箇性與人便夾了氣與人氣裹這性性纔入氣裏面去便有善有惡有清有濁有偏有正清濁偏正雖氣爲之然着他夾了則性亦如此譬如一泓之水本清澆在沙石上去其清自若流在濁泥中去這清底也濁了不可以濁底爲不是水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

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曆法筭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拘難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善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是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下註是贊歎便是那個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邪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出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衆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之不齐。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是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蓋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止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說論去。是又

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其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謂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茸絕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其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物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其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散。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稟氣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潛室陳氏曰。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

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着
 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
 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
 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
 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
 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
 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
 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
 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
 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
 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
 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辯而自明矣○識氣質之性
 善惡方各有着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說
 義理之性專說義理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
 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
 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
 論性○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
 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
 目視耳聰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

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聲好色氣質
 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義理只在氣質中但外
 義理而獨徇氣質則非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氣質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
 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
 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
 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
 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
 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不
 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
 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未
 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集說所以律
切水流貌
 平巖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
 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
 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
 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即有此
 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
 也其在人而為性則仁義禮智是也性即天理豈
 有不善但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既有或清或

濁之不同或質於母之時又有或美或惡之不同
 氣之極清質之極美者為上聖蓋此理在清氣美
 質之中本然之真無所污壞此堯舜之性所以為
 至善而孟子之道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以實之也
 其氣之至濁質之至惡者為下愚上聖以下下愚
 以上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多寡有萬不同惟
 其氣濁而質惡則理在其中者被其拘礙淪染而
 非復其本然矣此性之所以不能皆善而有萬不
 同也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
 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 性理
 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
 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
 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蓋孟子但論得理之無不
 同不曾論到氣之有不同處是其言之不備也不
 備者謂但說得一邊不曾說得一邊不完備也故
 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至
 若荀揚以性為惡以性為善惡混與夫世俗言人
 性寬性偏性緩性急皆是指氣質之不同者為性
 而不知氣質中之理謂之性此其見之不明也不
 明者謂其不曉得性字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此

指荀揚世俗之說性者言也 朱子曰天之所命只
 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
 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善也又曰孟子說性善
 是論性不論氣質而論氣質不論性程子性
 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程子性
 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
 為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
 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
 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
 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星
 得天地之理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屬在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 性理
 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 朱子曰
 也在此心與性在物與性又曰氣質之性起自
 程張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李讀之令人深自
 所感前此未嘗有人說到此孟子說性善但說得
 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實分
 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程張之說早出則道
 許多說語自不用紛爭故程張之說立則諸子之
 說無矣○朱子曰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
 能常有須於善反上做工夫存得性之本體凡
 酒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道也又曰君子既
 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
 之性君子弗 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
 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壞故學者
 當用反之之功反之如湯武反之也之反謂反之
 於身而學焉以至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

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於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然學者氣質可變而不能汙壞吾天地本然之性而吾性非復如前汙壞於氣質者矣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或問今世言人性善性惡性緩性急性昏性明性剛性柔者何也曰此氣質之性也蓋人之生也天雖賦以是理而人得之以爲仁義禮智之性然其性也實具於五藏內之所謂心者焉故必賦以是氣而人得之以爲五藏百體之身然後所謂性者有所寓也是以人之生也稟氣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性理

十一

有厚薄而形體運動有肥瘠強弱之殊稟氣有清濁而材質知覺有愚智昏明之異是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而朱子謂其指人之知覺運動爲性者是也是性也實氣也故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亦謂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斯豈天地本然之性云乎哉若論天地本然之性則程子曰性卽理也斯言盡之○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黃河之水渾渾而流以至于海竟莫能清者何也請循其初原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性理

十四

者水之初也水原於天而附於地原之初出曷嘗不清也哉出於巖石之地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於泥塵之地者自其初出而混於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性原於天而附於人局於氣質之中人之氣質不同猶地之巖石泥塵有不同也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巖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於底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學者非惟無以清之而又有以濁之性之汙壞其專繫乎有生之初哉有生之後日隨所接而增其滋穢外物之濁多於氣質之滓者奚翅千萬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也雖然源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踐壽天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以下兼論命○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操者衆

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亦宜矣○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微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性理

十五

○或問命與遇異乎曰遇不遇即命也曰長平死者四十萬其命齊乎曰遇白起則命也有如四海九州之人同日而死也則亦常事爾世之人以為是駭然耳所見少也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語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問智愚之

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耳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性理

十六

朱子曰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命○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其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為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

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賦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犬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這都說得膚淺了。○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天壽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又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

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拗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

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
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
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
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個單底陰
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
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
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個聖賢
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
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廉節云陽
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
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
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問
人生有壽天氣也、賢愚亦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
壽、顏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
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
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
數之局者、與詳味此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
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
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
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

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富
且壽、以下反是、○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
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富堯舜三代之
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
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
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
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者、便是命、○人之
氣稟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
其中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
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副料、皆其在
特所稟氣數如此、定了、○或指屋柱問云、此理也
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
○問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
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
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
却去巖墻之下、立萬一到、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
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
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做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
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
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個正與不正

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個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潛室陳氏曰：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性命，由德上發者為義理，由氣上發者為氣質，雖其稟賦不同，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性理

二十七

苟能學問以充之，謂窮理盡性，則向之得於氣質者，今也性皆天德，命皆天理，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魯齋許氏曰：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蓋其道而不立乎嚴墻之下，修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福福吉凶，死生修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繫乎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

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

可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

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

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下

兼論才，○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

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

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性理

二十三

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美者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性理 二十三

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可以為梁棟若是毀壞壞了豈關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

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有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者亦有可移之理○問韓文公楊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下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才出於

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才便出來做得但溫厚敦篤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爲他氣之所稟者生到那裏多故爲才○問能爲善便是才曰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爲善便是才則能爲惡亦是才也○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又問如何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性理

二十五

做得○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爲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個氣字耳○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

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謂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指以才爲善者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德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性理

二十六

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着攷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或問曰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殊豈才果不殊耶抑

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為善者才也皆自不殊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覺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性理

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上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平巖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以之為惡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二

性理四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問仁是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側隱之心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性理

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問心有限量乎曰天下無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氣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廣大其心也心則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所主為心實一道也通乎道則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乎○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

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繞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係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或問多怒多驚何也曰主心不定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

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善著一個意思則與人成就得個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個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着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路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於妄矣將誰使之曰心實使之○人心不得有所繫○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是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當處便認取更

不可外求○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
 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
 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有人說無心
 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
 當爲之事自知○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
 皆病○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聽聰
 明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
 性理會道不卷三十一 性理
 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爲心生若
 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
 者可略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和靖尹氏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蓋由其知覺
 強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
 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
 覺知覺即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
 中人喚已名則覺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
 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
 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
 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
 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
 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
 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
 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分難
 矣○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
 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性理會道不卷三十一 性理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象之則
 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感感斯不一矣則
 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
 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趙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
 卿謂心具太極致道舉以爲問曰這般處極細難
 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
 其用則謂之神葉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體是如
 何曰體不是體用之體恰似說體質之體猶云其
 質則謂之易理即是性這般所在當活看如心字

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仁便是人心這說心是合理說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乎理就地頭看始得○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個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紫羅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卽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心官至靈裁往知來問先生前日以揮扇是氣其後思之心之所思耳之所聽目之所視手之持

足之履似非氣之所能到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線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問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人心但以形氣所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性理

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答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樞紐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

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
心之體卽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
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于燕
閒靜一之時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或求之文
字而怡然有得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凡此恐
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
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
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旣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
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賤之中此所
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
進之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
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
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
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
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旣無此理則
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
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
故此心必仁則生矣○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
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只天地生物便廣大便流行生生不窮○問

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曰這生物之心
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
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斃觶時此心何之
須常粧個赤子入井牛斃觶在而前方有此惻隱
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問程子云心行道
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行道也如
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
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行道也又
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地
心○問心行道也一段上面心行道莫是指天地
生物之心下面惻隱之心人之行道莫是指人所
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
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行道也
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
天地渾合無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
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
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行道也仁
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
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

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
 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問程子
 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
 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中有
 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
 虛虛則外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
 故邪不得而干之也○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
 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
 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
 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
 惟理會通入卷主上性理

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石
 便見○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好樂皆
 偏係也○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
 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問人心
 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
 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之動變態
 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
 戰而言耳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
 不可以一端盡也○與張敬夫曰某謂感於物
 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
 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幸而
 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
 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
 不幸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
 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耳今夫乍見孺子
 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
 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幸而情之失其正也
 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具情之動而遠謂之
 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已發然苗裔發見
 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無下功處也
 惟理會通入卷主上性理

○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着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鬼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人心是箇靈底物如

日間未應接之前因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惺不恁惺惺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益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息發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踪跡如純坤之且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

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
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
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
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
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
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
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
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
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
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性理

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効也。○問遺書云。心
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疑此段微有
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
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
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
而惻隱。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
之非心。否。曰。然。○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
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
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
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
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
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之意。推
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
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
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問心既發。則
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
可只於一處看。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
句亦未穩。○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
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心
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

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
 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
 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
 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
 則存存則靜而其動 舍則亡 于是行有動而 出入
也無不善矣 流于不善者 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 入者存也 本無一定之
何耳 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
 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開
 處可安頓意○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
 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有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性理 十七
 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
 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
 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
 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
 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耳
 ○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
 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曰此說甚善○問心
 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慎然沒理會
 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

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
 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
 通又問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
 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
 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
 愛○問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言虛言靈或言
 虛靈或言神明孟子盡心註云心人之神明竊以
 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
 亡出入集註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靈言
 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性理 十七
 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
 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
 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
 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
 個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
 此看否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
 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
 教學者做個主或云立個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
 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
 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

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攪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己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某於存心工夫更粗見如此不知是否曰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

性理會通卷之三

十一

向上有進步處○問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某所見之謬耶曰極是○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

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卽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

性理會通卷之三

十一

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宰徒道心如將○飢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却發見在那人心上○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卽道心矣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心大則百

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問
如何是心小則百物皆病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
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
不見彼○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
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胆欲大而心欲
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躰思邈之說是言心
之用未知是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
若只着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問心如何
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逆教大覺
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

性理會通 卷之三

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格其心夫其
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
貫通處若只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橫渠所謂
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問橫渠說客慮多
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
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底
意思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
義理底心○問某嘗着心說云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
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

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
乃所謂人之心其躰則卽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
而爲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卽所謂春夏秋冬之
氣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躰雖具於
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躰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
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
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
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
之所以爲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
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

性理會通 卷之三

目口鼻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格於形器
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
矣人之所以欲全躰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
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起
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
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
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
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
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
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

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躰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略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躰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躰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個不是心做那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

理之在我有統率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聞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但吾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人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

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歿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歿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通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於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性理

三十一

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或謂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袞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某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爲體感而應者爲用爲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曰此說甚善更寬著

意思涵泳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則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問心存時也有邪處故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也常常心存曰人心是個無揀選底心道心是箇有揀選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選底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一

性理

三十一

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象山陸氏曰人心至明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

具是理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且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愛敬處便是道理知愛知敬便是知覺雖然如此說若看不分明又錯看成兩項不若只將休惕惻隱一句看爲尤切益休惕惻隱因情以見理也能休惕惻隱則知覺也○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靈虛知覺也

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合併也○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內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性理會通本卷主上

性理

北溪陳氏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飲食動作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個氣往來於脉息之間未絕耳大抵入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不同也○心只似個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郭廓說雖

粗而意極切蓋邪廓者心也邪廓中許多人烟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卽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個心非有兩個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飢餓瀕死而蹶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便是就裡面道理上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

性理會通本卷主上

性理

等處禮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得十分明徹方辨別得○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裡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嘗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合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

善底物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
帖靜死定在這裡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
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机正謂此也
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
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好是言其不可測
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
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
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裡面本體走出外去
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十一

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
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
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學問
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
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
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仁者心
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心之量極大
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
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

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
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
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豈非爵祿法制之未詳
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
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
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橫
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
於是乎方有性之 name 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
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
之名

性理會通卷三十一

十一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
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感而
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
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
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
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
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
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伊川說心

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家人心靜

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

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收之使人

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

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

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

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

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

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

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

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

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

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

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

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

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與

鶴山魏氏曰人之一心至近而遠至小而大至微而

著所以包括神明管攝性情者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

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

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

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

本虛者其効也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 思慮附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

情○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

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喜怒哀出於外如

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

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

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

為波濤洶洶此其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

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

得情也○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

要歸之于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

一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

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

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河東侯氏曰性之動便是情主宰處便是心

五峯胡氏曰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

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觀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

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

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

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

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

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氣之流行性為

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大極只在陰陽之

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

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仁

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

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

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為性已動為

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性對情言心對

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

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在天

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

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為言耳據

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

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
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
理心則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
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問心性之別曰這箇極難
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
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槩似個官人天命便是君
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
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
性則有一個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雖
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道
個要人自體察始得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
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義
皆出於心而之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
○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
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
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
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却在心情只是幾個路
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却又又是心○問靜是性
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
心從青情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須要天命

個心了方是性○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
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
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
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
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
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性之用今先說一個心
便教人識得個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個道理存
着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個心橫渠心統
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問心性情曰孟子說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極分曉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是情之發仁義禮智是性之體性中只有仁義
禮智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性之情也○
問性情心仁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
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体本無不善
其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
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
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
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
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

矣回也三月不違仁言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仁乃善○性情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心統性情者也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個物事若有底物事則既有善亦必有惡惟其無此物只是理故無不善○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一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于心者發于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問明道云稟于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如二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

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性對性言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爲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云却是性統性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性情爲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前一程先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爲情動爲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

物上說○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
功始尋得個情字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
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
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峰云心
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五峰此說不是
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問論性有已
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
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體
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
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晉解天命之謂性云本
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
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確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
自省力○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
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
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
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
欲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
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
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

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心主宰之謂
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
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
情非僦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心者主
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心之全體浩
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備
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
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
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
發而為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
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問心性之辨
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
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事物皆然○性具許多道
理昭昭然者屬性未發理具已發理應則屬心發
動則情所以存其心則養其性心該備通貫主宰
運用呂云未發時心體昭昭程云有指體而言者
有指用而言者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心性指其寂然不動處情指其發動處○有是形
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

是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情是是非是也

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

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

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

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

獨有此贊物乎○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

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

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

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

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問橫

渠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性者恐

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

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

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耳

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性是理心是包含該

載敷施發用底○康節云性者道之形躰心者性

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

好○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又

問先生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

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

裏面此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為粟為黍

為禾為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郭郭是

也包藏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以性為躰

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

性故也○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

有不善○心性理拈着一個則都貫穿惟觀其所

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存

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問人之生稟乎天之

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

言當如何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

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

說開成兩個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

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性不可言所以言

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

性之善如見水之流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

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

之意○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

性理會通不卷三

性

性理會通不卷三

性

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個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

北溪陳氏曰情與性相對情者情之動也在心裏而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說喜怒哀樂四個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從外面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許四端大槩心是個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

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爲之主也

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心發于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西山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于人人受于天性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性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父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須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以下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慎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期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

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已下論定性補註將送也迎接也貞吉悔亡俱解見後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者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以張子之於道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游承濶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于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又曰自思智一書首尾只是兩頭橫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朱子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詭異此性字是個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現時作年甚少○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辨黃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個下手處童黃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於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他住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着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

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應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

性理會通 卷之三 性理 十五

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昊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是死了○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個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個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

性理會通 卷之三 性理 十五

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述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脉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長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

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遠
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
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問自私則不
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所
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卽廓
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卽物來而順應之謂
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
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
自然曰然○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

性理會通 卷五十五

十一

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定性書所論
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在
初學恐亦不得不然不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小誘
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
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
未謂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
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遠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
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論子細
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

整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
非只得隨理順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
甚惟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
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
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
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人情
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遠忘其怒亦可
見外誘之不足畏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
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
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

性理會通 卷五十五

十一

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爲只有此理故○問聖人
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有形於
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
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碎誅四
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
了更不積○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
心誠意以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德性之
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
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
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

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
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
急于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
不足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
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
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
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蓋以憧憧而不自
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
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
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
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
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
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
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游泳涵
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
深矣

勉齋黃氏曰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則
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問天地之常至而
順應是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而已廓然
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曰固是

如此然自心普萬物情順萬事便是不絕乎物無
心無情便是不累乎物只是此兩意貫了一篇又
曰自易曰貞吉悔亡至而除也是第三段此乃引
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
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自人之情至索
照也是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意相反自私便是
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
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自
易曰良其背至應物爲累哉是第五段亦引易以
結上文良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
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自聖人之喜至爲如何哉是第六段以聖人喜怒
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後面是第七段未嘗
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
矣以此讀之則自粲然明白矣又曰末一段專說
順應一邈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朱文公舊說亦
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禮定於中而事不能感也理定
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
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

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為是，而虛與感為非，則是以性為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峰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其理會通入卷三十三。

存於中者，嘗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眾人惟其不知此理，故不能豁然。大公而常怙於自私，不能物來順應，而每事常鑿智以為用，此其所以不能定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論性。

○心意猶有痕迹，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多道理在這裏。○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裡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着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個物能動出來底，是情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哀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以意比心，則心大意。

小以全卦言意是就全卦上發起一念慮處○毋
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
人常言意思思者思也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
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已下論志○問人有少而
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為其然也曰志不立
為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
易簣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
生之際亦不為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問志意
之別曰志自所有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
發而不當私也

朱子曰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
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
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
氣而充乎體者也比于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
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
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管為謀度
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意志
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

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
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嚮向也謂心之正面
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于道志于學是
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那箇物事便是
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
志有趣向期必之意趣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
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
合汙便做成其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
然拔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為碌碌庸輩
之歸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立志
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
却甘心為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
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
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
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

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齊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程子曰思慮不得至於苦已下論○要息思慮便是

卷之三

三

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未有不能躰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泛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呂與叔嘗言思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

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問思可去否上蔡謝氏曰思如何去思曰磨磨作聖思豈可去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個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問知與思於人

性理會通

三

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善排抑却反成不靜也

魯齊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個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

處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為思之正則必于其得而後為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子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性理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地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天之自然謂之天道○天以生為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是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然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

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
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影
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
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
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
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
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死
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
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原曰道者天下之
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原曰心不廣也固
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適所當爲強私之也
○問道無真假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
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
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
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
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人知道爲自然而
未識自然之爲體○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
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
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

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
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
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
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
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
是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
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
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
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
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
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
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
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爲道矣○堯舜禹
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爲

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四

四

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恠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高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聖人之道有亨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個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破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位乎

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剛柔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四

五

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虚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是統名理是細目○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

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

性理會通

卷三

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個道理途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循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為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

性理會通

卷三

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
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
器不違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
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
邊說怎生說得通○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
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
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
間分別得一個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
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四

性理

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
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
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
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
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個道理事器是形迹事事
物物亦皆有個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
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
也這個在人看始得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於道
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
物而言○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四

性理

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個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
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
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個聖賢又出來
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
所說也只是這個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
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
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個道
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
所以只共這個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
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個公共底道理德便
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
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修此道而成堯之
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義黃
以降都只是這一個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
代代有一個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
於己不是堯自是一個道理舜又是一個道理文
武周公孔子又別是一個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
德他都不識分做兩個物事便將道做一個空無

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個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個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他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個道理非是別有一個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個是處便是道○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性理會通不卷三十四 性理

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個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佐處便是用譬如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個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文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而以修身為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不亦遠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

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闕
斷聖人盡之而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
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
爲微也○當其可卽是道蓋事事物物之間道無
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凡一飲食一起
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
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
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

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
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
施之無方

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
極之妙爲之根底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
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
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
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特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
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

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
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
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
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彜不可已也○三才
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
豪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
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
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
百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

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也春秋戰國以來異
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愈逸彼豈不知
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之私而昧
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隆古
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
戾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
然道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
同未嘗亡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某在匡
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
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

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
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其既疑道之難以三
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實於胡文伯
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
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
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
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
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卽
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應
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

性理會通不卷手四

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
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
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
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
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微言之絕而
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
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
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
共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

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
人事上刻然有個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
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
便是推原來歷天卽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
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若就天
之形體論也只是個積氣恁蒼蒼茫茫實有何形
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
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個路脉恁地便是
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龜
至于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

性理會通不卷手四

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個當行之路不待人
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
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
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
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
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
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
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
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

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其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個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為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

性理會通

卷三十四

十一

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當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個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個當然

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感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性理會通

卷三十四

十一

○道非是外事物有個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凡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有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或問形而上者講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

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奈何指開示人所
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
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道却是當行
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
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才離得
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
道卽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
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
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窕冥冥探索
深遠如此爲非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性理

十一本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
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
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
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
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卽天地之理曰
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
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
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
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椅卓
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

理卽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卽天地則有健順
之理卽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
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陷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
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
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
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
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
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性理

十一本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
而無不通也○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物物皆
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
間皆是理○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故推至四海
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
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已則喜自私
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
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
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

勞於已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個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天理自然之理也○

理學通入卷三十四 性理 二十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獮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

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為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個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猶自是語

理學通入卷三十四 性理 二十一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個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一個理理舉着全無欠闕且如言着仁則都在仁上言着

誠則都在誠上言着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着忠
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個道理自然血脉
貫通○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
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
不從那裏去須尋文路子在何處只挨着理了行
○只是這個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
將去四段者意其爲仁義禮智○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
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箴曰一條子恁地去又
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
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性理

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
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
其理難知卽事卽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
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個道理然後於已有
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
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
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
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

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聖者寓於至有之
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
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
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
貌之動便有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
常恁地省察則理不難知也○問性卽理如何曰
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
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理因指案上花瓶便
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水之潤下火之
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性理

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
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
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
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道理不相
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
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
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
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
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
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

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人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個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四

性理

二十四

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非有一毫人為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則當靜者。亦理也。而

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九。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亦此意。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四

性理

二十五

孰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然默會矣。○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為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

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個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個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個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

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棋盤路兩兩相對未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個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蔡李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李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在義爲理何如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則道爲體而理爲用○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

惟理會通不卷三十四性理

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拆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字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個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個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

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爲君止於仁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個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卽理也

惟理會通不卷三十四性理

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於中發見於外則爲惻隱爲羞惡內無而外自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達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

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
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
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
廢集覽轉蓬造車古今語
會古者觀轉蓬以爲車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
而不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
毋滑壞毋闕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
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
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
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
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
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
可見者行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
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
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
有諸已所以莫非中理○心是天德心有不盡處

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
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
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汗壞即當直而行之若
小有汗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
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
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
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
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
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
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
與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
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
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
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
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已

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嘗事君親
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個孝弟忠信底人
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
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
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
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
行事爲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
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爲虛位如何曰
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
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
理會通入卷三十四性理
三十一
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
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
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之爲小人之道如
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
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
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
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個
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
德不可喚做道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爲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

者之謂道體溥溥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
德以道爲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
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
也實有諸已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
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
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
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
上只是一個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個得字古經書

理會通入卷三十四性理

三十一

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說
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
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德
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之有
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
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
之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
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
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

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
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弟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
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已了不
是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
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所謂天
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
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
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
理之真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

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善於用者聖人之德
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卽所謂德也德
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
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
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之全非五者之全
不足以言聖○臯陶謨有六德三德之分小大不
同而皆適於用

性理會通卷三十四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
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
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
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
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捫也且身仁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

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
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
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
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
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
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
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
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
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觀雖雜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已也知仁道之在已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知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潛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室在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躰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病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病不與知馬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矣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欲仁之用
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从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病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病非在已也而為之疾病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

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性理

卷三十五

五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焯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焯，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

性理

卷三十五

五

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生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禮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

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
廋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
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
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夫抵學者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或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皆有此物人物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枯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死矣是統論仁體
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

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
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油然而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
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
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
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
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
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
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
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
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
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元

性理會通卷十五

十一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
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
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
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
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求底意思便是所以
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
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復之初又便是天地生物之心
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
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心

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
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
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
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
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是從那根上來○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
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心之德是
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
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
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

性理會通卷十五

十一

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
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
緣裡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
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人而有得於己便
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
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
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爲一性者也方寂然不
動此理完然是爲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
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着一理之當一善

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
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
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
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
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禮而後可以全此心
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
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
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
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側隱處便是情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裡

性理會通入卷三五

性理

十一

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
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
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
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
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
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
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
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
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

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
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
且欵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
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
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
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即人物初
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
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
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
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

性理會通入卷三五

性理

十一

萬物爲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
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
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
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
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
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
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
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
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
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

只將心性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合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

性理會通不卷三五

性理

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了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裡有一箇生意藏在裡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藏底意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生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

性理會通不卷三五

性理

動之机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脫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穀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裡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問周子總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机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看生物氣象○問程

子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個意思去體仁復問馬永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難雜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問觀難雜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難雜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嘿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

不得○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故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夫子只是克已復禮爲仁○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

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已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已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

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
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下昧如一元
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
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
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
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
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
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
其愛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

性理會通本卷三五

二十一

是自然是湊合不着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
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
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
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
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
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
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有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
開溝相似是裡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
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
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

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
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
不能及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
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
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
事說推已為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
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
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
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
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

性理會通本卷三五

二十二

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
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
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不移
易者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
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
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
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
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
是仁喚着便應挾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
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

着不應。挾着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挾着痛，這便是仁。則誰個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賢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雖覺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免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

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覺是覺此理，當知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醉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必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

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齊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都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為然也。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

為親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關。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問愛之理。實具於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工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

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周誥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爲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濳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

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吃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裡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博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故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先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游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怖弊病百端始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其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槌墮真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

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日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賁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裡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個物裡面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大泥

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峙、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峙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闔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

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純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雁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履土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禮、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痛痛之不同、而其指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

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爲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也○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理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二字看仁爲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詣理○問晦翁說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性情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裡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是之謂仁前章謂心爲穀種能生處卽是他所以爲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

仁爲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爲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恁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卽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是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裡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爲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注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隱有隱卽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爲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

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心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元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不可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

性理會通本卷三五性理

王西

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乎其施必均齊而無偏咎必方正而無傾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蟻蟲正塗之榛莽與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新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終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終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

性理會通本卷三五性理

王西

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祿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須要當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和怛之意。無忤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

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精爽也。言其妙。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性也。知覺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

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于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

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為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病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為之痛楚。宜知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許氏曰：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本謂元為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理。

性理會通 卷五 性理 五

性理會通 卷五 性理 五

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幹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幹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

性理

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益温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西南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爲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爲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

芥不畱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足爲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云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五終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
 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
 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
 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
 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
 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
 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
 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
 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
 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
 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
 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
 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

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

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
 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
 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問仁義體
 用動靜何如曰仁因為體義因為用然仁義各有
 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
 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
 止其所○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
 思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
 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款二字

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
 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
 勿祝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
 為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
 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
 耻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
 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
 心乃是夾裂果斷者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
 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為之不合於

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便過義人路境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克己復禮爲仁善善惡惡爲義○仁只是那底

性理
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釐毫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遠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

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差等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

性理
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稱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

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為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為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為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

性理會通人卷三十六性理

性理會通人卷三十六性理

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仁義禮智。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深一作藏不測。性理會通人卷三十六性理。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夏秋冬相似仁義。一作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是陰底一截。○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生夏長，仁也；秋飲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性理會通人卷三十六性理

性理會通人卷三十六性理

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歛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歛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歛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仁禮屬陽屬德義智屬陰屬順同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歛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讓三者他那個更收歛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問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

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欽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春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

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趨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自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義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着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着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湏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湏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下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

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兩箇分為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

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固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六性理

十一

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類○仁與智包得義與禮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良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六性理

十一

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入然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殺種之說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童叟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爲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已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發而爲惻隱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

處否曰恁地靠着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温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割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時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合也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上是仁之禮一界子上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

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割隱差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二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爲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側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脉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爲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爲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

仁之體立而義禮得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
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
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
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
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
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
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
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益
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
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

性理會通入卷手本

性理

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禮
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
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
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
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
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
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
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
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
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

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
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
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
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
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
內而不可訛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邇其情
而逆知之耳○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
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
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
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
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
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而無惻隱之心却
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
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
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
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
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格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
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性理會通入卷手本

性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

之發源由是而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揜故其粹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性理

十一

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伎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已私既克則廓然太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而公者人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

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一性理

十一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欲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
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
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
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
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
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
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
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
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
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
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
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
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
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
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
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
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
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
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
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
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
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
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
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
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
確理會通不卷三十一
言但其中合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
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
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
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
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
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
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
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
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

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
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
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
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
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
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
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
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
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
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是惻隱羞惡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知則無事可爲但分
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
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
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
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
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
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循環
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
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

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
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
而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之則曰仁義
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
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
稷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
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
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
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
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恭敬是非之發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
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
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
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
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
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
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
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
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
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

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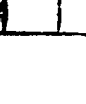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卷三十六終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六終

子集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公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信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

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理以看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木性理會通本卷二十七性理

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理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

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迫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禮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

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
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
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
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
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
五欲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
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
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
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人之理矣○程珙問論
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
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孟
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
仁何者爲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
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
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
天下道理不出於此昌黎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
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
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
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
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
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

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
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
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
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
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
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
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
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
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自見得分明然後
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
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
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
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
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
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
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
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

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七性理

者習察無不是着工夫處也。曰孔門方說仁字。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

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序合當別合當信底皆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七性理

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

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七性理

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

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中。正。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總。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

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判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而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人來邀我同出公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七

性理

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

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榮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

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為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七

性理

十一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欺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着○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七 性理

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非爲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

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七 性理

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

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措，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敬誠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為事裏面頂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為善，更有兩三分為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的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足，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

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
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
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
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
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而已又
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
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
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纒
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
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成此
性理會通人卷三十七性理

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其心之
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
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
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
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
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深體權弓籍齊
大飢然故爲術
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飢者蒙袂袞屨買買然
來於路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
曰子惟不食空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
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可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
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入道誠是以命言信是
性理會通人卷三十七性理

所損益則爲僞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是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爲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已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七性理

十一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忠

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外者即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衆說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肯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畱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

性理會通本卷三十七性理

十一

即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涵衆說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肯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畱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

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
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
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而發出無一不盡是
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
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
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
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
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
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 性理

守忠信只是誠實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的忠
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
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
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
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
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
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着則不通○聖人分上
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
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
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實

相對實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
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
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
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
虛了主字下得實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
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事
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為人謀耳○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
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為萬善之總
括如忠信如孝弟此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

性理會通卷二十七 性理

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
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
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
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
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
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
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

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那時後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忠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入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感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湏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已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

性理會通入卷十七 性理

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

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湏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湏是着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是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而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性理會通入卷十七 性理

西山真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爲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

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已。盡乎已而不本乎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遠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已之

性理會通卷十七

性理

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弟當弟。處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然忠是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己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

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着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繁。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

性理會通卷十七

性理

曰。二字不可以淺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貌曰恭。貌曰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執事敬。執事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
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
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
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
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
卽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
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儀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
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
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

性理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密之容
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
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
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尸立如齋便是
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
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且如恭敬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
敬日濟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誠
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性理會通卷三十七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經
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
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
紛紜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
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
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
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
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

道統

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傳於
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入卦畫洛書
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
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三宋
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
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
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
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就能與於此日根
極領要者會本根之極學水領之要○按宋史太
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于奎占者以爲文明之
祥建圖屬書謂建立太
極圖而聯屬以通書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

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
 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
 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
 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生箇
 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
 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
 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
 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
 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
 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
 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
 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
 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
 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
 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
 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
 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
 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
 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

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
 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德氏曰立象著書謂
大極圖家通書也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
 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
 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
 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兼愛好德之良心所不
 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
 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
 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
 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
 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
 氣疑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
 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
 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
 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
 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
 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引道
 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
 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

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
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
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
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
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
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
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
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
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
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
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
者從周公繫易父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
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
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
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
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

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
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
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
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
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
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
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
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
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
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
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
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
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
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
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
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
越乎此矣（集註）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
丹書王欲聞之則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
昆侖之圃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丹書之言曰

敬勝志者吉志勝敬者威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工聞書之言揚若忍恨而為戒書于席四端為
焉

北溪陳氏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
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
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
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
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
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
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

性理會通

卷三十八

通統

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
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
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
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
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徵人倫
之著事物之象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
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
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
歸河洛之問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
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

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
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
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
氣形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人
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
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
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
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有大而至於天地之
運小而至于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

性理會通

卷三十八

通統

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
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體統
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
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
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為一者歟蓋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子思
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
以意為學其務於該洽者既以間見積累自矜而
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
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寥寥于

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朱子
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而賢後賢
之道該備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
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
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
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
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
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
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於是
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經理會通不卷三入道統總論

包純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
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
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
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
可也後世雖有作者其不可及也夫集覽三古謂
上古中古下古伏義時

中古文王時下古孔子時
也八卦謂之八索索聚也

西山真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
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
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
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子

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
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
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
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
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羸秦以後學術渙散無
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
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
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
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孟之
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三
性理會通不卷三入道統總論

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
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集覽符節
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
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義農黃帝繼天立極
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黃帝而後少皞顓
帝高辛繼之通堯舜謂之五帝堯舜禹湯君臣也
而並生唐虞之際所以爲盛也成湯伊尹生於商
之初興而傳說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周
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
位而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授教弟子而惟顏曾

得其傳顏子早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
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
之傳於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於周子而傳其學
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
者也聖賢繼作前後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
用而已○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不然
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

性理會通入卷主人 道統

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正欲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
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
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
期然而然也○因是人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
本無喜也因是人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
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
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
有能有不能非知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
所不及○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
顯人過惡之意○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足言○聖人
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之心未嘗有志
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聖人之心雖
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
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體道少能體即賢盡
能體即聖○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或曰
賢聖氣象何自而見之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

性理會通入卷主人 道統

○聖賢之處世莫不於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
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
汚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
人猶巧工也翦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
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
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
賤而惡富貴是又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
安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

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爾○洪鐘未嘗
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
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
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
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五峰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
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
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性理會通卷主人

十一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
○聖人不知已是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
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
意亦常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
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
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
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
氣象又為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
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以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

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
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
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
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
理聖人之能事也○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
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耳○先賢言語
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為而言者故或不可
為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唯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雖有為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性理會通卷主人

十一

孔子
字仲尼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
魯遂為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于尼丘
生孔子因名丘少習禮容通周見老子于
于蓋進適齊景公欲以尼魯田封孔子晏嬰
沮之退而脩詩書禮樂魯定公以孔子為中
都宰一年四方皆聞之建為司空復為大司
冠三月而誅少正卯齊桓與魯會于夾谷孔
子獨行和事遂歸所歸之田遂歸三都齊人
饋女樂而孔子適衛歷聘諸國復歸魯正樂
禮而再易因魯史作春秋年七十三卒弟子
心喪三年魯追謚尼父漢追謚仲尼公后廟
進封鄆國公唐追封文宣子宋加至聖元加
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國制益尊崇之
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

而明也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不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遂符行近温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惟理會通入卷主人通統論

惟理會通入卷主人通統論

十一

十一

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之子孔門高弟子九而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數日天喪子歷代累封堯國復聖公首置孔子廟處本朝官其後為翰林五經博士

惟理會通入卷主人通統論

十五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欲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

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
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則簞瓢由是萬鐘由
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
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
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
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極善者
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
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

性理會通不卷主人

道統
十本

定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
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籠至如
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籠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
言皆深曉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
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
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
此○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
然○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
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

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籠些顏子比孟子
則孟子當籠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
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
據自看覺得顏子渾然無痕迹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
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
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
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
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性理會通不卷主人

道統
十七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籠如何潛室陳
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
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
處故謂之心籠

曾子

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點之子師事孔子
陵履真實天性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流
之傳述大率一篇爲教人之法後世
進封廟圖宗聖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
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
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彼
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

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

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

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

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贊之

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易贊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同心集覽子

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子高意廣

晚年進德後世追封陳伯進宛丘侯

朱子曰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篤

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

惟理會道入卷主人道統總論

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

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末

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

為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

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滿○曾子父

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

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子點

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

力行之意多

子思孔伋字子思先聖之孫鯉之子為魯學公

百姓奉毀罷之祿以振困隨無令人有怨恚

而後世有聞見也作中庸以述道流之傳後

世道封沂國運聖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

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

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寔遠矣獨曾

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

也集覽則子方子夏弟子魏

文侯以之為師詳見通鑑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

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

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

惟理會道入卷主人道統

合得者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

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孟軻字子車一說子與戰國時鄒人受業

君不能用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孔子廟庭本朝官其後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僉者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思衰以來處士橫議
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
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
不陳於王前非孟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
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
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爲久安
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
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
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
宜其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

雜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通統

十一

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
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
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
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
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
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
爲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
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子謂孟
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

善論孟子者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
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
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
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
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子云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
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
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雜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通統

十一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
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
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
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
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
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
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問孟子露
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
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
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

般氣象○答呂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木雖殊然亦聲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情相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南軒張氏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為齊宣王有好善之資難為棄之耳集覽齊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性喜文李詳說之士感且于入造孟子至而不能用既而以孫臏田忌為將滅魏救韓威儀列國在位十七年惟理會道不卷主人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可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大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以下論孔○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愷悌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子

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木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後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

雅理會道不卷主人道統 及處○仲尼聖人其道大富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辯也集覽定哀之時定公名宋襄公庶子以子以禮諫其淫樂齊俱備魯侵地而謝過及命三桓禮三都不果季桓子受女樂而怠于政孔子遂行○哀公名蕩四歲即位既而孔子反魯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行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顏子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己任哉。○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帥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于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儻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惟理會通不卷主人

道統論

子甲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也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闊闊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

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人之氣禀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覲者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惟理會通不卷主人

道統論

子五

武問古來誰高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問冕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便

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希孔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學之道莫過乎釋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復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通統論 五十六

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朱子曰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奮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為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

然然曾子亦大段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

似○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謙然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豈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寬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通統論 五十七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一 通統論

五十七

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無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

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籠○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籠不甚仔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孟子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

以學顏子則不錯○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

性理會通 卷三十八 論語

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已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問謝顯道謂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未知顏子所學甚處與孟子相似曰學顏子有依據孟子才高難學蓋顏子之學親切勝如孟子也

雙峯饒氏曰顏子孟子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

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

甲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案此陽貨左傳魯定五年季平子卒既葬賜虎因桓子而專國政貨季平家臣名虎

孔孟門人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

性理會通 卷三十八 論語

字子我魯人孔門弟子以言語稱焉臨南大夫進封齊國公

武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邊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

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濶漆雕開深穩○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于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人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通統他論 五

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于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的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子張過高子夏窄狹○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

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顏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假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拙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

性理會通 卷三十一 通統他論 五

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集賢注 離間春秋 蔡人孔子弟子 鹿 鹿 宗 封 蘇 伯 宋 與 宗 如 封 平 與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

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集）
爾子名穎字子騫魯人孔門弟子以德行稱穎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嫉穎冬月水以蘆花絮父察知之欲逐其母穎曰母存一子來母去三子日孝哉問子騫人下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後世遂封費公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終

性理會通卷三十八終

三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名敦順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窺求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好深苦切無兄弟也）程子曰自爾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意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

一般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先生博學力行問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先生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
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高超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
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
之因寓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李通云其學精
慈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
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
可想矣○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
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
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
惟理會通人卷三十九 諸論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
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
馳騫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
之傳復續蓋有以開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
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
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
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
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
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
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
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
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
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為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
知之可見無分毫誇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
人集覽周敦頤定問為南安軍司理有因法不
人當死理使臥床治之效驗爭不能直乃委手版
請將罪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
婦人吾不為也遂使感悟因類以活○自孟子
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

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聞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况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不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

聖學會通人卷三十九

四

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先生之學源淵精粹寔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大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闡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

暇○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聖學會通人卷三十九

五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

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開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贖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九

不

誣功用豈不偉哉
程子名顥字伯淳號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則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則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微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益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

性理會通入卷三十九

不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
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而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啟塞開之而後
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
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
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其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不
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

理會通入卷三九

監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
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
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
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
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
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
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
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
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

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
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
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
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
莫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
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氣○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先生在

理會通入卷三九

鄂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
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
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
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
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
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明道門擺脫得
開爲他所過者化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
其關鍵直觀堂與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
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

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
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
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
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
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
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用萬物而
不自以為高學濟三才而不自以為是行貫神明
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

性理會通小卷三十九

經之與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
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
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
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與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
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
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
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
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
密詳練而所不試其萬一（集覽）斥堠詳慎日斥
度也塚正也所以望

峰巒也三國時降經
一夕五千里是也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
聲鏗然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
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
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
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
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
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倅倅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
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

性理會通小卷三十九

有詔起呂申公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
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
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集覽）呂申
公呂公著
也壽州人夷簡之子幼嗜學至忘
寢食夷簡器之日他日必為公輔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
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
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
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
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哉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

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於野移之事
君讜言忠謨奸邪之言感動欬歔舉以教人粹然
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
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
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
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
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
斯民矣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然高學者難看○明道說底
話急地動彈流轉○贊先生像曰陽休山立玉色

金聲補註熊氏曰暢與陽同休如陽氣之會
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

程子名頤字正
叔號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

動履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

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
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土
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王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若
子之純粹與其兄顯俱以德名顯於時又曰頤抱
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
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

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
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

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
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
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

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
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達

胡安國言於朝曰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

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
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洋勵而其
間志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
深誦其徒而乃上及於願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
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
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
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
未上下折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
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
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
爲虛文不卷三十九
十
孟子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
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
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
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
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
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說大驚卽延見處
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
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關

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
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
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問
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
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
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
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
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
是確然恁地○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
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曰公恨伊川
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緊故當時
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
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
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
他箇否○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
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
要用便是兩心○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闕理不
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春秋大義數十綱若日
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遺忘者又非先生
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

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恨着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久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補註熊氏曰文章見於世實民生之不可闕意味之根於理猶菽粟然雖無文絲之施栗然雖無膏粱之珍寶民食之不可無就識其貴。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以下總論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十一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榮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昔嘗見鄉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十七

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馮氏忠恕曰王雱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願不及家。

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條例司官不以為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止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濂溪在當時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明道

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或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濂溪子無一字差錯○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

曾看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於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某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

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氣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象者也今之想象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象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於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純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餘憾矣○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神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請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名載字子厚號橫渠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其接人治一作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

者誠未有如子厚○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十五

中過來○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曰

子厚之為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

寬弘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

未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其接人

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

厚之氣似明道○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極力

苦心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攷

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

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

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息慮涵

添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

皆宗之神宗即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為對

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

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

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

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

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

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十五

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

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

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

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

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

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

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

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

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

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二十五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

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有些子變得些子又便有些子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二十五

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終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况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某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科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

之蕭便已更容收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以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二十七

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趁佛老勇撤舉比一變至道補註 熊氏曰卑比虎皮在宗師坐虎皮說周易及周二程論易遂致退其席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補註 熊氏曰精思以退其微力踐以進其極中夜妙合於此心取焉連記其所得 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下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名雍字堯夫號康節先生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二十一

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
 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
 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
 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萊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
 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
 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
 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矜正而不諒通而
 不汗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
 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
 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
 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
 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
 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
 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
 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繁可見矣而先生純一
 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補註宋史列傳李之才字
挺之受易於穆修修受之冲放放受之陳搏源流
 最遠李之才始其城令真即兼好學其廬謂曰
 子亦同務理書休泰八卦六十四卦圖像而雜陳
 才校河圖洛書休泰八卦六十四卦圖像而雜陳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二十一

頃索隱妙悟神樊多所自得○謂周純明日吾從堯夫先生游
 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
 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渠覽始學於百
 隨文吉從其城宋天聖中吉登蘇門山顧謂雍日
 若問孫登之為人乎在所謂尚也遂下隱于山下雍
 盧百源之上布裘蔬食易爨以養親○堯夫於物
 受學李之才覃思於易後從於洛陽○堯夫於物
 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堯夫襟懷放
 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詩雪月風花
 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
 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語來直是無端又如
 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
 元古未有人道來○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
 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
 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
 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
 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世之博
 文強識者眾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
 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
 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邵堯夫病革且言試

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
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
於儒術未見所得

上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
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
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講求又
有詩云對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
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
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一始得又有詩云
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諸儒

三十一

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
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
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曰昔富彥國
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
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
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
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〇
問堯夫所學如何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
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
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

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
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
福修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
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
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
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
事邵即默然

和靖尹川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
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堯
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諸儒

三十一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
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
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嘯
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問州府
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
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
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
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
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

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嶠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其城。廬於百源。

性理會通

卷三十九

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性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

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性理會通

卷三十九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

生微開其端母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要自理會出來便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又曰康節之學挾摘竅微

性理會通下卷三十九 諸儒

三十四

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是箇甚麼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

詩黃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的意思大煞把箇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康節詩儘好看楊道夫問舊張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問箇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張皇道夫曰舊

性理會通下卷三十九 諸儒

三十五

看此意似與性爲萬物之一原而心不可以爲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著實處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

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
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
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
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邵堯夫詩雪
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
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
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或問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
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
謨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三十一

暗巖崖生鬼魅清明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
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
多少怪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強似皇
極經世書○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
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
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贊先生
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
探月窟足躡天根補註堯夫曰一陰生於姤是為
月窟言邵子能探陰陽消長之
理而始封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探一陽生於復
是為天根言邵子獨會長陰消之理而復卦若
先天圖之下閑中今古醉裏乾坤行狀云先生著
經世書經之以

元紀之以會參之以兼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
于五代入進人事與衰治亂靡所不載此即所謂
閑中今古也又無名公傳云性喜飲酒飲酒後既
弄先除數間徑歷來此即所謂醉裏乾坤也明說
齊和先生首尾吟曰醉裏乾坤都
萬物閑中風月更輪誰贊詞本此

性理會通卷三十九終

性理會通不卷三十九

三十七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
 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
 難久也○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
 纘密有所不逮於與叔○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
 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於
 外立得個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終
 穎悟○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

性理會通卷四十

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特之介甫
 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然後盡能
 推類以通之○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
 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力小
 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莫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
 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
 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
 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

自是不能已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

是到底○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益

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可

惜哉○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

陳是非導人主之意○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

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因

論求舉於方州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

復計較明且勇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

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

惻隱之心○與范與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與

性理會通卷四十

呂與叔語宜礙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釋俊

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楊應之在交游中英

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

呂氏大忠曰蘇季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

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

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

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

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

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稱

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定夫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定夫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日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

卷四十一

三

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嘗窺牖切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卽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焯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卷四十一

四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修身好學行如古人○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襟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

和樂色笑可親臨事教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塔然不語俟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侯師聖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因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陳氏淵曰明道在穎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

坐客曰吾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寧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

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痺伊川以為然伊川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

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

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

元祐黨人

謂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下味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傳堯俞趙鼎韓維孫固范伯禕胡宗愈李清臣蘇軾李綱秦世英純禮安燾陸佃曾任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文鮮于侁買易郭浩程顥秦觀○大觀中張來晃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是也

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溪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

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

伯胡安國常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

必有補於聖時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

雜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七

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個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問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

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風流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旁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詩文說道理之類纔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包揚曰是道理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

雜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八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賞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當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

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
苟有大力量咄嗟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
不在既不能然也只是隨衆鵠突又曰他當時一
出退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
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
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
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
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
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二應虛
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
曰當時若能聽用夾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上
蔡爲人英果也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
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于世如以生
意論人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
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教爲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
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
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
亦皆稱其言論闕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

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
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
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
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
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
字曰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
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
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
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便
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
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
所以都易得偏以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
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個得如專去理會刑
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尹彥明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
有病益且養他氣質淘淡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
思如學記所謂來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
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
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
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

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煞者。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個甚。○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聖門。真個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個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之性常常要着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和靖

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十一

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

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十一

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尹子之學。有偏處。渠初見伊川。將朱公校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為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朱公校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南軒云。朱公校奏狀。說伊川不著。曰。不知如何方是。說者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又曰。淳

夫資質極平正點化得是甚次第○李朴先之大
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
問○問郭冲晦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
但見識不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
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
語孟中庸說猶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
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
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連山輩立論
可駭也連山易周禮人字二易之法
其卦皆入其○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
別者六十四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十
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
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
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
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
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
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
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
理會終不解得又曰呂與叔高於諸公大段有筋
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與叔文
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

馬飽滿位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
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楊謝諸公
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
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
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
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
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
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徒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
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學者氣
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十
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上蔡之學初見
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酒
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
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
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
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
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
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如楊游解書之類多使
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
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

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巧然意思好○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假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龜無處不窒礙矣○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

雜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諸編

十五

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秋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

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曉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掾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雜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諸編

十六

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富處不貴徒執已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

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
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評亦自不同孟子比
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
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
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
愈似而去道亦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
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
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
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只
當學于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勝

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
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
位太高爾○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
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
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荷因
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
却無徒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
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
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

二公

覺軒蔡氏近思後錄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
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
篤信好學至死不變○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
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李端伯胸中閱肆開發與
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
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
得者盡之于心心之所知者踐之于身妻子刑之
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和叔與
人語必因其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
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楊遵道孝友和易中
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
微指極水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
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劉安節貌溫
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一以誠雖忤已
者未嘗見其怒色悲辭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
陰覆其不及○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
能及之者○馬時中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耻
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西山真氏讀書記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
與程先生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北首
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未嘗專主一
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
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爲本
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
他術身不能脩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其
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也
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蓋日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經
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范
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
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
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劉質夫自髫髻卽事明道
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
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
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
之病故其行也果○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於學

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
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常曰堯舜
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
有間矣○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閭室其於聖人
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呂和叔爲人質
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
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潛心玩理
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
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游定夫嘗問
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
惟聖會道本卷四十一
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
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
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馬仲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
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
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
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
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
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
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

御史以論汪黃讓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
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
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
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羅從彥

字仲素沙縣人徙家南平從李楊時于
蕭山既而築寶山中絕意仕進充然自
得李者稱為豫章
先生卒謚文質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

龜山通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

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性理會通不卷中十緒篇

五十一

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
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
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
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
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

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誦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李先生言羅仲素春

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落者大○楊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

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

是已發昔常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

不可以不致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

析毫釐牀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牀二

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

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

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

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

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

性理會通不卷中十緒篇

五十一

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

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

靜時而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

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一有道理便以道

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

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

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

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

底人喫得好如要與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椒廟

特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
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
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
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
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
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
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備創爲
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缺私不忘君之心
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性之比邪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諸儒 王

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
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
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
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
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
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
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
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
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
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
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
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
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
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縣學
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
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
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諸儒 王

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
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
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
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
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
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月之小物折之於
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
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接
後學各問雖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
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先生喜

黃大史稱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
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少進矣○先生資稟勁特
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
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
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
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
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
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
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以樂者於畝畝
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
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
與沙縣鄧迪天啟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
月瑩白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
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
之氣○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
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
是先生粹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初間也是

雜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諸儒

二十五

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豪
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
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
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
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
個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
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
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
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
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
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
大率若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
隘屋宇甲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
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
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
居常無甚異同頽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
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認其當時爲之語
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
也認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先生不要人強
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

雜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諸儒

二十六

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謂說字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先生有為只用蠱卦但有决烈處○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禱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裏向來亦是如此○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未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坐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人定○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

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管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特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

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
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
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
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
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祭先生文曰道喪
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
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
一簞一瓢凜然高風荷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
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束解水釋發於
天機乾端坤倪鬼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諸儒

五九

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
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
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
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
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扼衣發其蔽昏
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
初講意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
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
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長短物我一身
孰為窮通嗟推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

道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已歿孰云非天意也
小生夙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飲
衽推先米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
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室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
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
以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遺涼秋已分嘉
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
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
陞歸裝朝服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
斯言而決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走後人死
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隆緒茫茫孰知我悲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諸儒

五九

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忘者存鑒此誠意
胡安國 字康侯 文定長子 實字明仲 號致堂 季子宏字仲賢 玉峯附俱詳見首卷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
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
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

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
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
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
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
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
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傳家
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
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
惟理會過不卷四十一
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
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
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之古人
又淺○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情大綱
却有病○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
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
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
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致堂說道理無人
及得他以他才氣甚廢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檢點

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
矣○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
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
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極高○問知言
論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
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一云但言其自然則謂
之道言其實則謂之
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呂與
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伯恭云知言嚴正
象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又問中誠
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
一箇物字時且隨處說他那一個意思自是他一
個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
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
得他所說字本相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了○問誠者性之德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
禮智皆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
說得較近傍○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
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
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者命之道

中者性之遠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固有好處然

孟子卷中

性章

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與言語亦大故誇逞其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考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考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各求放心之釋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

孟子卷中

性章

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
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好惡性也既有好
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
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
討○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
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
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
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問五
峯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
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為消長

性理會通卷之十

五

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為
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
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
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好善而惡
惡人之性也為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
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峯言好惡性也
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
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問天理人欲同體
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
故仁義禮智為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

不義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
個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整
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又曰胡氏
之病在於說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
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
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
此所以與常人異耳問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
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
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

性理會通卷之十

五

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
為性矣此其甚差者也又曰天理人欲如何同體
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却是一團
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
之為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為性却
說得是性只是一個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
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
人全不去看○人學常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
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為主則其或墮
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峯只就其上成就所

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覆也○明仲常畏五峯
議論精確五峯亦常不有其兄常欲焚其論語解
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
有相處亦多明白至五峯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
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
著落五峯辨疑孟子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
地分疏孟子剗地沉淪不能得出世○明仲甚畏
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
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
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
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
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
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五峯先
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
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
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
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
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
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

之至矣○五峯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
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序
五峯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
歌之所發蓋所以紉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
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恭異同非若
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
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
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
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繼得
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嘆息
至其所至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
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謝熹字仲晦號晦庵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

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

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

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宜於言終身弗

越陋甚聞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賈

道雖一省身躬三來輔孔門翱翔兩膠學的欲正

語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應躬有

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聽勝開淵源之

方駛望洋渺瀾光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

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備

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茲動而思蹟凜乎端端

惟顏曾是畏 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延平李氏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

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某因

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

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

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

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而體認今既論難見

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

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

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

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集覽

義者鄭玄傳任敦何休好公羊學者公羊墨守左氏皆盲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針膏盲起廢疾嘆曰康成入吾室操

古戈以伐我予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子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

言奉前烈之遺矩惟聞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勵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

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太

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

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

不憾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

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

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章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紛紜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

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情性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遺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人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而

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巨細必誠必敬小不如禮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

禮會通不卷四十一

事

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權於親故雖疎遠必至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賜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一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

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賸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其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於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

禮會通不卷四十一

本

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攷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

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小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太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

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懼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聞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幾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

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
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
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
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
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
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
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絕
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震壞之
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躡駁尤甚先生

卷中一 諸儒

九

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
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
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
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
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
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
纘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
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
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集覽 勉之崇
安人自幼強學

日誦數千言以辨舉諸大學時禁伊洛李勉之殆
抄日誦師事無定得時時結草堂讀書力耕自給
紹興間召至與秦檜不合卒謝病歸李肯綮白水
先生朱松卒屬以後事且令子黨受李勉之誨意
如子因妻以
女婦自同安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
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
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
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
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
其中心之所有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
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
其心平其氣宇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
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
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
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
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
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
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
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
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

卷中一 諸儒

十

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

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若假借以相混惑愈心
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
如不忍去以待其泯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
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
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
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
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
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
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
莫如爲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
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諸儒

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
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
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
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
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
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
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
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
本體辯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盡
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
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諸儒

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
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儒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
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動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
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
序不倫刪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
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
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

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
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
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
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
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
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
當沈潛反覆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
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
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
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

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做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做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軌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辨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

權理會通不卷中十一 精義

十五

大吉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謬辯異教之非擄其巢穴破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正之則而不墮於荆棘獲阱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考繫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濼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頗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不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

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今古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辯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睹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其包涵博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辯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取而辯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疊疊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躡躐經傳據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山遠乎

權理會通不卷中十一 精義

十五

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
儼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
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
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
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
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
必三嘆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
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
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
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

理會通不卷四十一 緒備 十一

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
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
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
而混於八索詩書繁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
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
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
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
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
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
攷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

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
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
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
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教
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
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
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
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
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並
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垂
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
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
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
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
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
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
於詞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
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訕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間接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機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觀自孔子沒則諸子已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繼而明徵者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古而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簫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極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唱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湖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

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腫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開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邁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耆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宜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一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之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與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

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與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
功不在禹下，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張拭字敬夫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頓悟夙成，忠獻愛之，自
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
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
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
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
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

生理會通入卷中十一

十九

顏錄一篇，蚤夜親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
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
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
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
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
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
勉慕而強為之也。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諸
理既精，造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
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

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
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
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教人，必使
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
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
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
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
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
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

生理會通入卷中十一

二十

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
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橫前聖所未發，而
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
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
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
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
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實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靖康宋欽宗年，是時金人長驅，
人寇，虜二帝北去，故曰靖康之變。○某嘗病，病聖
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

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騫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

理會通

卷中

十一

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辯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

理會通

卷中

十一

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惟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脚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問先生舊與南軒反復論作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模其則性純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可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知

此○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
 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
 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
 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
 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
 事。呂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南軒伯恭之學，皆踈
 略。南軒踈略從高處去，伯恭踈略從卑處去。伯恭
 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
 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
 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 諸儒

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
 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
 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屹屹
 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
 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
 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
 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性理會通卷四十一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 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
 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
 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
 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
 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
 文理却不仔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
 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在洽
 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
 以看籠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
 恭教人看文字，也籠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
 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則甚，但有益於我者，
 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
 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
 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
 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
 舊所編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
 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 諸儒四

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
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
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
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
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
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
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
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
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
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
權理會通入卷中上諸條
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
及其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
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
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
語最好其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
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
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
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
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

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
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
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
仁義是個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
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
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
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
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履
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
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
然其意壞了伯夷子由古史言馬遷去之盡用孔
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
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
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
矣（集覽）騶虞名似虎白質黑文尾長如身不見
矣（集覽）生於不食生於不食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乃見
騶虞乘鹿胎也（集覽）胎也（集覽）胎也（集覽）胎也
時青嘴食肉不食粟○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
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
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
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

之而莫觀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開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華臣始竊大柄汝愚以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 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

心那時尚說得好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

精義會通不卷中上

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個克處又却不肯說

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

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

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

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

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

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

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

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

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

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

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樣人在這裏○問告

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日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

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

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

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

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

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

精義會通不卷中上

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個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

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里皆實釋

氏萬里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

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

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

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

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

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

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

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

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貫貫之此正同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

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諸儒

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處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

象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處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說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者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

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諸儒

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

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
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
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
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
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
矣○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
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
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
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
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是好爲阿佛
理會道不卷中上
馬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及害夫子○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
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
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個是說甚
麼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個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

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
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
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
說話○因說子靜云這個只爭些子纔差了便如
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
底拘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
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
只是就過裏面求個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
面求個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
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
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
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
更無底算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算便危殆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
慮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
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
義曰子靜只是拘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
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

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邇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處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雜學會通入卷中十二諸條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自然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的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

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

○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

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

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審矣○晏

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

月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

動靜如一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季通之來

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父對林不暇寢從先生歸

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

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

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

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

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

通焉異篇與傳微辭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

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

日沈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趣拜人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

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視門下

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耆者沈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辯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文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因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繁學者請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

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

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于欺也○仲默父師之託稟稟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書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

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

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董氏詎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
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
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
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
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
權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諸條

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
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
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
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
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
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
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纒而不知後有賊
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
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

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
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
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
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

邵菴虞氏曰孔子顏子沒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
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
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熾
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

權理會通入卷四十一 諸條

十章

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
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
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
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屬已
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
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臨
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
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
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
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名義反身

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
 大本諸平居室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
 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
 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茲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
 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顛門相尚雖卒莫
 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
 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
 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
 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聞
 禮運會通不卷四十一 諸儒 十六

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集覽白鶴山
在嘉定州
縣西八里廣胡安聚徒教授山下乘白鶴仙去因
名宋儒魏了翁嘗築室其下曰白鶴書院聚書授
生徒山是蜀人
如義理之字
 許衡字平仲
號魯齋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
 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
 昭聞于時官諸曹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
 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
 而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更為
 禮運會通不卷四十一 諸儒 十七

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最其弟
 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
 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
 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
 晦菴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
 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
 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
 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
 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泉皆唯

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

生亦且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

盛暑不廢也蘇門山名在衛輝府輝縣西北

往見之與商暑終古也然不應藉退至半山開山

日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為○先生自得伊

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

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厄之際所守益堅而

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種

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來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

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

對則眾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

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

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

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為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

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

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

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

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

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

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

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

默無咎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

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

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

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

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

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菴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狀

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

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

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

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憚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

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

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字叔清

邵菴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爲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濠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髻特異常人得斷簡於泉遠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口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又之淺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憫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

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浮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揭氏後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條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

而暑之日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二終

二十三

性理會通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曉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編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既朴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就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

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夫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其長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

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個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何古人于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嘗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個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個字獨將這一個敬做辯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個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洒掃應對之

類作段子亦可每常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常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稟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費精力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

理會通入卷中

中

之古人自小卽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如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類是真個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有個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只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弟而箴看我是能人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某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防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

理會通入卷中

五

於其明其暗則繫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賢日開

○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

躁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

科舉之文不容不躁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

得一第便為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

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

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

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蹻危

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

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

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

邊立不暉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

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

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時必

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

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為人子為人

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

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

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

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

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

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記學幼

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

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

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禮

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

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

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

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混俗間

教子率以周典詞于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

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

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長短參差

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振而學者苦其難又

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

掃應對專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

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

聖會通不卷中三

本

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

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

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

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

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進學莫

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古人所養處多若聲

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多無只有個

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耻不知而不問終於不

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

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

既醒必惕然而耻矣醒而不以爲耻未如之何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

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易曰知至至

之○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

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潤

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

過即改何○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

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

聖會通不卷中三

本

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准
 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
 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
 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
 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
 任重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
 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學
 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
 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
 理會通人卷中

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
 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
 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
 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
 人何所為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
 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
 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
 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
 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絕技藝者是可
 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
 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
 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
 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矣及其至則一也○氣
 質沉靜於受學為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
 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
 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日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
 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

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聖人爲標準然

理會通本卷中主

三

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一作○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一作有個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破主○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

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肯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莠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雖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人欲得正已而物

理會通本卷中主

三

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于學加功數

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其弘邠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於二端而便勝於聖人也○義理有疑一作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新意心中苟有所聞即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一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

性理會通卷中三十一

十一

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

者以重其足至于盤孟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壽夭之理皆其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宋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情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天理之間立本

性理會通卷中三十一

十五

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脩○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

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
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
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
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
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
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
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毋我○明善爲本
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
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
求之而無所不得者也

禮理會通入卷中三

十七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
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
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
善於此則不得○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
如樹木須先有個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本
若無根本又培養個甚○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
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
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
大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學聖賢之所爲須是

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是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
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事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
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
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
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
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
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
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
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爲已之學正猶飢渴之

禮理會通入卷中三

十七

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
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
人其病益無易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
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
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
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
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
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
者爲無用之文徼倖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
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
爲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
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自孟
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
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
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
道者舍先聖之書何末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
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購
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

理會道不卷四十三

十一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
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
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
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
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
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顏淵
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
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
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
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

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
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
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
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
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
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
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仁問知子曰知人
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
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枉之義

理會道不卷四十三

十九

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智
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
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
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
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
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
是也

凍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

治安以學爲○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陋博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

禮理會通不卷中

二十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在已知之在人有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知先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

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與○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證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

禮理會通不卷中

二十

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

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是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空禩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爲學須先立得個大腔當了却旋去裡面脩治壁落教絲密今人多是不曾知得個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

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小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理這裡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着一個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洒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洒掃小屋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裡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

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做的道理存其中正似一個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卽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卽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儆去斷以不疑果央行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

進會道入卷中主序

王西

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教一個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工夫亦無入頭處也○爲學不厭卑近愈理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者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着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

進會道入卷中主序

王西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或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學者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王末

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難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難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裡難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

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言求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彛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王末

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于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缺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缺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却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袞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

聖賢會通不卷中

李

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述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過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

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個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颺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為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個去做說正心直要正心說誠意直要誠意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心正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撥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裡須用着意理會今之

聖賢會通不卷中

李

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着志順義理做去也無曉歇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

忘寢食做一場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
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聖
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
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今
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
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
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
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晨
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

理會通不卷甲

三

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
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
會了得○大抵爲學須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
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
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自覺得難後遂不肯
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
伏批退自己不願要○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
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裡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寬著
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
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
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
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
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
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要
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

理會通不卷甲

三

上水船方平穩處儘力不妨及到灘看急流之中
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
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
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
煅熬然後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
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
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
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
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循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

天下事非宴安服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難○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個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

理會通入卷中

王

之際為己者直拔要理會這個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令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實做將去○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如今人道理

理會通入卷中

王

在這裡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或問為學曰今人將作個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去向前人說中乘虛接渺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已去理如今去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着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學問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管見些事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個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伴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關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

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大要理會
 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
 書之盤詰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
 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詳玩無有滋
 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裡面有多少倫
 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
 亦然事中自有一個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
 出只隨事來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
 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候天下後世
 入自學不至耳○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
 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關他人
 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個
 道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只略依稀說過不曾
 心曉○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
 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
 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
 殊不知這個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
 要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裡許○學
 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

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
 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學須是熟熟時一
 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着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
 思已不如初了

性理會通卷四十三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三終

三五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
 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
 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
 大愈謹確愈高明○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
 着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顏值則
 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一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
 問之道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
 為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著一善
 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
 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
 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
 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
 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

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
 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
 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
 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
 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
 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
 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入
 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
 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
 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
 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
 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
 做不誠實不好了方去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
 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
 身為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
 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
 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

○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
思前算後也○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察體
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
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了心下
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
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
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作外面存心中欲為善而常有個不肯底意思便是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
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
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
理會道卷中十四
生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
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
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
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
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
明然他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稗秤今
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稗秤也
○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
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

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
著力處只如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
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
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
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
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
有事在○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
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
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
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
理會道卷中十四
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為學無許多事
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
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
住不得○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
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
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
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
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為學之實固
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

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也○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事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

生理會通不卷中十四 爲本

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習舊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密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

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濶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覺處前頭漸漸開濶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時自是

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昔有
 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
 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
 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
 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
 只去切已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
 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
 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
 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復
 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
 權理會通入卷四十四
 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
 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
 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
 了○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
 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
 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
 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
 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自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
 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
 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
 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
 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
 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
 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
 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
 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書
 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
 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
 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
 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
 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
 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
 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
 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
 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
 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
 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

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攷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論孟之書大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辨為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專

理會通人卷四十四為李德論

九

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可戒而不可為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處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云事索然心未得主知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

理會通人卷四十四為李德論

十

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
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
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
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
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
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
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
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
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
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
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
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却是枉了工夫○問學
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
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
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
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
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
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
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

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會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
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
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
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
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
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
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
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
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能備
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
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
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
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
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
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
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
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
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
無實踐之志而但欲睡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
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

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
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
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
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
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
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
義理之與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
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
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
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

性理會通 卷中 四 爲 李

十一

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
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
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未
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
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
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轉學
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釋卷
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而造次而也雖
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
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爲

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
上者平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
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
持養純然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
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與曰下學之功
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
未之見耳○爲學須有階漸然各下立志亦須略
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
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
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

性理會通 卷中 四 爲 李

十一

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然無箇發端下手處
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
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
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
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
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
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
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
而聖賢之言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
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

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林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耳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四

十一

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淺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

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不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見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四

十一

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厭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振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

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向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
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
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
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以
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其
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
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
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
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
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

理會通人卷中四

十七

也蓋人有是身則有秉彜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
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
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
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
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
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懃懇反復至於連篇累
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
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
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
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

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
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
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
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
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
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歷階而漸進蓋觀
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
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
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
垂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

理會通人卷中四

十八

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
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
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
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
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
塗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
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
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飢而
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
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

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
 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
 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
 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
 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謙自明踐履自正積
 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
 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
 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
 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
 略欠關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
 大作規模濶開其基廣闊其地少闕到逐處即看
 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
 而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
 ○大凡學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
 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
 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得這一箇道
 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
 且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觀算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

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
 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
 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籩豆
 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
 曉得便被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
 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
 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郊子蓋是我不知底
 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
 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
 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
 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啻○問如古
 人咏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
 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
 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
 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
 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
 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
 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
 養收拾此心○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

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辯得堅固
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
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
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仔細窮究孟子
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
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瞞過理會不得
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
於其事蓋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
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
謂遠者大者只是揣摩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
權理會通入卷中四

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
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
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
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功夫有著力處然應
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
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
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
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檢點力加持守使動
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
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

多書冊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
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
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
書勝齋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
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
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既不
能曉古詩某以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
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
豢悅口否方是得發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
權理會通入卷中四

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
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
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
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
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
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
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卽便意誠善纔明
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
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卽省之所不
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

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它出來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

理會通入卷四十四 爲李德論 王

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著心實著意沈潛反復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做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頹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

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
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
箇伴門去鑽。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
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
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
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
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處
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
理會道入卷四十四 爲李煥論 王

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
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
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
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
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
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
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
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明日行得一事
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須
理會道入卷四十四 爲李煥論 王

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人。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存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

性理會通入卷中四 爲李德論 二十七

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教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又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

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爲學之道須先存得一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若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

性理會通入卷中四 爲李德論 二十七

本不贖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着酸底便知是酸底喫着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

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四終

三九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個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歲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卽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

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個事今人多先安一個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

性理會通卷中五

十一

○問程子云看雜難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個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個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輩卿曰程子問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個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

去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墜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方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

性理會通卷中五

十一

○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怒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汎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

閑慢湏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
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
理人欲決不兩立湏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
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
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
謂之利此心湏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
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
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湏勤勤把將
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湏見驗人
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
散

惟理會通人卷四十五

中

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個捉得緊雖半月
見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
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湏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
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湏尋個屋子住至於爲
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個屋子如小人趣
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
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湏要
知侍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
字文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
者若不爲已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

亦不關已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已自家
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已只是漫恁地只是要
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
人自家又有幾個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
不曾着自家身已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
多只看爲已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
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
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
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
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佐計一錢也要將歸
家

惟理會通人卷四十五

五

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何
如會無所得○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
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
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
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
明守得純熟也○學道做工夫湏是奮厲警發悵
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
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
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湏如此○或問理會應
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

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闕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

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個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武王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

個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個父子夫婦兄弟纒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

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個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窒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理會道不卷四十五已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個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大小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個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

今頃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萑草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與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歛無足怪○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個貫通學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去

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個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湏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湏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

惟理會通入卷四十五

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湏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與他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

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心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而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積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

惟理會通入卷四十五

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湏是密然亦湏是那疎處欽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湏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溪淵如履薄

水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握去一五
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
此理常派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
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
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
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
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
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
一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
惟理會通入四十五
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
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
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
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
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
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
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
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
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
得便只成杜撰便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

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
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
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
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
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
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沈觀
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
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
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
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
惟理會通入卷四十五
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單却
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
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
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
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
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
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
用力之深末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
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

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
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
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
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
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
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
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
弱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
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十四

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
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
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
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
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
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
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
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疎
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

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
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卽
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
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
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駁之不遠
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
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
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十五

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
已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
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
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
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
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
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
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晷然後越
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軌
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

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踐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十六

退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金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為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攷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

乎自息養時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為之雖若遲緩然為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十七

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于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為善也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義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

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何以爲盤根錯節不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知思而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十九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湏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湏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開邊問人路頭尙不知大率問人湏是

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勤學湏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十九

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湏是堅實旣堅實湏是就擴充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

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帶固者疎通願
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
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
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
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黜檢者耳義理無窮才
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奏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
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
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裁
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甯
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
惟理會通入卷四十五
二十

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
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
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
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
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
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
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
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
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

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
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
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
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
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
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
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
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
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
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
惟理會通入卷四十五
二十一

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殺膠擾無益於已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
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
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
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
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
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博
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
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
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事業

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之為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揆願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為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泥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腳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厚重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復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

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爾輩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

真箇無歎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厭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

性理會通人卷四十五

十一

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

性理會通人卷四十五

十一

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於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

已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
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
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
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
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
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
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
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
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二十一

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
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
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
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
卽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
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
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
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
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辭異端邪徑爲不可
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養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

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
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
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
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
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
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
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
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酢醑不失尺一
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五

二十一

知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
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
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
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
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
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
陟退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
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
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

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為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此處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五

子本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一博以致約則歛華而就實故志為之主愈歛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為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為學之方其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畧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五

子本

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為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為可尊可慕而可汰孰為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為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陋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為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立則內真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為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為敬也必踈畧義非實義而其為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為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為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為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為利欲所驅而有所不顧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壅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

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

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

惟理會道不卷四十五

三十

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

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揆源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州三百支州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千川其不遠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

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于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釋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

惟理會道不卷四十五

三十

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教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是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爲學

而逐逐於欲役沒於利汨役於卑污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懲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

五

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蟹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性理會通卷四十五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
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
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集賢】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
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聞書之言揚若
恐俱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於机於檻於
玉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
切於引於○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
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
獨這是個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
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釋以告穆
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
理會通入卷甲木各

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令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
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
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
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
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
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
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未
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
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熟則是
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
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
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
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
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
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
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

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為已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銷鏹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個主宰如何得是

理會通不卷四本

四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只有個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一云如何○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設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問莫是工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正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

擔百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個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個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個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

理會通不卷四本

五

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個則
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
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
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
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
去若要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
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
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錐鑿腥羶
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
得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
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裁只如
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續不已是謂
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
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
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
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籠一事學者之
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籠一息不存
即爲籠病要在精思明辯使理明義精而操有涵
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

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
與入道况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
本明只被事物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
理難且微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
既喚作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心須常令有所
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
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了却閑
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
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
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
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
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
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
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
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
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問心要在腔子裏若
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
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
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
一個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

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個身恰似
個無稍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其嘗謂
人未讀書且先收欲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
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
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
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去做
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為主則內
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
存心則不免將一個心把捉一個心外面未有一
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
理會通不卷四十六

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
定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
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
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
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又
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難犬而不知
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
此知求之處一念竦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
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
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

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
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
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其爲力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
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
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
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
其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難
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斷絕了○涵養
性理會通不卷四十六

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
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
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
中儼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
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
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
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
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
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
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

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個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周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個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個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個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火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

今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于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個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個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個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

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
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
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
功夫切要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
之哉○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
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
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
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
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
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

性理會通本卷四十六

十一

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
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
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學也不知學
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
耶以此觀之則用功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
謂言靜則弱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
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
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
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

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
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
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
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
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
只有此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
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
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
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
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

性理會通本卷四十六

十一

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
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
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
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
句卓然言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
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
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個持養工夫次第而加
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
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
窮理工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逕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濼理會通入卷四十六

十四

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

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

濼理會通入卷四十六

十五

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

所以爲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

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六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亡勿助長之間耳○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個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

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六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

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個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一個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俱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開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開聚說出一個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恣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六

十九

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字若只恁看似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人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六

十九

爲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初乎
敬者愈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
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
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
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個畏字相似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
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體
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爲學則自

理會通入卷四十六

二十

有個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個敬字與學者說要
且將個敬字收斂個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
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過○學固不在乎讀書然
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
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
理會這一件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
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
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個關聚底
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

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
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緝熙字緝如緝麻

不己之意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

則訓明字

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
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
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
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
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
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教人只就
這敬字上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縱不

理會通入卷四十六

二十

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
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
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暇下於
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
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
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
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
心只是個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了○人之
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
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

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是個扶策人底物事人嘗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

惟理會通不卷中未

主

心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智/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然入欲慾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力行皆求之道也須是敬○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六

主

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下又收拾起幾時得見効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個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着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有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

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
 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
 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
 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
 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
 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
 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
 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
 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
 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
 惟理會通入卷四本
 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
 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
 與程子所言自不同○或問主一不是主一事如
 一日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
 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
 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
 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
 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
 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
 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
 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
 不可有偏此外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
 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
 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
 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
 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
 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
 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
 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
 惟理會通入卷四本
 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
 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
 功有所未至故
 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
 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
 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
 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
 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
 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

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處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爲思

惟理會通不卷中未

主本

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謹嚴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旣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旣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是守故謝子因

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旣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守者此言旣自得

惟理會通不卷四未

主本

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旣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門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卽是常敬敬卽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不可整

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個敬字做個好事物樣子塞於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個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個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

理會通入卷四下

五

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的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理會通入卷四下五九

理會通入卷四下

五九

夫敬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

惟理會通入卷中本

三

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個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

得便在此或以為此最難曰患不省察靈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個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向把捉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個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就去把捉又添一個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捉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便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

惟理會通入卷中本

三

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缺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

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
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
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
則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
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
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
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個是非不成只管敬
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
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
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三十一

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
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
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
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
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
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
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
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
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三十一

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
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
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
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
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
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
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曰主敬
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
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
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
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
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
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鎬書曰持敬
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
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
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
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
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
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
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

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
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
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
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
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
存而於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
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
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
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
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
者什八九矣○劉蕡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
無許多事只是一個敬徹上徹下只是這個道理
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

李

性理會通卷四十六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
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 只敬便
在此
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
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
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
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李
與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
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
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
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
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
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卽
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
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
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
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

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於緩急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矣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十一

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個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酸頭直上不束則散滅矣○主敬致知兩事相為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洒○問前輩說

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辯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辯認且如一個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裡人來照着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為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為體則亦是理以為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其間以為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十一

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為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怠慢而無以檢之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常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為近之誠能以

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卽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爲一文公

惟理會通

卷四十七

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作閑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個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工夫主意重了似過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裡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亦說得親切蓋心常惺在這裡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才在這裡則

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一個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裡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裡一始終本無界限閉靜

惟理會通

卷四十七

五

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裡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稍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才間斷便不敬○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二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

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諸子又發明性理會通人卷四十七

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擊踞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魯齊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已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為百世之師親承脩己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綴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

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一心敬為之君主於敬

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
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
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
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
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
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
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己以敬爲答敬也者
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卽敬也傳之於
湯爲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爲緝熙之敬夫子備
已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于顏曾
子思孟子者也至於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
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遠聞主一無適之說
倘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
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爲者
有不敢爲充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
主於一而不一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
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
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幾得於心
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

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
有商量○尹和靖孟敬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
前水盆語曰清淨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
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
是靜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
至靜也

延平李氏答朱大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
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

性理會通本卷四十七

本

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
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
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
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
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

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
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
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

件如此則維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頌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
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
其洒掃時加箒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
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
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
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
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
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管管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
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個基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十一

址得此心光明有個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
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
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
正為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
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
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釋
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
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
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
倚於衡只是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

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
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
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
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
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
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
且曰俟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
者須有個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
這裡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十一

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
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
得力須是動時也佐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
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
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
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
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云
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
高船也高潮頭底船也底
雖然動靜無端亦無
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
問答之際答則動矣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

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

性理會通卷四七

十一

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人身只有個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時事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靜却無那靜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

性理會通卷四七

十一

動如人嘘吸若嘘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瀟亦必壅滯著不得嘘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闕一闕大底有大底闕闕消息小底有小底闕闕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一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須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個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個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個

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個着
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
却是一個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
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
靜這個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
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
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
故不子細為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
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為學須是靜又
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個敬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十四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
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
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
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
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
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
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
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
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

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
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
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
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
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是秋冬
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
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
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
根本深固自可致遠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
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
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十五

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裡面
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
上用功曰這裡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
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
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
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
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個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
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個白淨底
虛靜則入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裡底
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

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口
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
是不可胡亂思繞着個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
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
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
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
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
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
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
只是打齋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
理會會通卷四十七

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
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
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
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
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
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
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枯亡則夜氣不足
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
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
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
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
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
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
二知也筆覽揚震所謂四知震字伯起華陰人
本荆州茂才王莽為昌邑令謂見機金十
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若不知故人何也各曰
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惟理會通卷四十七

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
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
隨焉妄得之得失亦斷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
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暗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
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
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
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
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

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情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與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與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禮運會通卷四十七

十一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替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彜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

禮運會通卷四十七

十一

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之○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妙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及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暗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便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為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凋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

養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着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于別人事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

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裡○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

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為己為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為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持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的天理渾是一個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有一件工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

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說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解解說道這個是弟便是兩個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富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漏抑之然竟不能得潔淨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裡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念慈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

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誠則自然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謂范異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異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安庶游心寢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欲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個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

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
便自懷一個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
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
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
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
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裡要分
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
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
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七

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
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
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遷甚
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
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
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
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
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
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
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

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
一個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
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
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
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如此其濯濯
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且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
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
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
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
不知省悟若心裡稍知不穩便從這裡改過亦豈

性理會通卷四十七

七

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
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
便克旣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
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
是以君子慎其獨也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
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

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性移而自慊○念慮之正不正在於頃刻之間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

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

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

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

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七

生末

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

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

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

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

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

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已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

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

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

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

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

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

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

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

者也集覽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天而一女投之叔

子令女號燭燭書破壁得至門且志

不可對人言者耳○趙字閱道臨清獄公平生

所為必承冠露香几拜手告于

天有不可告者則必不為也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七

生末

性理會通卷四十八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然不難得只是要一個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便謂要力行亦只是

理會通不卷四十八 爲學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着意做纔着意做便是有個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効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理會通不卷四十八 爲學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

近

和靖尹氏曰觀物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朱子曰學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

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辯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檢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八

李

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窮理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成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

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略晴被日頭略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小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

惟理會通不卷四十八

李

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闕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覺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個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言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

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則各做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已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已可克乃敬之効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已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

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問大底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若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

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喻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懸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后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目

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窳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上行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

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答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個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

體理會道不卷中入

九

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空想象跋見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

體理會道不卷中入

為字

十

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久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揜為狂而况下此者哉○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亦可○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

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
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
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
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個到
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
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
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
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
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物格知至者知

禮運會通不卷中

十一

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
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
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
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
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
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
則如撻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
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
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

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
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
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
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
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
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
與○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
凶緊要一著只要信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

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
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

禮運會通不卷中

十一

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
要個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
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
不惑知命耳順是個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
耳順是以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
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行○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
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

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覺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

惟理會道不卷中八為李

十一

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乃可盡

爾

凍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扣之然後鳴鏗訇鏗駘人以為異也鐘鏗聲也周禮天官有鼓人春官有若不自鐘師皆掌鐘鼓者而無所謂駘人也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

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峰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

惟理會道不卷中八為李

十一

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上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

也而言豈可偽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識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

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闕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淡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

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跟前無非是物

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

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個是處○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鎔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

慎理會通不卷中入為條

十七

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集覽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替而贖。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樵朴。斷性以靜斷。仁

以愛斷。恕以寬有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

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

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

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

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

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

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辨明善擇善

慎理會通不卷中入為條

十八

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為學須是。要知個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個徹底。是那個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上。別處去了。○只爭個知與不知。爭個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個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

即且把這見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否則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使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其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個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

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做個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理○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人多是被那個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是在前面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鈇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集覽東坡志林云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虎者銀也氣也力也出于心真曰正坐瞑目調息以火即謂用滋而水上行火為水配然必從人所謂龍從火裏出也旬日外腦滿而足輕常捲舌上紙懸癩久則未下入口熱透直至丹田火則化為鈇所謂虎向水中生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個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

爲之總會者心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
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
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個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
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
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個陰
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
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
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凶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不可不慎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

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
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
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
如說克己伊川只說個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
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
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
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
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

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
見理只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
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
入深儘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
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
通了自然見効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得一
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
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
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

性理會道不卷四

三十一

讀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
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
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
○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看道理須是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
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
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
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亦難又
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
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之細若

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個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

窮理會道不卷四下

子西

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個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個道理心又有個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個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個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個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

窮理會道不卷四下

子西

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個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個孝根源來處論慈須窮個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

性理會通不卷中

十五

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

一下未能徹須是淡冷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

性理會通不卷中

十六

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個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一程所

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舍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

窮理會通不卷四十八

三十一

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窮理會通不卷四十八

三十一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

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辯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

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

誑誑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

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

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往往

寡欲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

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在內方可

所以有寡欲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理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顏曾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

辯此解說個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個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會通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 處心正事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徙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子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

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

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默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再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於道明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能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爲學就其偏處著工夫

權理會通本卷四十九

十一

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路過却懸

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

權理會通本卷四十九

十二

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日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遠責效驗也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然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德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性理會通不卷四九

四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日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

者為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

性理會通不卷四九

五

已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

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說合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峰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性理會通卷中九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個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恐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

性理會通卷中九

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着問習得不怕少問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問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

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會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工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刺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

卷四十九

九

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便不必更着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

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爲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

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

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便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

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

哉夫我則不暇○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

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

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

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

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

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

汗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行之失

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

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

子○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

意則反爲心害○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

畱在心胸為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

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愚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

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恚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恚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

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畱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

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集賢傳歷錄云參禪有一病一是一騎驢覓驢一是一騎驢不肯下驢得驢子却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

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非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

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

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

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小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

惟理會道不卷四十九

十一

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亦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伸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

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分則危寒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難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

惟理會道不卷四十九

十一

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當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狗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狗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

卽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平生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泰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

龜山會通 卷四十九

十一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五峰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怒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

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間，自農工商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辨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個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

龜山會通 卷四十九

十五

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夫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略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盡說了無義理底事盡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人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牽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殺用兵始嘗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作事若顧利害其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九

十七

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是甚意思○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壘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弄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弄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

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因倒了○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

性理會通入卷四十九

十七

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糲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讓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須是慈祥和氣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偽○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籠○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詩選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問程子說避嫌之問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

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那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耻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文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個道理若見得這個道理貧賤不曾損得富貴不曾添得

只要知道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惟覽呂氏雜志曰。人可。做胡康侯。因。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之擊節嘆賞。○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就成得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

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懼。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賦。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賈索隱。賈處不是。與是紛亂時。隱是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害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為之。不

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
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
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各
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
未能有洒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
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
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
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
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

卷四十九

三

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
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
不作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
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
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
陷於同流合污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
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籍牽滯而
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
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

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
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
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
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
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耻其所當耻持身謙遜而
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
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卷四十九

三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
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
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
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
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獲貴爲公相不可驕
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
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其於貧
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凡事物之
際有兩伴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
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
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

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
 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
 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
 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
 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
 汲焉母欲速也循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
 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
 生死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
 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
 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
 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違勿
 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
 乎○毀不可遠譽亦不可遠喜不可遠怒亦不可
 遠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
 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
 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
 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
 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

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
 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會通卷四十九終

性理會通卷四十九終

性理會通卷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欲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慾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子辨舜跖之分

性理會通卷五十

李

上

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

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

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

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

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為貴若存若亡焉而

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為

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

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

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人於惡流於一物○儻

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

性理會通卷五十

李

上

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字作難字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

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就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志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

卷五十一

三

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

弟子以萬鐘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

卷五十一

四

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

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其是
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
來沒巴鼻生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
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交雜者學者須要
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
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
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
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
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
求美味人欲也○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推理會通

卷五十一

五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
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
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
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
如劉項相拒於榮陽成阜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
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固定
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
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
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
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

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
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
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
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是人欲既
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
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繼
微尤要省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
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
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隨
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推理會通

卷五十一

六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
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
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
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
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
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
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白須猛省急擺脫
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
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
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

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
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里
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
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誇誇他人做
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
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
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
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
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

性理會通人卷五十一

七

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處則善者
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
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者亦有極渾
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
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
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
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
令頃刻悠悠憤憤問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
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
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
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
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
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
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
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
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
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

性理會通人卷五十一

八

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
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
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
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
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
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
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溺水中明不可見去了
溺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

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
欲自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
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砥斂常常存箇
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
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
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
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
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
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胸中
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
物自是無乖迕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
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
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
任人欲發去則胸中自是急迫籠率自是不公不
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赧然
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
見得天理二者夔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
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爲

理會通人卷五十一

九

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
字似少分別未審其然否曰頃與敬夫商量此兩
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
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
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
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
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
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
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
若是非母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
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
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
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
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
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
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
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
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
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
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

理會通人卷五十一

九

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即
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夫久自當得力義
利之間只得着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辯為憂聖門
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
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
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將中間半截
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
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為利只是
當然而然而後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
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
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
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
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
和則無不利矣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
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
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
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
工夫○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

去處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
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
便是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
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
而知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
已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
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
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
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務
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
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
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
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
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
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
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
不已只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
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開
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

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捨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如開也有箇道理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

聖會通卷五十一

十五

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

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

聖會通卷五十一

十四

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若甚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卽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卽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

耳○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
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
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
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德若把那
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
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
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
有此○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
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慾貪弱底惡初從
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一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十五

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
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
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
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
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
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糊苟
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
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
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
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為

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子觀之此特
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
之間有自然之理凡物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
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
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
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
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
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
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程
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
如蟻虱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
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
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
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
而亦豈得而逃哉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十六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滿決
者此鯨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
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
時引而伸之涵養而充擴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
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問程子

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道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彜固有坦然正道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己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已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爲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辯將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辯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

止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以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十九

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誠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存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胡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於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水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是乎與己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二十

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猶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葉覽薰香草似麝香猶臭草生於水濱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

無能信用之理○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

在已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

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

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

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

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

冀其引父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王允之於漢

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集覽按漢書九太原郡

林宗則而新之日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允少

好大節有志立功累官豫州刺史討黃巾拜司

後獻帝時使召布誅董卓後為卓黨所殺按晉書

安字安石陽夏人父襄仕為太常卿安少有重名

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始為桓溫司

馬累官尚書僕射時秦兵百萬寇淮肥加安征討

大都督賦○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

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

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為祿仕然得之不得為

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已為親止不是

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

趨其何以為君子○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

已○仕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

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為貧之

仕乎曰為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為之兆乎曰非

也為魯司寇則為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

仕曰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為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

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

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

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

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

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

為已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

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

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

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

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

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

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

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有

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

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

知

亦不以爲是

美覽帝秩字美甫淮陰人以經術著

始諸關神宗問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先帝

亮臣之愚故得安國卷今陛下嚴詔趣追故不敢

不來教末去不許果官至實文閣待制兼侍讀○

堯登敢諫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諫上而施於朝故

日登聞唐宋以來設官掌之周官有染坊宋朝會要

秦爲平準令隋有司染署唐又有染坊宋朝會要

日唐有染坊使太平興國五年

分置東西染院使名亦改也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

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

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

人也

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俯從使去就從違

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

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矣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

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

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

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

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

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簡曹氏魏末

所事者止有簡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

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

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

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

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

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入初見君父此是

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

是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

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

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

不照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

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倏然以為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國山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歸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問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言傳道與口相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幾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於者眾矣聖人所以貴

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絳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情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于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節其意謂世人汙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数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邇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于厚用其言故闢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世師匠

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可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若水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為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為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為善教與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迨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只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下說莫告水字或成河南人十歲能屬文人華山陳搏見之以為有仙風道骨謂麻衣道者相之以火著書天作傲不待一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及長舉進士為同州推官以善決疑獄名聞于朝廷召用久之權歸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以親老求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趨進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一舛異若不能自克欠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說得方詳○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眾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端發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于見聞。俛俛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穎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六

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疆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

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七

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忠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教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一

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在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妙

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淡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使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改望之勞

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

性理會通 卷五十一 十一

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寬密下稍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

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自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此理，其能幾何。○某

性理會通 卷五十一 十一

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事這箇事，湏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因，要理會，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湏見得，道下見不得，那下湏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

這箇湏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湏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基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十二

只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會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湏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離開兩處漆離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湏仔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着他湏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湏着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累潛心優柔饜飫久

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湏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稀底也喚做是便了稍只是非湏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得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得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稍成甚麼物事又曰湏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十三

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湏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湏是用力仔細開墾未能如此只嘗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

甚廢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集覽惠州士人以魚肉諸物理便中○謂之骨董飯雜美中謂之骨董羹也

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要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用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問其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

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敲推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太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集覽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後無本居法苑寺因遊京師騎驢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從深問路欲下推字又欲下敲字遂於驢上以手作推敲之勢時京兆尹韓愈出馬島不覺衝突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詰之島以實對尹曰敲字佳矣遂與余善而歸為布衣之交因敲○學如為文送葉浮屠舉進士為長江簿有詩名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

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

禮會通 卷五十一

十六

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

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漸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

禮會通 卷五十一

十七

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講益隨衆

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割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問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割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湏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湏要停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答酬於先生。

性理會通 卷五十一 學

十八

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講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而日遠，損者不期而日親。此湏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

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

性理會通 卷五十一 學

十九

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

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鈞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相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除。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二十一

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集覽）白鹿洞在江西南康府西北三十里。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洞中常養白鹿。以自娛。因名南唐吳元中。因洞建學。始置田以給諸生。以李善道為洞主。李其教。宋知江州周述言白鹿洞學。徒教百乞。賜九經。使之錄。晉都國。子監給本傳送。 ○增損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眾推一人有齒德者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約）正不與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

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德勸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二十一

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

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論之謂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日尊幼輩行二日造

請拜揖三日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

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已十歲

以上在父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少者謂少於已十歲曰幼者謂少於已二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

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

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候頭公履

頭襪衫履帶絲鞋唯四五通用帽子皂衫履帶凡

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專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一

長先使人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廷請召皆

為燕見長夜涼衫皆可專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

服餘令子弟以已名勝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

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凡尊者長者無

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帽

亦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也客否有也幹

不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候或且退後皆

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

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

羊若尊者長者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而扶之

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

揖而退主人命之坐退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

則致謝訖揖而退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

方幹車而有所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

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

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廡

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無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

馬徒行則主人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

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拜升堂來

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進

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

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

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

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

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若已

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

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

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

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

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

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

則不必書尊召他客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

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

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則不相妨若

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則不相妨若

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以上今世朝官是

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

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

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廳

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

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

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

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與取酒東

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

客飲畢而拜則上客辭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

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若

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

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

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

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

禮理會通卷五十一

二十四

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于生千預薦

皆可賀昏禮雖曰不賀然禮自口賀要有凶事則

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

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

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則

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或其家

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曰凡

弔禮問其初喪同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浣衣而

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後拜

扶之不識生者則不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

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襦衫素帶皆用白生具

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獻以上則拜而奠以

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備重則主人

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樽禮用錢帛象其數如

禮及葬又相率致賙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期如

或以酒食餽其後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

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

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

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過

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

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

禮理會通卷五十一

二十五

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患
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日水火則親往多幸人救
且帶二日盜賊正者司力追捕無力者為告之三
之疾病小則遣人問其甚則為訪四曰死喪則助
其輪解乏財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贖則
則贈賻借貸五曰孤弱為之區處積其內出武開
于官司或擇人救之及為求婚姻貧者竭力濟之
長而放逐不檢亦防察約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
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
以關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累可以救解不能自
伸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決所者深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有貧者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一

二十六

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
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
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又有所妨者則不必
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
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
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
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書及附
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
之至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

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直月率錢具食
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飯一會除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
約正副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淡衣俟于
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知校則別先
以長少序拜於東序此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
而答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之告
雖未入籍亦許隨眾序拜序拜亦許待立
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序設點心於他
處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
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北上約正與齒揖迎入門
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一

二十七

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正三
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階皆
北面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直月
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北上長者西向南
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約正再拜
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唯以約正
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
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向東上此拜長者拜時
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
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

者長者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

不拜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

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

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室東南南向約正直月

大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南北向

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

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

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

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

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主人

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

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伴氣

私議朝廷刑政事得失及揚道神怪邪僻俾亂之言及

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哺乃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

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盖居敬有力

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淺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

二者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

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

自然開闊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

夫成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

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

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

忘起猶未足以論其切也○讀書且摸得心路直

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

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趨得入且寄他兩面

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

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箇儘多也不濟事○學者

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

書存養不得全無者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主人

弱度量淺狹雖與之綱講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有

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

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

是邪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辱內照故書無

不記若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

惜其為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

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

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掖
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長藹然四端
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廣就他元有的本
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安排與他
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
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
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
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彝使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
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
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李 三十

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
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
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
非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終 李 三十

人倫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謙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

性理會通卷五十二

便是私也父母之愛本是公纔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集覽按漢書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峭直無私章帝

時推為司空或人問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遺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昔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看視而竟夜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書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

性理會通卷五十二

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學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射姑叱狗蔡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遷出之何也曰此

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
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
之至也。且如此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
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
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
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
他人知之。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
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
如此。犬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
一個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

性理會通人卷五十一

三

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東家語。後序自
以來。絕出妻。及

伯魚亦出妻于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漢書。鮑永。孝養後母。其妻嘗於母前。叱。向永。即去。
其妻。○家語。魯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喪。其妻。
以蒸黍。不蒸。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黍。小
物耳。吾欲使熱而不。○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
用吾命。況大事乎。

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

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

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

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

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

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一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
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
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
。觀其用心爲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
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
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
爲臣必忠。

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
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

性理會通人卷五十二

四

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

祖禱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

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

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

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

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

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

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章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二

五

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隣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心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

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

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盖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父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求此樣事一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二

六

天子至於庶人皆湏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湏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彛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個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

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攷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

性理會通下卷五十一

七

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焉者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

其乖戾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性理會通下卷五十一

八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為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為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眾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

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允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折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

理會通入卷五十二

九

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親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嘆也耶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

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勉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

理會通入卷五十二

十

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合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遠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個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

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惟理會通卷五十二

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兼論師友○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親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來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呂身後又如何也但得個信時便

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惟理會通卷五十二

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

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二

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

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源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溪一尺

五峰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

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大率今人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終日相切磋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親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

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如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二

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輩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者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篤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用之道又況其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

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椰子厚猶爲之屨
嘆惟本朝理學遠過嘆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
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
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
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
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
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
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
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
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

禮理會通

卷五十一

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
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
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已
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
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
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
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已知識隨已
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
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
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
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
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雙峰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
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
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
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
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
掌之於契寬粟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顧

禮理會通

卷五十一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
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
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
之衰則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
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
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
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
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
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
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

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
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
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
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
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
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
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
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
大之淵源所漸徧及四海有志之士探討服行
推其所以正主庇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大義既
垂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
道之立於是爲盛

性理會通卷五十二

十九

舉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
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
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
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
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
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
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
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

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
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
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性理會通卷五十二終

二十一

性理會通卷五十三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一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性理會通卷五十三

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問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性理會通卷五十三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觀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

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個入處○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腳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三

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駢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誦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虛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檢點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

讀書有個法只是剝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個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四

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峽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

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察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決泠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

雜理會通不卷五十五

五

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太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

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何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

雜理會通不卷五十五

六

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起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

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如著已體認方得。如讀書而時習之，自家曾是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讀書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嶮帆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應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個鴨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間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世學者有一種則合去冊

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泛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個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得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如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軀軀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終不服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若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

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若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義理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由義理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

德理會通卷五十五

九

也○韓退之謂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沉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個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

見識高明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自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而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表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在我心中皆說得去方好○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後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陰陰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與今人異

德理會通卷五十五

十

如孔門學者於聖人幾問仁門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畧近日學者多緣草畧過了故下稍頭憤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個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

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仔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個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集賢按史記美庶兄見紂無道諫不聽行爲奴紂囚之武王克殷訪問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武王封於朝鮮。作人。之教尚禮義富農桑人。不爲盜外戶不開國人化之。○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低悟若真個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

性理會通 卷五十三

十一

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愈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復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前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下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復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

不必隄戾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自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畧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心去理會切不可籠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個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龐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

性理會通 卷五十三

十一

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事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個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逐段仔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推得多後却見

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個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己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己去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日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仔細思量過纔看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

德理會通 卷五十三

十三

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欽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疎緩也○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

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機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

德理會通 卷五十三

十三

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覆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卽厭之欲求別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

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
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
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
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
推之萬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
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
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都從頭看此
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
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淡洽非惟
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三

十五

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
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
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
懈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
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
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
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
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爲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必也致

精一書優柔厭飮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候其
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首爲吾有矣○學
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
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
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個道理但如
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鶩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
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個道理明也道理固是
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楷磨呼喚得
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三

十六

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
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
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
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
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觀
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
然意味詳密至於淡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
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
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

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
聾聵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
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
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
人都不愛去，須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
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細繹前
日已讀底，看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湏便見意味，長
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稀畧說，過
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
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日不可如此須看，得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十七

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金進却反爲所用，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
得他過，今學者不付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
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仔細看，積累去則一
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緊着
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
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
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
會仔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
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
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
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
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
限緊著課程。○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
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
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
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母略，寧下毋高，寧
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
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

性理會通卷五十一

十七

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
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
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
思焉，至於群疑金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
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
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
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
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
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
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

病矣○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故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而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個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着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者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

陸理會通卷五十三

十九

著且放在一邊益便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個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個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唯在篤志虛心反覆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

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攷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個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個將來使雖是朝廷甚磨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

陸理會通卷五十三

二十

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個是與非而已是便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淡冷省記不亡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有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

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時爲學亦然今之爲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有個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

性理會通 卷五十三

五十三

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倘待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

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個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個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揚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

性理會通 卷五十三

五十三

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陘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辭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

未可遽合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讀書先且虛心。攷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
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
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肯理
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
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
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
色有不可攷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
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精詳。不可草草說過
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

性理會通 卷五

二十三

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
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
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
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
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
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
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
去。不辭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

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
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
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
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
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
便。自有合辯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
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明。不若退步。却看得
審。大槩病在執着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必先有主
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
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

性理會通 卷五

二十四

之方能辯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
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
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
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
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
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個難。又怕性格
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
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
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
隔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

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
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
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
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
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
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其取以示學者曰讀
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
有人之精力不能盡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
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
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
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做此若學成
八面交敵與涉獵○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
性理會通卷五十三

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
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
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
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何如○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
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須要自家說時孔孟
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
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
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
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

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
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
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
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
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是以道嘗欲得公穀傳
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
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集說按漢書吳恢長垣人順
二隨主官欲殺青簡寫漢書以報諫而止○據
漢書馬援茂陵人建武初為隗囂奉書詣洛陽帝
見悅之遂而歸漢拜龍西太守伏波將軍討平交
趾及武陵蠻封新息侯初援在交趾嘗撰薏苡實
性理會通卷五十三

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
載之者以為昔所還皆明珠文犀帝怒詔收其印
殺○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
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
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
自以為為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
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個道理久之自然
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性理會通卷五十三終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又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

性理會通卷五十四

十一

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源體用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益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

性理會通卷五十四

十一

可遠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攷聖賢之意讀史以攷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務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攷驗其約○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

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用以審思明辯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淡冷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其嘗說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着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說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

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學者須於此數書熟讀玩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攻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

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其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益亦未晚○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躡等之患矣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九學者不可不知曰其熟讀請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淡冷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辯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

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
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
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
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
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
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
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
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
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
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

性理會通 卷五 四

五

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
法也○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
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
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
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
秦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
也○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
字如楊子之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
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

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凡看文字少看熟讀
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
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傷
大快恐不仔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
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看文字須是如猛
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
底決是不恕他方得意曹反顏師古曰鏖字
本從金鏖声傳寫訛耳鏖謂
若擊而多殺也○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
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佳○看文字當如大艤高
編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

性理會通 卷五 四

六

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當如此看○問看文字爲
衆說雜亂如何曰且要虛心逐一說看去看得一
說却又看一說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
如人欲知一個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
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凡人看
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
奈何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
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
復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
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看文字若便以

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義况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鈍底人多不肯仔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看文字須仔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仔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慮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慮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四

七

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潤看○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沈

著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積蓄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鬻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四

八

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已用

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精粕然今不可便視為精粕也。但當自期何到彼田地爾。○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某解論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四

九

說牽古人意來湊○看文字專要看做裏面去如何裏面也更無去處不著得許多言語這裏只主一無適敬以直內涵養去嘗謂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寧是低看不可太高看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而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喻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

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底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書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四

一

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味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註論語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一本作替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個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說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說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又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註解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四

十一

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數遍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誦何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

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耻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四

十二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強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水釋者矣○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未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嚴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

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款然常若不足方能前進○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母巧鑿母旁搜母

性理會通

卷五十四

十三

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以下諸經法○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畫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義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儀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

性理會通

卷五十四

十四

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卦爻始立義既具卽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矣○蘇季明常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補註朱子曰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棟立誠伊川說做兩事明道只說一意明道只般底說得條直愚按此條是明道答蘇季明語伊川說修辭為釋言立誠為篤志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

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

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朱子曰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

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書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問為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看經傳有

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辯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題題目之句以意捏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四

十七

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及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為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後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今日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

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個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咏情性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個陰陽詩有個邪正書有個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曉崎○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四

十八

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他只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

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遠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免之其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

在理會通入卷五十四

十九

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論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

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一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個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不然子思何故說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

在理會通入卷五十四

二十

胸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臨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

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
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
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
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汪端明說
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
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
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
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四

三十一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
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讀誦
至於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
復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
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
汎莫知所適從也○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
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
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
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

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
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
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
遠得以下論○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
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
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乘
矣集覽按漢書毛亨治詩作詁訓傳以授從子美
矣長爲河間獻王傳十時稱亨爲大毛公美爲小
毛公長封樂壽伯○按漢書董仲舒爲江都王相故曰董相
朱子曰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
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四

三十二

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
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
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
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個
字在方好○聖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
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各方識得主人畢竟不
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
只得關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
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
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須

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令人新添者却是重字○某解書如訓話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眾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眾說皆是之理○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理內某集註論

性理會通卷五十四

三十一

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差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解經已是不不得已若只就註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

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書喚做那人不得○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日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以下○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幾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

性理會通卷五十四

三十一

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攷古今治亂制度理會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攷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

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
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凡觀書
史只有個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
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史且如此看讀去待
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讀史有
不可曉處割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
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先看語孟中
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
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四

五

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
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
得次第○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
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
去看史胸中無一個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
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
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
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
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
可見温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四

五

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
分之二耳○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
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
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通鑑難看
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
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
年過了更無討頭處無一五更問通鑑歷代且備看
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
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后有許多
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
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
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
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
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
似他亦得了○問陳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
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查性直是會記芝曰亦
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麼
事某年有甚麼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曰
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

四百字且看二百字有何不可○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踴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后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

權理會通卷五十四

三七

訖則焚了讀第二板訖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匡衡傳司馬溫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攷其治亂興壞之所以

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日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二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末矣○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瞞過張釋之為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為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為天下之平集覽按漢書定刑則人父于公孫必有具者既而定國累官廷尉當時稱之日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

權理會通卷五十四

三七

免○按漢書趙廣漢蓋吾人本茂才為縣令有治行遷京兆尹發奸擄伏如神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元康初以私怨論殺人被劾竟坐要斬○蓋寬饒魏郡人本賢良對策高第嘗為衛司馬遇士卒甚有恩及歲代衛卒數千人請復舊一年以報厚德帝意執金吾付會劾奏寬饒不道下吏寬饒自犯上意執金吾付會劾奏寬饒不道下吏寬饒自宜賞其子遂擢更壽為諫大夫歷淮陽穎川東郡太守更壽為吏崇孔義好古教化所至令行禁止為天下最後與蕭望之互相激勸上惡之下獄尋棄市○楊惲尋擢光祿勳封平通侯既而為黨長樂所劾廢為庶人或又作其怨望下廷尉獄論其大逆不道要○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制鼎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朝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

性理會通

卷五十四

二十九

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船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看史記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

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性理會通卷五十四終

三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矣○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

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為而天阤何為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亡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

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

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

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

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

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

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

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

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

全異集覽唐武德中此馬觀徵常勸太子建武早

日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

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

事主薄○魯莊八年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

小白奔魯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

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

桓公公以為相○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

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

凍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

襍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

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

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

不見耳集覽李延壽相州人仕為崇文館李士曹

撰太宗政典高宗觀之各美直筆賜帛褒之○陳

壽巴西安漢人少好李師事周郡張華愛其

才李孝廉除著作郎孫三國志六十

五篇時人稱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

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幸短命

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

傳曰班氏特怨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

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

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

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

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

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

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人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

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

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史李

五

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永卿退

而檢左氏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

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

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

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

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

絕之後不因其為厲也集覽張純杜陵人湯之後

侍中純襲仕光武時更封武始侯常將突騎安集

荆揚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朝廷禮多所正定

後為大司空卒謚曰恭○杜周杜衍人元封初

廷尉外寬內深其治大放張湯所為厥後逐捕桑

弘羊衛皇后昆弟子極其苛酷上以其剛方無私

還御史大夫○左傳昭七年鄭人殺鄭良霄襄十

三年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鄭良霄則皆走不知

所往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

殺伯有者明年壬寅七月二十日余將殺帶也帶助子香

殺段也公孫段氏黨及壬子馴帶辛酉人益俱

齊燕平之月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之子使有

宗廟以擗之乃止子大叔同其故子產曰鬼有所

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成

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然人生始化日

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情多則魂強強是以有精

真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猶能為厲子

人以為淫靡之氣從政三世矣鄭雖無厲抑諺

曰耳之子敬也之謂從政三世矣鄭雖無厲抑諺

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為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

亦宜○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

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史李

四

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辭澁令人不喜
 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
 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
 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
 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
 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
 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
 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
 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
 未易優劣也兼覽事文君臨平富人卓王孫之女
 因琴夜奔司馬相如聯騎運犢成書

雜理會通 **卷五十五**
家徒四壁文君不索謂相如曰妾嘗聞平從見弟
 假貨猶足為生相如從之盡賣車馬置酒舍令文
 君與相如相若儀與相如於市中王孫耻之乃
 與文君復百餘錢百萬計以相如建元初相如著
 子虛賦獻帝帝悅之
 拜為郎遷文圍任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
 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
 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
 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
 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
 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耶○司馬
 子長動以孔子為證不知是見得亦是如此說

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爾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葉高祖紀記迎
 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
 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
 寵於王○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
 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
 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
 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
 豈獨遷也○問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
 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問黃屋左纁
 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曰某書
 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
 濶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象覽漢高本紀注蔡
 謂為果是為黃屋纁以拜牛尾為之
 如字或在衡上或在左纁音道○伯夷傳辨
 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
 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
 耶象覽許由字武仲周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道於
 耶之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
 聞之洗耳於澗澗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
 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不表我惡其聲是故洗
 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誰能見子故許由
 游欲聞其名者涉澗澗口遂牽犢上流飲之○
 或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

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集覽：乘弘子以心計不用，善言利事，折秋毫年十三，待中符幸元符，初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而天下用饒。○李克魏人文侯，斯相問克曰：先王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魏成，程璜二子如何？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幸，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卜子夏田子方。○或謂辰于木成，所幸也，於是乃相成文侯弟。

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舉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

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疎畧，却都是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問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矣。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春秋

考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隨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葉如郵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蓋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人一段耳。集覽：郵食其陳留高陽人，商之弟，初以食其說之帝奇之，輒洗延坐，問計，遂使說齊，下七十餘城，及韓信攻齊，齊以食其為賣已乃烹之。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整了。○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志，故甚畧，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為許敬宗樹黨人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一作此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一，猶砥硃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

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矣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潛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

可疑案覽連敖與客秦之官名職○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却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問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耐劇孟不知溫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案覽范曄字蔚宗劇勝人

曉音律宋元嘉初為宜城太守累遷太守詹事所著有後漢書○楚漢下自年夏四月楚圍漢王於

楚陽漢主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

王骨鯁之臣惟亞父非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

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十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疑

反問羽果大疑亞父請影暗未幾疽發背而死

○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名景帝時吳楚反問亞夫

乘傳至河南而得孟喜曰吳楚率大事而不求劇

孟吾知其無○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乃皆不用能為者矣

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又除了通鑑所

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胡明仲看節
 通鑑文定問當是温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
 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
 是無見識必非温公節也集覽豫讓上定人初仕
 襄子所滅爲之報仇更姓名爲刑人挾匕首欲刺
 襄子不果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伏於橋下爲襄
 子所獲請襄子衣拔劍三通鑑例每一年成數
 離而擊之乃伏劍而死
 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篡而以此
 年繫之曾問呂丈呂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
 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或
 謂温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
 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
 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遠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
 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
 何爾○問温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爲
 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
 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爲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
 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
 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
 不可○問温公言聰察疆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

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
 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
 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問温公以正直中和爲
 德聰明疆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
 德聰察便是智疆毅便是勇○問諸儒才德之說
 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
 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
 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
 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
 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集覽通鑑周厲王二
 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
 璠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璠之賢於人者有五其
 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
 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
 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
 待之若果立璠也智宗必滅矣弗通鑑告姦者
 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
 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
 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
 爲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
 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修書凡與已意不
 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
 多矣傳覽漢周曰秦用商鞅計置爵二十等以戰
 後首級者計而受爵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同

皆以惡之也。余謂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之曰功。或曰：上猶尚也。

○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結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

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

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

誠實高祖，只是議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

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矯庶之說，

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

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異，其後一處所

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

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

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

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

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

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豕何足以知大

處？集覽：漢書高帝十二年，上還長安，疾甚，愈欲

處：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

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亂數十年，秦以不

垂定，扶蘇自使，誅此陛下所親見，曰：必欲廢嫡

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頭血汗地，帝曰：罷矣。吾直

聽耳。通曰：太子上下本一，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

侍，下所屬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

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驚曰：吾

未公敬，公禮遜，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

陛下下士，善寫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

上曰：願公幸卒，謂漢四人出，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搖動矣。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賢錢故

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溫公

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

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

弟若先看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稽古

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

裏做成，原無義例。○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

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今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卷

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荅公歷年通譜與此書

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唐鑑欠處多，看底

辨得出時好。○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

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

何故却貶其說。集覽：唐鑑開元二年，復置十道按

察使，請簡簡判，史縣令，俾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得十

使，皆稱其。○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

職乃止。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

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

亂是功，到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

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

謂之德。○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到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高德儒此亦據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樣且寬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可言。（集覽）史記武王克商踐天子之位乃反商政言其子四封比干墓。○通鑑隋煬帝十三年李元道其子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新郡丞高德儒救之曰女指野鳥為禽以欺人主吾與義兵正為誅佞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五 史記

人耳先是大業十一年有二孔自西苑飛集實成朝堂前德備等奏以為其於是百官稱賀以備拜朝。○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圖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處蛋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集覽）通鑑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某王朱渾守三十餘人於白馬驛。○唐鑑意正有疎處孫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

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

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如言租庸調及揚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公正。（集覽）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有庸有戶則有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賦在賦歛進運取班無復常准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地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其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省悉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五 史記

文因有失實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說得太好了。○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未又說別處去。○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駭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許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厲號

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譬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五

十七

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因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辯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

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集覽通鑑周大二年周公揚堅欲革周命夜召太史庚李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堅妻獨孤氏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以免之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五

十八

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詩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

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轂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五史李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五史李

十九

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至一邊年號只書甲子○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

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一作此時某嘗便是無統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條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摺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王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五史李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五史李

十九

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只合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云唐末天子不能統之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一云安得謂不統有其上地○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

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
 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
 國如何書曰以蜀爲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
 晉中國亦權以魏爲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
 曰如何繼得○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
 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
 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
 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
 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
 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
 惟理會道不來主正史序
 之不相至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正某又
 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
 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
 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
 如太師王舜之類偏於楊雄匪其所受莽朝官稱
 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
 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
 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苟或却是漢侍中光祿
 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
 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

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
 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
 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
 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
 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
 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
 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矣集覽三國志
 隋人初事袁紹時曹操操扶天子
 今諸侯劫遷天子盈九錫卒成伯業○因說通鑑
 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
 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
 惟理會道不來卷五十五史序
 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
 傑死也○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
 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
 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
 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
 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
 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
 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再不能褒
 貶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

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
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
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
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
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
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職
材博識為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于麟趾勒成
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恐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
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
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扼天下之筆乎集覽董狐晉史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史考

李三

官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穿弑公盾遂復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復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行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後上乃舍之南史開太史盡死執簡以往開既書矣乃還○西漢書注漢高帝堯之後堯以火德漢亦以大德故曰漢紹堯運也

問馬遷既漢武時人必能詳記武帝故實及觀武紀止言封禪禱祠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及至八書中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舉弘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

若武紀猶可疑者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乃不為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為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為一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史考

李四

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管議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足集覽漢書作史記有八書一日禮書二日祭書三日律書四日曆書五日天官書六日平準書七日河渠書八日封禪書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

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張旭
蘇州吳人善草書嗜酒每大醉呼任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世號張顛嘗
尉常熟有父老屢求判其狀張怒父老曰見公筆勢奇妙欲家藏之耳遂判與之○由開錄云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削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五 史序 五十五

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集覽蒼頡南樂吳村人也生而神聖有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至秦滅其籍而文不傳矣○二王書其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

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各底此皆偽者集覽南史齊張融善草書高帝曰卿法亦恨二王無臣法注二王謂王羲之及子王獻之也○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

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

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氣有好者字畫道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籀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五 史序 五十五

五十五

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集覽書法苑王逸少書勢能通一切字永字八畫也又曰以永字為例○蔡邕得之異人相傳至張旭以授李陽冰也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

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說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片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繫度外別出扁涓傾囿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籍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二十七

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案說文王史籀變科斗以為大篆注古書謂之篆文文盤曲貌○秦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以為小篆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煇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歷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

一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

為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背時所向而其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實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案說文始皇帝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與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而百姓當家則非當世惑亂蒙難首問令下則各以其幸謀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幸辭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焚之并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誅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

性理會通卷五十五

二十八

者族所不去者惟醫藥十莖種樹之書而已民間若有欲季法令以吏為師制日可○李陽冰唐宗室也善古書法開元間為當塗令李陽以其族人往依之乾元初為香雲令修孔子廟歲旱禱雨於城隍約以五日不再將焚其祠如期果雨秋滿退居吏隱山創臺曰忘歸多題詠篆刻為世所寶其後舒元與叙之云秦李斯作玉筋篆更入姓無出其右唐李陽冰窮入篆室獨能隔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較其力猛天○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

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系覽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實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云云科斗書發已又時人無能知者蝌蚪亦名蝦蟆于書形似之○蒼頡黃帝史臣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為有文字恐人書之故鬼哭龍藏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五 史李 王九

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

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五 史李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集覽王幼學曰作事顛倒夫措者曰狼狽兩狼失狼 常罵兩狼失狼 則不能動矣○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

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五 史序 三十一

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成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子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

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勉強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勉強來學義理然某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謂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

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食作科舉文字曰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武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彙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

生理會通卷五 史考 三十一

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生理會通卷五 史考 三十一



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

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

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

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

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獸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

誦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

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

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

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

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

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

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

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

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

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

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

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

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

之作攷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

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畱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

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

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

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

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

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

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

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

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

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

人詩蘇才豪然一袞說盡無餘意枉費安排○選

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

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履

鎌刈蔡霍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個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寒起沙磧自飄揚馬毛縮如蜩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峻健○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九○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

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個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太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

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
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間比陶如何曰陶
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
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其詩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
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
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
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
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
牽得亦著如此做去○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六

李

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
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闕雞聯句
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
之便醒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
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
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
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
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
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
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
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開
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
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
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
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
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
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
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
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偶誦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六

李

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
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
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然有好處詩人
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
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
極雄豪而慎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
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
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
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
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

少工夫令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其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甚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果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得符小詩好（集覽）梁甫吟詩中有一三墳梁正相似同是離家賈田疆古治

性理會通 卷五十六 下 答

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謔言○古人二種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詩中有句令人詩中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松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

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去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義虛靜而明便識好物理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正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

性理會通 卷五十六 下 答

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去學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吳東晉宋齊梁陳也又

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

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
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
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又有渾成
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
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
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
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健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
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
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待人
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

雅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眩露無含蓄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
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子今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
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
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廢歌委於風雅風雅
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
揚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
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

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
騷雅而才力渾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
興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所
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
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祁招惜倍之語
稟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衰亡
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
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某覽按左傳武公修
康叔之政百榘和樂四十七年大夫殺陶王武公
將兵佐周平王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及武公卒

雅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老作神飛自警其辭見詩小雅抑篇○國語注楚
靈王無道蔡章華之臺與武卒登焉曰臺美矣舉
對曰光君莊王為苑居之臺高不遠望國氣小不
過容燕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
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
殆矣未幾吳兵來伐出走餓死○左傳周穆王欲
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諫父
作祁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祁招之惰惰式招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韻會云漢孝惠六年使
樂府令備箏管絃後世有樂府之名○唐刊樂志
初隋行法曲其聲清新而近雅玄宗酷愛法曲選
坐部伎弟子三千人教于梨園謂之法部子弟也
○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烟平蕪淒風淡月
荒寒蕭瑟之狀讀書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
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
超邁絕出其賦息鳩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謠矣弗論余
 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
 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
 而漢五言作迄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
 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
 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
 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
 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
 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
 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
 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
 後之作者乎宋氏三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浩
 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
 獨深器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
 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倜儻之為尚而極詆涪
 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
 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
 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
 迄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
 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韋律雖始

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為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
 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
 而非造化也漢魏迨今詩凡變其間宏才實學
 之士縱橫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
 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
 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
 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
 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
 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和陶冶之器一
 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
 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
 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
 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併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併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其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到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又皆少時○韓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恒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來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益未見此書○韓退之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揀敵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攷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子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勸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後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中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事

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闢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其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

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一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子窒礙想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事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說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性理會通 卷五十六

十七

時亦無入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刺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衒雜○楚些沈存中以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婆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

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難曉叶韻到篇終前面只是兩

何後人不曉却謂○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

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

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

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

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

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見錯說利害處好答

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

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

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

性理會通 卷五十六

十七

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以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識緯徐廣曰凡識緯皆言將來之驗也識緯也言其義識微也緯有七緯易緯詩緯書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必有緯也後漢張衡以爲識書出於夏平之世虛偽之徒要世取資者所爲也○顏師古曰角謂也謂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索隱曰世傳陰陽局稱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畧先數其聲第一即局是甲声以十干數之辨其急緩以定吉凶即所謂鳥占者也○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上日相如病極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

相如死卓文君曰長卿未死時著一書曰○司馬有使者求書以此奏之乃遺札云封禪也

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

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

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

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

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

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

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

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

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

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割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歐司馬遷買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遲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踈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通，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惟理會通。卷五十六

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議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又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惟理會通。卷五十六

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
安穩或云子瞻云都來這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

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
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

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
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

文章時節前而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
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

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
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三十一

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

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
只恁地鬧較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

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曰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
某人戲之曰吾文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

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得得出來爲做文章之
用也其說雖險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禿

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
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

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章近

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

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

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單正是未理會得大率

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

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

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

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

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

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修韓文考異而

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濶大然不如柳

子厚較精密如辨鵬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
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
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濶
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的文字○因論韓文公
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鵬冠子亦
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
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
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合
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剽劇有平
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三十一

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
 虛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學陶者便似
 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
 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
 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
 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
 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
 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
 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
 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
 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
 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有一等人專於為文
 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
 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又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
 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
 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
 者義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
 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
 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

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
 貫通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
 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
 反能貫通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
 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
 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
 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利無義則不
 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
 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據
 做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任安書劉
 原父作文便有所做。○韓子變萬化無心變歐有
 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
 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
 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
 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后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
 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
 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
 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陽曾南豐韓昌黎之文
 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
 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

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諸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亦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其文強拙而其詞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聽聘忒好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

惟理會通入卷五末

主本

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武開太極西銘曰自孟好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太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

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龍圖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是何如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

惟理會通入卷五末

主本

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慕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

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

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畱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濫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刪削否后山因請改寫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太白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日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文於外如天有是氣

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晨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咏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

惟理會道不卷五十六

子九

子言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事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

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迄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故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

惟理會道不卷五十六

子九

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熾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賈董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人振頽風教人自爲

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謂陳舊之說六魏謂六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攷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攷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矣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謂文必與道俱皆東坡迷歐公語今之韓愈與文不在茲皆東坡推尊歐公語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歐韓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謂其本朱子曰道者文之根其本者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便是道後人却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因言文士之道理方作文所以二本而非一本矣夫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

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昏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怵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文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秘閣諸序

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踈陋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楊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六

三

說一日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其舊看二家之文復看東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一起忽得兩句云匹夫匹婦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闢草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開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輩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六

三

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向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攻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集覽史記約戰國魏人文侯時為鄭令鄭俗素信巫覡歲為河伯娶婦遲良民處女投河中豹聞知其害曰今歲娶婦幸來告吾亦送之至見其女豹曰幸煩大巫入報即投之河中又繼投二人羣巫驚相乞命從此遂止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濼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納養難如此此九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

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個恂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個人身却外面尋個德來合奏○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個字便是合當下

一個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毅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開鑿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

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儗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筠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欽祇一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

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瑞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會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會見得所以不會見得只是不會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會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

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
 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與處
 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
 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
 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
 言且鶴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
 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
 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
 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者
 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爾如
 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
 稱雪上此換字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无氣骨向
 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換杆實頭道理看者雖不入
 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无骨氣便以舞訝鼓者
 塗眉畫眼只是本樣人然足以惑衆真好笑也
 云云此是誤候被所致日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
 此只是人不知李全先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
 且如而今做件物事一個做起一人李起有不崇
 新而偏天下者本來合當理○貫穿百氏及經史
 會底事全不理會真是可惜

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
 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
 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
 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

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
 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
 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
 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此
 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
 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
 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
 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
 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
 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
 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
 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看
 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
 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
 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個科段舊曾學會為
 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
 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
 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
 壞了如何更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

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
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
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
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
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
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
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文字○前
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
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
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
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周史記何如曰
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
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
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
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
路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
只是闕轍○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類場只
略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
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
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

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
添得此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
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
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
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個文字腔子纔作文
字時便將來入個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
是眼高見得破○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
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
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
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
性理會通卷五十六

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
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龔中間却
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作萬千屈曲若一
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
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
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
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會
盡東坡雖是宏濶濶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
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
袞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的字只是始

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個天生成腔子古
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
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
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
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
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
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
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灑
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甲三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曳足
先斷腰脅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
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
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
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
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
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精
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
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
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為主苟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
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
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珠磨雕鏤無所不用其
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
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
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
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
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
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甲四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
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
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
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
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
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
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
明着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
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

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敘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為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四十五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集覽優孟本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楚國語優孟楚樂人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兵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孟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負薪以自食如叔敖不如自段于是莊王謝孟召叔敖子封之○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

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六

四十六

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道也義也只是是一般

性理會通卷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姓李名耳楚苦縣人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即白首四號老子又曰老聃事周為守藏史又為柱下史博古通今孔子往問禮焉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退曰老子其猶龍乎後見周衰乃西出函關應去關尹喜求長生術為著道德五千言其言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後世治天下者多用其術學仙之士皆宗焉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

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

性理會通卷五十七

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

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

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為又曰無

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

也聖人作易朱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

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

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

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

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

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

乃在乎翁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

義禮分而為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其亦自賊其性與○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

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

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

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愛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葉覽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

性理會通卷五十七

也盛以篋行中以文綉尸視齋戒以飾之及其已陳池行者踐其首春蘇者取而費之而已注行高也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老子書其言自不相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

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

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然老子之後有

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

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

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

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

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癡了故曰致虛

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
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
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書本老
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個退步占便宜
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的氣象也只是他放出
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
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
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
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七 諸子

三

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
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管輅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
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
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
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
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
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
子之意矣集覽釋斥猶放縱也又揮斥奮迅也八
方謂地之八方旁盡處也○釋名瞿曇
譯氏名也涅槃經迦羅城有釋種子
字悉達多姓瞿曇氏幻胡賈切妖術也○問老子
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

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個
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
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
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
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
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
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
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
老氏之學最恐他開時似個虛無卑弱底人莫
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七 諸子

四

子房皆老子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項見先生如
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
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
類老子初問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
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
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
闖闖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
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
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
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

于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子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着事也不撻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諸子

五

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

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渙若水將釋子房溪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有常無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帖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音宰地處那便是衆妙所

義同

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

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

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微微之義是那邊微如邊

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

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一物之

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

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

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音木擬

謂之牡鑲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鑿便是牡雌

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

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

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

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

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

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

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

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埴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

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

猶拿柄上木管子眾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諸子

諸子

木

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
○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
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
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穎濱解云神載魄而行
言魄是個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
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
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個剛
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
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子

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
無離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
與你爭如一個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
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
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
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開時他只
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
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
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
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

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個甚麼樣工夫專非
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
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
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老子說話大抵如
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
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
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
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
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
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子

信之簿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
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個無緊要底
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個老聃橫渠亦意
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
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
這個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苦多
事所以如此說禮記禮運篇注○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
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
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

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九

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不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含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

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一之一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這個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聃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十

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步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生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脉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

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
 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
 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
 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
 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
 所為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
 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
 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湏臾離也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諸子 十一

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
 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
 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
 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
 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
 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
 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列禦寇鄭人莊子重其為人多稱道之自
 居鄭國四十年人無敢者其學本於黃
 帝老子著列子一書多寓言與莊子書相類
 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但因散帙不完有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
皆益之者其直
 鷦亦不可亂也
 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
 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
 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
 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眾聊記
 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
 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諸子 十二

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雲霓列子
 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與國服之云云齊
 丘開為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問
 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
 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
 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
 此論也○學者後來多就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
 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
 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因纏縛則須覓
 一個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
 曠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者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

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諸子 十三

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是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鄒衍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足懸空却

要答話皆是此意集賢 莊子齊物篇故以堅白之

以爲堅白石之辨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馬不必言白亦猶黃馬驪牛是也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木斧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齊辨之日曰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白二龍雖味音辨者事耳又明仁義之行合詞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辨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者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辨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辨蓋將合異以爲同故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屬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

惟理會通不卷五十七 諸子 十四

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然○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個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

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兩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滂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註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性理會通八卷五十七 諸子 十五

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子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滌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米大見趣及義理相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膝得深密教人窺測不

若讀此等書便須大着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

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

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

忘言將欲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欺也集覽莊子胠篋

篇將欲胠篋標髮發質之盜為守備則必無賊因肩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其揭篋擔囊而趨唯恐賊踪肩鑰之不固也然則胠篋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守者也注胠起居切同馬云從旁開為胠一云發也僅苦慙切相屬藏也

雜理會通 卷五十七 諸子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已下總論老莊列

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

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個大秀才他都

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

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

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

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

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

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

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

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

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是矯時

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法

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

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

雜理會通 卷五十七 諸子

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

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

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

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

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

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

調了精神發出來麓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

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

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

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寓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

雜理會通卷五十七 諸子

十九

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關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悼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時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

孟子嘗謂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讖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集覽張道陵漢番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於山章帝和帝時召不起久之遷避名山東抵與安雲錫侯升高而望日是有異境遂派流而之雲錫洞有山岩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遊於上冊餘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中雲臺峯昇天所遺經錄符章并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後居此山歷代重之

雜理會通卷五十七 諸子

二十

其今子孫世襲真人王幼學曰漢靈帝時漢中有張修者為人療病冷病家出米五斗腰五斗米師聚眾寇叛時謂之米賊○寇謙之昌平人少遇神仙成功與與之辭嵩華食仙藥遂隱嵩陽元魏始先中召至闕下謙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與召我于中嵩仙宮遂羽化有青雲如烟從口中出天津乃消其體漸縮謙者謂尸解後東郡流蘇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仙矣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頤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

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大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以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廢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嘆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性理會通八卷五十七諸子 王士

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羗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墜枕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

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幾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勿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山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

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述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齊大夫字夷吾諡陽人相桓公霸前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以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七管子

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宜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個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母質蓋無所攷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辯證其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集說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曰天子立四

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其中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成等就焉當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受之是之謂辟雍胡致堂曰獨辟雍家有其義者以詩考之自見王制紀天子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國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七管子

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寓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內政自五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為軍令名為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三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難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

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帥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孫子名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為將。西破強楚，東滅齊，魯顯名諸侯。所著有兵法

一十三篇，行於世。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縹，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

性理會通卷五十七

主五

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乃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於人而齊疾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

此段本不必辯，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葉覽左傳哀

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于朝，出之嬖，嬖於朝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謂于外州，外州人奪之，以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婦，遣使室孔，結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董孟之事，則左傳定十年，孔子為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作，應之，齊有司請奏官中之

性理會通卷五十七

二十六

樂從倡，侏儒而前，孔子趨而進之，曰：匹夫莫敢當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君，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而汶陽之陰之地以謝魯。○左傳定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邱，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孫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何須樂人，追之，敗諸姑蔑。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

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畧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甲甲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

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楊道夫曰東坡

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

虐理會通卷五十七諸子

二十七

恐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

為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

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

所行其所行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

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

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

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

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

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

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

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后

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

其是曰同須求其真個同曰異須求其真個異今

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

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齊

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人以人欲橫流者為

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

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

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返其性矯揉以就之

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

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亦得

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

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

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

之

為惡論禮則以為偽，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汗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后有汗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性理會通。卷五十七 諸子 三十九

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者也。

董子 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受三年不窺園圃以賢良對策勸武帝勉強學問行道設誠于內等語帝嘉之以為江都相仲舒學有源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為漢醇儒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

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不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性理會通。卷五十七 諸子 三十九

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令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

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斐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個體用道是就大綱說誼是就一事

聖理會通入卷五十七 論子

五十一

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効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効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

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醉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諛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聖理會通入卷五十七 論子

五十一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諸子二

楊子

按漢書楊子名雄字子雲成都人少好學博極羣書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沉思成帝時為郎給事黃門嘗奏井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又著法言及太玄經等書行世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

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

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

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議之濟得甚事或

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

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

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

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

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

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

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

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

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

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

不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

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

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

之類非得已者乎○楊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

疆晦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子不虞以保

天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

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

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

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屈勉於

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蓋新莽天鳳五年莽大夫楊雄死初雄于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從官及莽篡以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德老九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稱莽功

從雄李奇字茶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

至是死○按漢書成帝之世雄與王莽及劉秀並

列京師之初又與董賢同官故曰莽賢之間以此

○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提提仁義絕

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知如言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

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

是楊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

皆楊子雲之失

龜山楊氏曰楊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卓約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楊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諸子

王

朱子曰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個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

而應○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于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個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註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蓋初二二間時日落於西光上采色之上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於西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西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諸子

四

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而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于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于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于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朧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則曰潛心于淵神不昧

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躋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雖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又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性理會通不卷五十一 子

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都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個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

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躋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按隋書文中子姓王名通龍門人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請長安秦太平

十二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做古作經文
為中說以擬論語大業初徵不至及卒門人
謚曰文

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
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
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
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
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論子

七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
以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
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
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
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屬事業見道不行急
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
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
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龜龜道處○問文中子
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遠後從高視下一目

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

卽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

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

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

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

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云曰大過

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

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

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

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論子

八

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攻之

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

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

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

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

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却是為自張本

做雜伯鎡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

臣之義命訓對贊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

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

與做好都不識如云罷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

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弘是不好，冕錯是說個甚麼，又如自敘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無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個人怎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取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八

子

九

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謂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明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

惟理會通入卷五十八

子

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個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荅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堯禹臣別有一本注，後面敘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他說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爲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爲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個道理了見也，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
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爲有心
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
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
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
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
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効語言之
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
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諸子

十一

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攻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讀
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
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
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
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
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
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服爲也王仲淹生平
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
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
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一

諸子

十一

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
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與賢與其所以修
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
是以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
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
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
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
於此反之於身以求益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
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
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
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
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
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
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摺拾兩漢以
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
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
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道編
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
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
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

詩是豈有物則秉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
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
以來一南一北較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
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
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于孔子之春秋
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
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
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
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
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論子

十一

十一

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
可悲也已至于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
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
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
以啟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
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
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
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故托空文以自見耳
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
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

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
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
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
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
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
勝嘆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
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個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
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
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個孔子重做一
個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論子

十一

十一

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
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
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
足錄三代之書詔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
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
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
依他個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
是將前人腔子自作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
個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個論語我便做中說如
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

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某嘗說房杜只是個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按唐書韓子名愈字退之南陽人七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及長盡通六經百家之

李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時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

州召拜國子祭酒歷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爲文粹然一出于正佐佑六

經李者仰如

三

太山北斗云

十五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十一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

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仔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下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行底非是謂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個如
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
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說甚實○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
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
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
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諸子

十一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
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
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
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
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
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
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
說個影子○問讀墨簡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
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

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
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
不息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
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
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
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
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
於道爾把這個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
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類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舉
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個是有崇信底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諸子

十一

意他是貶從那湖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
剛曰韓文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
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而皮殼子上都見得
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
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
不會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
籠處去不見得源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
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
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做立朝
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

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
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個僧說
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
不知大顛與他說個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
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
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
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源頭處曰以博愛
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
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
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謙源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諸子

十九

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個
王通韓愈好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
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
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
甚善竊謂韓子旣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
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
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
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
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
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

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楊子
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
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
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籠迹至說道理
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
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
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
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
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
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 諸子

二十

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
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
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
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
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問却是
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
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
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
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湖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閱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佐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擬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

性理會通 卷五十八 諸子

十一

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云其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批糟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

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楊性已不識更說其道以下總論荀楊王韓○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任莽謂之旁燭無彊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駭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恃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性理會通 卷五十八 諸子

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個剛明底人曰只是他物事皆不成個模樣便將來說問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淨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

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
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
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
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楊
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
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楊大醇
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怒自今觀之他不是
責人怒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
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問楊子與韓文
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
惟理會通入卷主人語子
三十一

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
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
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子於仁義道德上看
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
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
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
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篠隱者
之類不知如何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亦
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論世變因革處
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
惟理會通入卷主人語子
三十二

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八 諸子

主韓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大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韓王四子曰凡人著書

須自有個規模自有個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個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拄襯筆所以於用處不甚可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八 諸子

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勇決如其爲人苟楊二人自不可

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個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八 諸子

王通

發明得個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個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漢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個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個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剛述便顯得我是聖

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個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議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八 諸子

王通

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焚坑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迥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濶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與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個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缺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

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
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
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仔細讀書若是仔細讀書
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
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
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
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繁易
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
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
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托不會假得許多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八

須真有一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自
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
人矣集覽通鑑漢武帝時桑弘羊言輪臺東有良
健敢從者謂田所墾田築亭以減西國上乃下詔
深險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
州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西拒車師千餘里前祭車師雖降其王以遠遠乏
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
然不爾飢渴失一氣走一羊乃者試師敗軍士死
累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遣田輪臺欲起亭
障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
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
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
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
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遺伏與計筭云云自是不
復出軍乃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
民也事在征和四年○吳越春秋古公闢太王之

號名賈父長曰泰伯次日仲雍一名虞仲少日季
歷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
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
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逃之荆楚斷髮文身
歸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
婦赴喪畢還荆楚因民君事之自號為句吳古公
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
伯三以天下讓者也○魏志陳思王植善屬文為
太祖所異而丁儀楊修輩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
欲立為太子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兄不御之以
術矯情自飾官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植
嘗乘車行馳道中問司馬門出太祖大怒由是重
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中說言其善讓吾未知焉
○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生也以濟時死也以明
道注荀氏二仁
謂荀彧荀攸也

歐陽子按宋鑑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穎之
甲第仁宗時為諫官論事切直韓琦范仲淹
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遷為翰林
學士所製知政事盡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
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
文章名冠天下與唐韓愈並稱焉
蘇氏賦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
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
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
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
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
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
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
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大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

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性理會過

卷五十八 諸子

孟子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去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入自

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眾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按宋鑑蘇子名軾字子瞻眉山人洵長子弱冠博通經史為文揮灑本制科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軾器識閑偉議論卓犖羣臣無出其右卒謫文忠○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

性理會過

孟子

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幾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字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是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

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

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

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
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于本原之際微有
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
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
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
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徂詐
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
如是之办書曰子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子弗順
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
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八 孟子
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
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
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
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
已正則表裏皆正諛則表裏皆諛豈可以析精粗
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禍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
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
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
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
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

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
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
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
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
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揚畏使
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
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
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役
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
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
性理會通入卷五十八 孟子
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
其年少氣象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偶
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
以此程氏正傷于先病後瘳後病之說吾弟
比而同之是久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
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
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
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
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

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復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桺闕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之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諂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

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集覽後漢趙宜賦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縱橫桺闕桺將容反橫與衡通胡旨反孟康曰南北為橫○東義曰諸說皆未允開東地從長六國共齊為橫○西義曰諸說皆未允開東地從長六國共居之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賓秦故曰合從○西之橫○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賓秦故曰合從秦之橫故曰縱○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賓秦故曰合從秦受押○蘇秦相六國今從親而賓秦故曰合從國之術于鬼谷先生○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個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個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

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辯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鈞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注似所不顧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辯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論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八 諸序 李九

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便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從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個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

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軻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舉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其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集覽宋神宗熙寧二年立常平給與戶合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法謂之青苗法錢

性理會通不卷五十八 諸序 李九

性理會通卷五十八終

